

托爾斯泰

余振焜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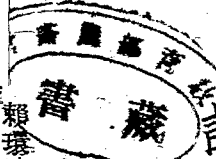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781-8
301-5

目次

第一章	託爾斯泰的孩提及弱冠時代	一
第二章	高加索	二三
第三章	克里米戰役	三四
第四章	戰事之後——彼刺堡時期	四四
第五章	學年和浪遊年的告終	五三
第六章	完婚——「戰爭與和平」	七四
第七章	託爾斯泰的轉變	八九
第八章	復萌草	一二三
第九章	託爾斯泰是社會和政治的改造者	一三二
第十章	親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訪謁後的個人印象	一四六
第十一章	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施行的一個外科手術	一五七
第十二章	託爾斯泰的遺著	一六三
第十三章	結局	一六九

784.88
301-516
2



託爾斯泰傳

第一章 託爾斯泰的孩提及弱冠時代

大凡著作家的個性，和產生著作的關係，大家均不一致。有些著作家是根本客觀的，他們似乎並不依賴環境，也不讓命運的偶發事件混亂現實的觀察。好比詩人莎士比亞對自己的作品，關係是遙遠超越的，甚至和造物主宰處於其所造的宇宙以外一般。我們讀過毛里藹（Moliere）的名著，不會相信這位偉大的喜劇家，過的卻是一世的黯淡生活。我們如讀吉訶德先生傳（Don Quixote），也料不到西萬提斯（Cervantes）的一生，實是一則悠久的悲劇。

另外有些著作家是根本主觀的，倘對他們的性情和生平沒有絲毫的認識，即不能了解他們的著作。但丁（Dante）把他所嫌惡的人，形容在地獄之中，而把他所最中意和讚許的人，形容在天堂裏。類似的，哥德（Goethe）的詩，每篇含有卽事詩的性質（A Gegenheitsgedicht）。維克多爾果（Victor Hugo）的每一篇詩，均自經驗而來的暗示或感觸，或是借以發洩自己的牢騷的。

託爾斯泰就把握住了這種主觀。所有他的著作中無不有他偉大的性格深印着，我不信再有別的作者

第一章 託爾斯泰的孩提及弱冠時代



(南)

03972

作家能把他一生的事業和著作有如是密切的聯絡，甚至在他緊張而興奮的情形中，也不將他的遐想寫出來。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實事，從他自己的經驗所發展出來的，以及他個性的反射。所以託爾斯泰開始他的文學活動，實即是自作傳記——也可以說，他所致力的工作，多數著作家卻放棄了。這種情形在他的晚年，在他的懺悔錄 (Confession) 裏，他更把他的靈魂赤裸裸地顯示給全世界，這些都可以證明他的一切著作均是傳記的性質。凡是他的英雄——歐登立夫 (Irenief)，奧勒寧 (Olenine)，尼區羅道夫 (Nechudof)，婁虔 (Levine)，勃曹霍夫 (Bezoukhof)——無非皆是他自身千萬萬化的寫照。如果他的小說是描寫人們生活的，也必和他自身的生活故事有多少直接的關連。他的侵略 (Raids)，他的哥薩克人 (Cossaks) 和他的撒物多波戰事記 (Sevastopol War Sketches)，就是他在高加索和克黎米亞 (Crimes) 經驗中的第一次結果。他的家庭之樂 (Family Happiness) 是敘述他早年的愛情韻事，和發揮他對愛情和結婚的意見；當那英雄於提出婚約之後，他奉給他未婚妻一篇關於他狂暴的青年時代一切錯誤的自書懺悔狀，他的舉動和託爾斯泰自身所為，一般無二。於家庭之樂出版三年之後，便向蘇妮亞佩爾斯 (Sonia Behrs) 提出了婚約。再如戰爭與和平 (War and Peace) 則直是他族中大規模的編年錄。大羅斯託夫 (Eldar Rostof) 是託爾斯泰自己的祖父，小羅斯託夫便是他自己的父親。蘇妮亞 (Sonia) 就是他的姨母泰希安娜 (Tatiana)，她曾兩次拒絕做他父親的妻子；奈泰歇羅斯託夫 (Natascha Rostof) 即是他的嫂，泰希安娜佩爾斯 (Tatiana Behrs) 勃曹霍夫和婁虔是他自身組合的寫影。婁虔哥哥之死就是他自

己的哥哥狄米屈離 (Dimitri) 之死，在復活 (Resurrection) 裏，尼區羅道夫 (Neohludof) 一番出人意表的舉動，公認爲心理上不可能的，實即是狄米屈離生命史上的一種紀念。和尼區羅特夫相似，狄米屈離娶的是一個娼婦。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喀倫妮娜 (Anna Karolina) 和伊萬愛立夫之死 (Death of Ivan Ilyich) 裏，所有醫學的背景，再如在克魯采蘇納他 (Kreutzer Sonata) 裏對醫生放肆的攻擊，都足以表明他藐視庸醫的醫術；也許這是他所抱的哲學心理，給一般使他受苦楚的醫生的相當報復。

因此託爾斯泰的一生，自開始到終結，不過做了他著作中源源不絕的資料，不自掩飾地宣示一切。近代的著作家中有誰能極有系統地和他一樣實行蘇格拉底的自知 (Know thyself) 真諦。大凡最不自私的人，必定是最自負而最明白自己的。他的種種自白非常適合人們的心理和形成無上的價值；因爲那些資料都能獲中我們的心理；更能直達澈底的真實——人類靈魂之祕密。從孩提時代起，託爾斯泰便持恆作日記。他的日記一直做了六十五年，其中僅因從事偉大的著述而稍稍間斷，後來出版印行，成四十四冊，託爾斯泰畢生的心血，均收集於此，用大學教授柏魯克乃 (Professor Brückner) 的形容辭來說：「這是在任何語言中最可紀念的自傳。」

託爾斯泰起先專記他幼年時所遭逢的大事，並未涉及他的著作事業。他對於一切事實有很乖戾混雜的設想，他所形容他母親的死狀，實非他親目所覩。他並沒有說明他父親的死，只告訴我們他父親的第二次結婚未曾正式成立。他沒有提及他的姨母泰希安娜，她是看護他的安琪兒。孩提時代雖則有些事實

模糊不清，但卻驚人地產生了有道德而有精神的環境，託爾斯泰就在此中度過他的幼年。歐登立夫是幼年託爾斯泰的整個縮影。幼年託爾斯泰已具有人類之父的風範，書中表明他老成持重，謙讓好禮，以及胸無城府——更表明他雖在幼小時代，腦中已存有豐富的宗教觀念；而且他又表明一切自傳者所不能指出的事情——怎樣他幼時所受的因素，蔓延了他的不妥協的個人主義，和播下了無政府主義的種子，成為他思想上最傑出的表現。

利奧·尼古拉依維區·託爾斯泰生於一八二八年，比和他齊名的屠金納夫 (Turgenev) 晚十年，地在道拉省 (Toula)。道拉位於麥司考 (Moscow) 的格蘭陶 (Grand-Duchy) 中部，是俄羅斯農林帶和森林帶兩大天然區域的疆界，曾經有一次用作防禦韃靼人的侵略。其他有利勞飽瀾 (Leroy Beaulieu) 的特點，芬蘭人、韃靼人、波蘭人、猶太人，甚至小俄羅斯人 (Little Russians) 均在該省絕跡，並且是舊俄羅斯的要塞。我們在許多俄羅斯作家中，覺得有一種啞謎，就是他們多數含有異種的原質，普希金 (Pushkin) 有黑人的血在他的血管裏，屠金納夫 是韃靼人的苗裔，康太梅 (Kantemir) 和喀蘭姆新 (Karamzine) 有土耳其，羅馬尼亞 和希臘 的原質在他們的組織裏。獨有託爾斯泰沒有這種混合物，他是一個純粹的俄羅斯人。當他成年時，俄羅斯的作家有兩種派別：斯拉維保守派 (Conservative Slavophiles)，或稱國家主義派 (Nationalists)，和紫白尼基自由派 (Liberal Zavadniki)，或稱西方派 (Westerners)。託爾斯泰真誠地傾向於年老的俄羅斯人及斯拉維派。當一九〇五年我去拜訪他的那一次，我記得他最後對我說的

話：「如果你想澈底地了解俄羅斯，你必須讀我們偉大的斯拉維派的著作。」

我們再看託爾斯泰是生在一個村莊裏的，離開最近的城鎮也得有許多里的距離。他得了多量新鮮活潑和樸實的大自然享受，要是他在城市中是無從得到的，而且他更得到極大的收穫——即是他哲學的最初基礎。好像羅斯金（Ruskin）一般，他認為現代實業和科學的整個進步，實是一種痛苦的表現，他所見到的只是農村鬧飢荒，他度着鄉村的生活，又時常在大自然中流連，養成了健康的體魄和快活的生命。因為進化和城市生活有密切的關連，所以進化被託爾斯泰目為一種疾患。

我們再注意託爾斯泰是生在富貴之家，世襲着一所華貴的住宅，八十年來他都住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Yasnaya Polyana），雖當他風雨般的少年時代，這流浪在外的子弟尙數番回轉他祖遺的故居來，夏斯拉夏·鮑婁安拉的和託爾斯泰，好似威麥（Weimar）的和哥德，或是愛堡次福特（Abbotsford）的和王爾德爵士（Sir Walter Scott）。當俄羅斯內亂的黑暗時期，夏斯拉夏·鮑婁安拉成爲傳遞全世界各部消息的中心點，和牠名字所含的意義，「光明之地在黑暗的週圍裏」正相符合。

一落地託爾斯泰就是屬於俄羅斯社會的上層階級，族中的祖先便是彼得·託爾斯泰（Peter Tolstoy），是彼得大帝朝臣中的一員，做過君士坦丁的欽差大臣，欽賜伯爵，這是那時從德國輸入的流行符號。可是後來失了皇上的寵幸，一切官職，爵位，和產業均被褫奪，充軍到北海（Arctic Sea），便死在蘇羅凡（Solovetz）寺院裏。

到了他的曾孫意大利斯伯爵 (Count Elias Tolstoy) —— 託爾斯泰的祖父，才恢復了爵位。他娶高及郭夫公主 (Princess Gortschakof) 爲妻，合家在喀桑 (Kazan) 省佔很大的勢力，寬宏大量地任意揮霍，終於目覩他自己破產。他便是戰爭與和平裏大羅斯託夫的原型。他的兒子尼古拉斯 (Nicholas Tolstoy) 曾服役拿破崙戰事，聽說當他未入軍隊之時，只有十六歲，他的父母就讓他和一個農家女子私通——這種結合在青年人無非是要滿足他生理上的需要。因此卻產下了一個孩子，託爾斯泰對此事有驚異感觸的記載：「我的這位哥哥，淪入了孤苦，並且和我非常相似，時常向我們求助，我們給他十個或十五個盧布，也會申謝的。」這種事實我們應當將牠記住，於是可以明白託爾斯泰自小至成人的環境是怎麼一種情形。

—— (阿爾麥·毛特，第一卷 [Aymer Maude, I.])

拿破崙戰事之後，尼古拉斯從軍回來，得了陸軍上校的官銜，他鬧着虧空，並且要供給他的母親和族兄，他竭力補救家族的運命，好似小羅斯託夫在戰爭與和平裏的情形一般，他和富有，平庸，而中年的瑪麗·福康斯凱公主 (Princess Marie Volkonsky) 結了婚，公主的母親，是德勞白絲哥夫公主 (Princess Troubetzkof) 公主的父親，是喀拾令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時的大元帥。他是一個強幹而有魄力的男子，便是戰爭與和平裏的鮑空斯凱王子 (Prince Volkonsky)。因爲瑪麗公主的原故，夏斯拉夏·鮑婁安拉的產業才歸還給託爾斯泰的家族。

託爾斯泰因此和俄羅斯帝國的權貴是很有往來的。這時他家實已中落，所以利奧·尼古拉依維區

只沿襲了爵位的利益，並未受到鉅大財產的遺毒和誘惑。在晚年他雖然決然放棄了一切城堡的特有權，甚至把爵位也捨去，可是無疑地以他與衆不同的地位，飽經人生超越的環境，養成了他自立的堅決意志，擁有豐裕的經驗，和高尙的教育，在社會上仍然站在超然的地位。

我們不要忘記，關於他家庭中，尙有一段參預政變的軼聞，他的母親曾參加十二月亂事之謀。（譯者按：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第一世即位之際；反對黨陰謀暴動，釀成亂事。）後代子孫，對於此事，深記不忘。

俄羅斯鄉村裏貴族的生活，當奴隸制極盛行時的情形，使我們殊難深信。我們好似已經看到退化至中世紀史乘以前的情形。鄉村中的貴族好似家長般的君主，對他的奴隸，擁有莫大的威權，聽憑自己的意志，行使嚴厲或寬宏的專制權衡。要是這主子是一個善人，生活委實和原始時代一樣的簡單，隸屬於他的農戶們，也遠勝於現在資本主義時期的工人多多。在託爾斯泰家裏，全家和三十個農奴間的感情非常融合，在孩提時代裏，有一個農奴竟被選爲最美麗的角色。

俄羅斯的家庭，在族長制生活情形之下，有些擁着他的產業至兩三世紀都不變動，這必是一種有特殊之諂媚魔力，以及是一種功勳極大的人物，才沒有別的人敢去謀奪他。貴族的采地中，自有特殊的威權，因此族中的感情，逐漸的增加，勝於法蘭西的貴族，也勝於英格蘭的貴族。所以託爾斯泰的著作中，充滿了貴族家庭的逸聞。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喀倫妮都是大規模地描寫他家族的歷史，所有羅斯托夫，福康斯

凱，和婁虔的境遇，均詳盡無遺。

在另一方面說起來，這種獨立而各自爲政的家族生活，在那時未解放的時代，實使政治意味上不息地產生了陰乾證。一個普通的貴族，除出盡了納稅的義務之外，就擁有極大的應得權利。貴族的采地，真好比是國家中的一個國家，俄羅斯有一句俗語說得好：「高高者天，遙遙者皇（Do Boga visko, do Tsarika davoro）」貴族們自成一派地住在采地裏，對於皇室絕不聞問，這種政治上的孤獨和自裁，是一種主要的因素，使託爾斯泰以及俄羅斯許多作家，傾向無政府主義一方面去。

雖然早失怙恃，未親雙親的教誨，但是託爾斯泰仍不息地發展他固有的特質。他的母親，是一個貴族婦人，天性很富感情，在孩提時代裏，託爾斯泰把她生前的行狀完全記敘出來。當他僅逾一週歲時，她便死了。他的父親，是一個英俊而自傲的人物，專心致力於功名，和他的妻只不過度了六年的生活。這個小孩子到了八歲已成了孤兒，一切都靠着他親屬照顧他了。

此中有兩位站在關切的地位，並且在託爾斯泰的理智發展上，都有莫大的影響：即是他的姑母亞力山大·意大利夏·奧斯登伯爵夫人（Countess Alexandra Ilyishka Osten-Sacken）（見註）和遠族姑母泰希安娜亞力山屈芙娜·歐戈爾斯凱（Tatiana Alexandrovna Ergolsky）。

（註）此姑母與另一姑母亞力山大爲二人，另一即亞力山大·歐·託爾斯泰伯爵夫人（Countess Alexandra A. Tolstoy），是一個宮中的侍女。託爾斯泰和這位女郎，有一封很有趣的通信，曾公諸於世。可參看由納爾生（Meyers Nelson）出版的遺作。

他的姑母亞力山大是一個聖徒，無疑地是她播下了宗教的種子，五十年後結出了果實，託爾斯泰給我們下面一段關於她的記載：

「我的姑母，是一個篤信宗教的婦人。她所歡迎的任務，便是讀聖徒言行錄，和香客們，年老的信徒，和尚及尼姑交往，有的常住在我們家裏，有的不過偶然來拜訪我的姑母……她不僅崇奉宗教，並且實行真正的教中生活，時常斷食，祈禱，以及和有聖徒言行的人物交際，不單是盡力做公益，而且不留餘地的幫助人家，她身邊時常沒有錢，因為她的錢統統佈施那班向她求助的人了。一個僕人告訴我，當他們在莫斯科的時候，我的姑母赴朝會去，總是足趾觸着地輕輕地在睡着的女僕身旁走過，她並且常常代女僕去工作一切。她的衣食都是很樸實而簡單，我覺得說起來很慚愧，當我小的時候，曾記得她因為對於服裝忽略的原故，身上發出一種特殊的酸味——但當她用美麗的眼睛來讀及抄法蘭西散文的時候，卻是嫵雅而富詩意的愛蘭仙子(Aline)。她會玩箏篋，在盛大的跳舞會常得到盛譽！我記得她是怎樣地富於感情，對於許多地位重要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尼姑和香客們，態度沒有兩樣的。」

遠族姑母泰希安娜的感化，比較更深切而無微不至。她是一個遠房的本家，幼小便沒了父母，照俄羅斯的習俗，託爾斯泰的祖父，便收了她做螟蛉，好似蘇妮亞在戰爭與和平裏的情形一樣。她具有出衆的風

姿，真是一位再美麗不過的人物。她是尼古拉斯伯爵的第一位愛人，他向她求婚，可是結果和蘇妮亞在戰爭與和平裏一般，泰希安娜犧牲了自己，勸她的愛人爲挽救家族的命運起見，和富有的瑪麗·福康斯凱公主結婚。伯爵夫人去世六年之後，伯爵重申前意，向她求婚，並求她做他的孩子們的母親。託爾斯泰告訴我們：「她不情願她和伯爵在家族中無瑕而富詩意的關係犧牲了，拒絕了前者，但實踐伯爵第二項的要求。」另一姑母是孤兒們法律上的保障者，姑母泰希安娜卻成爲看護他們的安琪兒了。

「她蓬鬆的黑髮結成的粗辮，黑玉般的眼珠，和苗條的姿態，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我記得她年紀過了四十歲，還是和年青人一般美麗。我最愛戀她的眼睛，她的淺笑，和露出細筋灰黑肥滿的小手。

「我們有兩位姑母和一位祖母。她們對我們的權力都比泰希安娜亞力山大屈芙娜大得多，我們稱泰希安娜爲姑母，不過照輩份的關係，（因爲我們的親戚關係實在太遠，使我竟記不清是那一間房）可是扶養我們諸人中，她的愛護卻佔第一席，（彷彿菩提對待身經創傷的小鳥一般）我們只感激她的恩惠深重。

「我對她特別的親愛。

「我記得有一次，那時我大約有五歲，我在畫圖室裏隱伏在她坐的沙發背後，她不在意地用手來觸我。我捉住了牠，隨即吻着牠，並且喊出我對她親愛的呼聲……

「姑母泰希安娜對我的一生，具莫大的勢力。從很早的幼兒時代起，她授予我愛的精神愉快，她啓

示我這種快樂，並不是言語之中表示，不過把她整個的愛情，充滿了我一身。我看得出，我也感覺到，她是怎樣愉快地施着愛，我懂得愛的愉快。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她養成了我無憂的、清靜的快樂生活。」

託爾斯泰是四個弟兄中最小的，他的三個哥哥都顯出固有獨立的氣概，可是他們都因未受良好的訓練，終於不幸地失敗了。三個人都是善於交際的，託爾斯泰的第二個哥哥葆速士（*Volodya*）專愛在齊泊賽女子中廝混，他把她們帶到夏斯拉夏鮑婁安拉來，最後而且和其中一個結了婚。他的長兄尼古拉斯，直是一個可驚的怪物，自進軍隊，在高加索不住的酗酒，凱旋之後，他也沒有得到貴職，就此死了。他的第三個哥哥狄米屈離，也歡喜縱飲，和一個妓女結了婚，兩人都是潦倒而死，大部分由於放蕩荒淫的結果。在安娜·喀倫妮娜裏，在婁度哥哥的性格中，託爾斯泰盡量把尼古拉斯和狄米屈離生平的歷史和性格綜合地描摹出來。他對於長兄，無疑地極表示同情，因為他是託爾斯泰家裏的一個私生子，被拒於族中，使他因此潦倒。

託爾斯泰在諸兒中得到了高尚的教養。他先在德籍和法籍的家庭教師處受教育，所以他不曾習染不良習氣，保存着貴族固有的美質，好像是一個英國公立學校的學生。和俄羅斯同等階級中許多人一樣，託爾斯泰很早已成爲一個精通數國文字的人。他對英文的運用不十分自如，但他的德文非常超越秀美，法文亦甚流利，這可以在他用這種文字寫給他姑母的信中證明。直到最近一世紀，在亞力山大三世的國

家主義膨脹之下，世家的交際仍是以法文為主體。就是當一八一二年的愛國戰事時，對法國的嫌惡已達到了極點，貴族間談話仍用着他們侵略者的語言。託爾斯泰根據歷史上沿留的習俗，在戰爭與和平的開始數節中，充滿了法國的環境；最奇怪的是像康斯坦司賈乃德（Mrs. Constance Garnett）那樣優秀的一位譯者，竟會把他的真義埋沒，以致失去原有的精神。

從幼年時代回憶（Recollections of Childhood）裏，我們可以搜集許多關於他做孩子時不能釋然的印象，雖則託爾斯泰自己曾經告訴我們，此中所描摹的，並不可靠；雖則他說在孩提時代中他敘述他自己，固有躍躍欲出之概，可是實際的他並不如此。

有一章論及俄羅斯生活的一段希奇情形——記拜訪時常光顧託爾斯泰祖屋的朝香者以及衰疲的乞丐們：

「格里昔從什麼地方來此？什麼人是他的父母？怎樣他會選中了朝香的生活？那些事情沒有人知道。我單知道他打從十五歲起已是一個篤信聖教的愚人，在熱天和冷天他老是赤着腳行路，去朝拜那些寺院，幻想出種種奇跡，並且念着似講道般的神怪語言……」

「光陰如流水般逝去，許多過去的紀念在我都漸漸消失，存下的只是陰闇的回憶，朝香者格里昔是早已結束了他最後的巡禮，可是他給我的印象，以及他喚起我的感覺，在我的記憶力中永遠不會磨滅。」——（孩提時代，溫納翻譯本，〔Wigner's translation〕第四十七頁。）

託爾斯泰那裏會逆料到，當一八五三年他在寫這幾行的時候，不過一世紀之四分之一年後，他自己也和克里昔一般，提着朝香者的杖子，混入寺院裏和乞丐們一同睡眠，再半世紀之後，一處大草原裏的一個荒蕪的道院竟作了他的爲長眠之所。

其次使他不能消滅的印象，便是他幼年時許多幽暗的死影。死的事實是託爾斯泰作品中穿插之一，好似西門公爵（Duke of Saint-Simon）一般，他是一位無上的死幕畫家。我們僅須參考三死者（Three Deaths）原意，那老王子安德爾（Prince Andre）的死，和戰爭與和平裏的勃曹霍夫伯爵之死，安娜·喀倫妮娜中婁虔的哥哥之死，以及伊萬愛立夫之死，便可以了然了。

我們可以描摹出一個強壯的，康健的，粗暴的，外表不揚的小孩子，厚厚的嘴唇，一具扁而闊的鼻子，饕餮野醜陋的面孔，一生都是這個樣兒。可是這粗鄙的現象漸漸地消失，當他的天才炫耀出一種精神上美麗的光輝來，小小斑白的眼珠，嚴厲的一瞥，不單是窺盡了人們的痛苦，並且洞察到人類內心的隱秘。他的醜陋，少時受了許多痛苦，下面幾行是他在孩提時代裏記載他的所受：

「我很自知我平庸得很，因此每次想到我的面貌，總使我受痛苦……失望的時光，漸漸地光臨到我，我理想一個人要是有了這們一具廣鼻，這樣厚的嘴唇，這樣小的斑白眼珠，和我一樣，活在地球上真沒有生趣。我央求上帝顯一會神聖，把我變成一個美麗的孩子。我要有了一個美麗的面貌，我都好了，我要永遠的擁有。」

這小孩子雖則並不燦爛，卻是很聰慧，和有夙慧般的思考，善於抽象地潛想。他很古怪和不寧靜，暴躁和激昂，驕傲而喜怒無常，寡言而害羞，害羞的原因多半由於面貌不揚所致。

一八四三年託爾斯泰的家庭遷移到伏爾加流域邊古時爲韃靼城的喀桑省去，那是他的一個姑母家裏，是他法律保護人之一。託爾斯泰被錄取爲大學的學生，因爲性情相近的關係，他立即加入了東方語言學會。託爾斯泰有一種特賦接近東方精神的天才。在晚年，和他同時代的人物不息地遷移到西方去，託爾斯泰卻常常搬到東方去，他慣於和大草原中柏凱司（Baldirs）半蠻族以及開夷士（Kirghis）部落居住一起。他在歐洲俄羅斯的東部疆界，購置了產業。不論是由於他和東方交往發展他對樸素的愛好，或是他本性愛好樸素吸引他到東方去，有一件事是無疑的——就是託爾斯泰在西方的勢力總不及和他同時代的人。尤其在他晚年，他的精神似乎逐漸向東方推移，在東方稱道他的比較西方爲多，尤其在遠東的巴勒士登（Palastine）。他的基督信仰漸漸地不專，最後他竟同情於印度和中國宗教的論調。

託爾斯泰是一個放任的學生——和我們所料想一個有天才的人一樣，雖然「從那異常粗魯和害羞中鑒別出來，遠遜於婦女所愛的人。」他說他不慣於社交的生活，我們要談到他的玩球，化裝和演劇，總比大學裏的同輩專心得多。

他自以爲一個翹翹少年和了不起的人物。當他十九歲時，他開始去尋花問柳，這時在他的日記中每天記載他對婦人的意見，和他八十年中昭示給大眾的頗屬一致。

「我們必須認定和婦女交際，好像一個必需而實在並不快感的社交生活，在可能中能遠則遠之，爲了她們，實在可以使我們在種種事情裏得到縱慾，女子氣，輕佻，和其餘許多的罪惡，豈非皆由婦人所致？假如不是婦人的過錯，究竟是什麼人的，使我們在勇氣上，主意上，是非上，正義上，一切之上都失掉了天賦的能力？婦女們自然比男人富吸引力，在可寶貴的年齡時，婦女們是比我們好，可是等到敗壞和乖戾的年齡來臨時，她們便比我們不值價了。」

他想在東方研究系和法律系有所成就，可是對任何一樣都沒有恆心。更有一件趣事，歷史學倒是這位未來偉大作家的難科，在他考試裏至少總有一次失敗，可是假如我們相信了他自己的證詞，他的失敗實非由於他自己的過錯。

「伊萬諾夫，俄羅斯歷史的教授，不給我升班到第二年級去，（雖則我沒有缺過一課而且完全了解俄國的歷史）因爲他曾和我的家族爭執過。同時他在德文上也給我一個最低的分數——一個『一』，雖然我知道這種語言在我的同儕中，比任何一個學生都卓越的。」

一八四七年復活節之後，託爾斯泰向大學當局呈請退學，「爲了體弱與家務的原因。」同年的秋天，他轉入了彼刺堡大學，最先他對於這座晚年憎惡的城市，非常興奮，因此他就和俄羅斯生活上那些不良的傾向接觸上了。一八四八年二月他寫給他哥哥後遜士說：

「我從彼刺堡寫這封信給你，我希望在此地永遠住下去……我決意在此應我的考試以及將來

服務……

「我可以說彼刺堡生活，簡直給我一個很大很好的印象；牠使我有活動的習慣，和供給職業上固定的地位。人們沒有一個閒空的——每一個人都有職業和活潑性；誰都不能發見一個人是過無定見的生活，而且誰都不能這樣去做……」

「我知道你一定不信我是改變了，並且要說，『那已是第二十次了，你仍是一無所得——人中的空虛者。』不；我現在已完全改變到了一條自新的路上去，我會對我自己說過，『如今我要變了，』最後我瞧我自己是改變了，我所以說，『我真的改變了。』」

「總之，我如今完全深信，人是不能在空想和哲理上生活的，必須很滿足的生活——便是，必須做一個實際的人。這是我前進中的第一大步，並且是一個大改變，從前我向不會有過，若是一個年青人希望過好的生活，在俄羅斯沒有別的地方，惟有彼刺堡……」

但是這個好主意並沒有實現，彼刺堡生活的實驗不到三個月就證明是一個失敗，託爾斯泰又開始賭博和顯出他本來的野性，拋棄了進大學的勇氣，投入馬隊去當一個起碼的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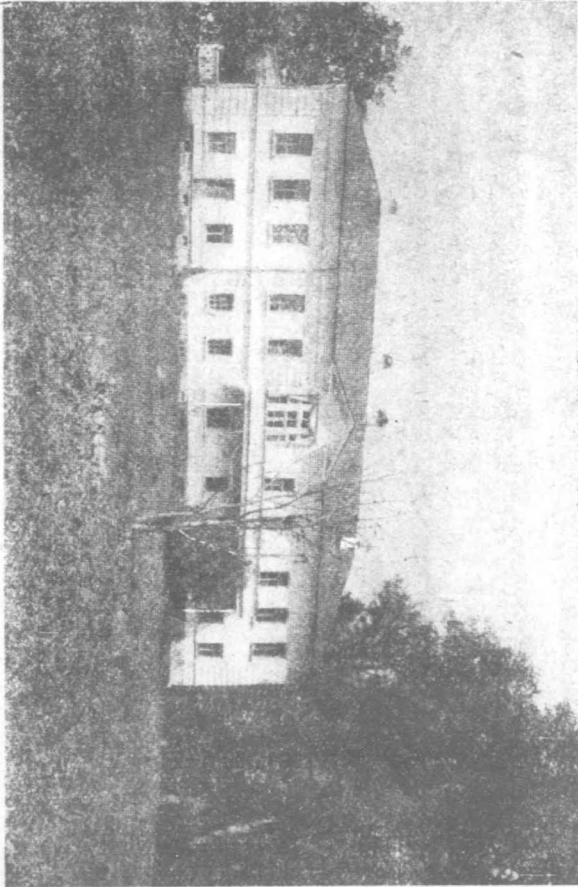
「梭羅歌，我想你老早說我是『人中的空虛者』那是真的。上帝知道我在做些什麼，我到彼刺堡來沒有一些意義，也沒有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不過用了無數的金錢和借了許多債。蠢貨！難堪的蠢貨！你一定不信這事使我怎樣的煩躁，總之，這債我是很急迫地要償還了，因為假使我不立刻去

償還他們，在失去金錢之外，我將失去我的名譽……我知道你要喊出來了，然而究竟怎樣辦呢？一個人做了他們的癡行，活着不過一次。我要恢復我的自由，（沒有一個人來打我——這是我的頂不幸）和哲理，可是我怎樣去償還他們呢？慈悲些，請你替我設法，救出我這錯誤和可怕的地位——貧窮和借債的環境吧。」

雖則是一個浪遊的學生，在嚴正的大學生意義裏，年輕的託爾斯泰在那時候所遺留給人們的印象，卻是一位貪狠的上進者，不厭求詳的學者。在他的日記中他將對他佔極大勢力的書籍記着：The Sermon on the Mount, David Copper-Field, 杜佛 (Toepfer) 的 Nouvelles Genevoises, 以及基恩·賈喀士·羅素 (Jean Jacques Rousseau) 的許多著作。託爾斯泰讚許這些文章的著者，和他先前讚許鮑爾包易 (M. Paul Boyer) 一樣，而羅素對他的影響，比較別的作家更為深入而久遠。

「我讀過羅素的作品全部——凡二十巨冊，包括他的音樂之字典 (Dictionary of Music)。我對他非常表同情——我崇拜他。當十五歲時我身上懸着他的肖像來代替教中的十字。他的主張中有許多和我這樣的相同，竟好似我自己寫的一樣。」

這種感應好似很奇異的，當我們去觀察託爾斯泰和羅素的環境，是怎樣的不同。羅素是一個平民；託爾斯泰是一個貴族。羅素是一個窮漢；託爾斯泰是一個地主。羅素時時多病；託爾斯泰永遠健康。在一點裏這兩位作者的早年生活是相同的，他倆都有高尚的道德和過的是遊浪的生活。那足以使人驚異的，在晚



莫斯科夏姆安拉

年當託爾斯泰承認他的罪惡時，他不隱他的情形是和羅素一致，不過他說那種一致僅僅是表面的，其實羅素的生活是順應而有系統的，饒是如此，羅素和這位俄國作家的哲理方面實是存在平行的。他倆都反對近代的文明，讚美退轉到自然簡單的生活，對於我們的宗教主張回復到聖經中的樸質。這種平行即使在最微細的問題上都存在着的。他倆均厭惡城市生活，擁護農村。他倆都是擅長醫學而主張素食主義者；兩人均頌讚手工業和反對強迫教育。

託爾斯泰從羅素以及山之說教 (*Bernon on the Mount*) 所吸收的高尚道德宗旨，並沒有澈底證明出來。他的動物癖性是很強的，沒有公共的批評足以阻止他去問津。他耽於婦人和賭博。老是和一班齊泊賽女子廝混着。

我們應該知道那時他在交際場中怎樣的無檢束，在他的懺悔錄裏他親自告訴我們說：

「我和那和氣的姑母住在一起，她是人類中的高潔者，時常叮囑我，她對我的希望沒有再比要我娶一個女人爲重了。」*Rien ne forme un jeune homme, comme une liaison avec une femme comme il faut* (沒有什麼事會這樣重要對一個年青人，當和一個具有良好教育的青年女子結合)。「別的快乐事情，我希望我的是我該變成嚴肅，若是可能，嚴肅到和帝王一般。可是最大的快乐事情，畢竟還是望我和一個極富有的女子結婚，因此可以承受愈多愈妙的奴隸。」

在未用清淨教的約言來判斷託爾斯泰行爲之前，我們該記得他四週圍的影響；不必斤斤計較認爲

他和屠金納夫一般的一個青春的唐璜 (Don Juan) 講到屠金納夫，尋愛和著述就是他畢生僅有的兩樁有意義的事業，而且兩者之中不能捨棄了任何一項。他寫一篇愛的故事，非在他自己求愛的當兒不能成就。託爾斯泰並不像他的偉大勁敵，他沒有誇張過他的桃花運，我們批評他及不上他對自己的批評尖刻。他的齊泊賽活動時常發生懊悔，我們可以在他的日記裏檢查他道德溫度的波動。大致春季總帶來了一個道德的革新；冬季又使他傾入了邪途。這樣屢次墮落埋沒了他的勇氣。他明白他自己的弱點，可是他仍然繼續着奮鬥。

下面是他規戒自己的警語：

1. 實踐我要做的事情，勿介意於挫折。
2. 凡我義屬應爲的事，該盡力去做。
3. 忘記了什麼，切勿專向書本尋求，應該自己嘗試在腦中搜索。
4. 常常提起我的精神，用牠無上的力量去工作。
5. 常常高聲朗誦和思索。
6. 不要害羞告訴那些誘惑我的人他們是在誤我：讓他們自己覺得，假使他們不理會，再告訴他們，附帶一個警告。

他讀書的秩序表野心並不算小。

1. 研究法學全部是得我學位所必需的。
2. 研究實際的醫學，並涉及牠的理論。
3. 研究法文，俄文，德文，英文，意文，以及拉丁文。
4. 研究建築學，理論及實用。
5. 研究歷史，地理，及靜力學。
6. 研究數學。（高等學校系）
7. 寫我的大學論文。
8. 對於音樂及繪畫盡我的可能以達最高的成就。
9. 訂下我的規例。（以我的主張為依歸）
10. 探求一些關於自然科學的智識。
11. 擬我所讀的各科學論文。

託爾斯泰在離開大學之前，已拋棄了一切宗教的信仰和形迹：

「孩提時所授予我的宗教信仰早已杳然……當我十五歲開始讀哲學書籍的時候，我對這種信仰的反感在內心已存在了。打從十六歲起，我停止到教堂去而奉行我自己的主張。我不信那些孩提時所授予我的，可是我深信另有至理。我所深信是什麼？我不能澈底的說。我相信有一位上帝。」

——或者，寧可說，我並不反對上帝；可是我不能說是那一種上帝。我並不反對基督以及他的約言；可是他的約言包括些什麼，我也不能說。

「現在回顧那時，我明白我的真正信仰，那種信仰使我遠離獸性，給我生命的刺激——實是一種使自己完美的信仰。可是這完美如何存在，以及什麼是牠的目的，我不能說出來。我嘗試完美我的理智；盡我所能研究每一事情——任何和我生命有關係的事情。我要完美我的願望；我訂下規例嘗試去遵守。我要完美我的體格；從各種體操培養我的精力和矯健，並且養成耐苦和不怕困乏的習慣。這些都是我認為可以完美我自己的。其中最要緊的自然是道德的完美。可是馬上被完成普通的事情代替了去：由於好勝的慾望，要不在自己或上帝的心目中認為了不起，以博得人們的稱頌。這種慾望立刻變成比旁更為強烈；想得到盛譽，重要的地位，以及比旁的人富足。」（懺悔錄）

這是無可懷疑的，諾爾斯泰在大學除名後的三年中，是他最野放的時期。但是我們不能承認毛特君（Mr. Maude）所說的話，這些歲月是荒廢了；其實是得到智識和經驗的最適當時期，晚年所產的豐富果實全在這時下的種子。像聖奧克斯汀（St. Augustin）到了晚年是一位聖人和耶穌最得意的門徒，而早年卻是罪大惡極的犯人。因為他自身受到了許多刺激，和經歷到許多環境，才能知道人們的痛若這樣深切。

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他過的盡是危險生活，彷彿尼采（Nietzsche）所形容的一般，他幾乎瀕於他哥哥的結局。終以他偉大的精神拯救了自己，並且遇到一次幸運的意外長征到高加索去。

第二章 高加索

高加索是往昔著稱爲神異和怪誕的境地。有提羅奇 (Deluge) (見註) 之後巍然獨存的阿哪諾亞巨舟 (Ararat Noah's Ark) 之頂; (見註) 更有潑勞密休斯 (Prometheus) 在高加索的一座山峰上爲人類的幸福遭難。(見註) 薛實賈生 (Futher Jason) 偕同奧郭樂司 (Argonauts) 自此張帆去探求金的羊毛 (Golden Fleece) (見註)

(註) Deluge —— 諸亞時代之大洪水。(見創世紀七章)

(註) Ararat Noah's Ark —— 族長諾亞所創避難之巨舟。

(註) Prometheus —— 竊火於天而予世人之巨神, Zeus (亦一巨神) 定其罪而被禁於高加索, 每日有禿鷹食其肝。

(註) Futher Jason 和 Argonauts —— 二人爲同乘 Argo 船至 Colchis 地方以覓金羊毛之英雄。

至於俄羅斯人, 超然的高加索認爲神賜的聖土。任何人在那裏可以發見他家鄉所沒有的一切——山嶺, 日光, 以及自由。是漫無邊際的平原之後的愛爾白羅士 (Elbruz) 和阿哪的沙埃克魯比痕長城 (Cyclopean Wall); 是沙王 (Tsardom) 重壓下的鄉村生活自由邦; 是北地嚴寒之下的永久春天, 更有淺笑的葡萄園, 原始時代的林場, 以及一片溫帶鬱葱的草木。對於俄羅斯的軍人, 高加索是英雄冒險得來的窟馨兒; 對於俄羅斯詩人, 是靈感的泉源。牠鼓動起普希金 (Pushkin) 的小說, 高加索的犯人 (The Pri-

soner of the Caucasus) 以及他的傑作隊長之女 (The Captain's Daughter) 他鼓動起婁孟托夫 (Lermontof) 的當世英雄 (Hero of our Time) 他鼓動起葛利包也特夫 (Griboiedof) 奔放的天才，在他未曾天逝在牠鄰境的時候。這當兒又該牠喚醒託爾斯泰的迷夢，使他初次覺悟他的力量。

託爾斯泰的哥哥尼古拉斯在高加索駐軍任職砲兵將校，當託爾斯泰和他同伴南行，他不過想在一塊新的境土作一娛快的短期旅行，俾在暫時壓迫之下舒一口氣，借此躲避他的債主和債務。但是他立即被這新奇世界的可驚人現象吸引住，使他決意繼續他哥哥的事業。遠在彼刺堡時他已有進軍隊的思想，甚至他要加入協助剿滅匈加利內亂和為麥格牙人 (Magyar) 爭自由的悲慘戰役。託爾斯泰的精神毫無官僚習氣，他非常怪僻和非常愛好鄉村生活作為大學生活外的一種靜恬消遣。所以軍隊幾乎為他唯一專設的事業。在那些日子不妥協的反抗戰，爭絕不為道德觀念上維持一些猶豫，俄羅斯彼時正於役於難成的勳業——征服野蠻的山村部落，沉溺於搶掠般的戰事——引起了他固有的冒險精神，對於他實比較俄羅斯未來的命運更價值一樁大工作。

在他的新環境中現給他的每一樣事物——在在使他的靈魂和諧：燦爛的景色，山民生活的優遊自得，女人的艷麗。他有許多機會作各式的娛樂。他帶着濃厚的情趣趨入土人的生活和風尚，好似將他帶回了荷馬時代 (Homeric times) 一般。

像奧勒寧 (Olenine) 一樣，託爾斯泰「時時興奮地思索一切，他想自己入籍做一個哥薩克人 (Co-

ssack) 購置一間茅屋，和娶一位哥薩克女子……以及和愛羅歇卡叔叔 (Uncle Eroshka) (見註) 相居一起，同他去狩獵和捕魚，和同哥薩克人去遊牧。『我爲什麼不這樣做呢？我等待什麼呢？』他問他自己……但是有一個聲音告訴他等一會，於是不能決定。他被一種隱藏的意志阻止着，使他不充份享受愛羅歇卡和祿克歇卡 (Loukashka) (見註) 的生活，因爲他另有一種樂趣——他把樂趣是存在於犧牲自己的觀念所阻……他不息地尋求一個機會可以爲他人而犧牲他自己，但是牠還沒有來臨。』

(註) Eroshka 和 Loukashka —— 相傳均爲愛神。

但是，假設所說的是實在，哥薩克女子也斷不會愛上這醜陋的騎士。『利奧·尼古拉依維區曾醉心於一個鄉村女子，可是她對一個打仗和打獵技術全趕不上本部落青年的人甚是漠視。』他的求愛是失敗了，(正和他所說：「哥薩克人 (The Cossacks)」中的英雄一般) 因爲他不能和一個活潑年青的哥薩克人一樣，「偷盜牲畜，狂飲穢勾酒 (Tehkir Wine)，高歌，嗜殺，遇酩酊時，爬進她的窗戶過一夜，全不忖度自己是何人和爲了什麼生存着。」

在高加索的寂寥裏，現身於乏味的愛情故事以及隨軍遠征的插戲中，他數番被那些一起一伏的宗教情感波動着，沒有多久捨去過。我們再下去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這種靈魂的週期波動，可以證明託爾斯泰精神生活的不絕動態，無間地在探求聖餐之杯 (Holy Grail)。(見註)

(註) Holy Grail —— 相傳此杯係救主於最後晚餐時用以派酒者。

「想到過去，追悔失去生命上可貴的歲月開始叫我煩惱，這才使我覺得我本可以幹下許多好的事情……在我心中有幾種理由使我堅信我是一個生而和衆不同的人。」

「爲什麼必須這樣生存我才愉快，而以前爲什麼不快樂呢？」他因以記起他以前的生活，覺得對自己憎惡……立即似乎有一道新的光霞照臨着他。「愉快」他對自己道，「包含在他的生活裏。那是明顯的。人類需要愉快是由於天賦；因此牠是合理之舉。假如我們尋求自私的滿足——尋謀財產，名譽，幸福，或是愛情——環境上要放棄這些慾望的滿足是不可能的。牠們可說全是不正當的，但愉快要求的本身並非不正當。可是那一種要求可以不必計較客觀的情形而輒能予人滿足呢？什麼要求呢？仁愛，犧牲自我！他是這樣的歡欣和興奮當發見了這一點，對於他好似獲得了新的真理：最好馬上有可以犧牲他自己的對象——可以盡力的對象和可以施愛的對象。「不錯，我並不需要什麼給我自己，」他心靈裏常常如是想。「那末爲什麼不將生命施捨給大衆呢？」

我們參看他後來的傑作之一，哥薩克人，可以得到他在高加索經歷中的印象和影響的一種準確觀念。這本哥薩克人並不是一幅形容守舊的生番以及大自然的未開化小兒的畫圖，好似我們在擺倫男爵 (Lord Byron) 或賈德伯里安 (Chateaubriand) 的小說中可以發見的一般。托爾斯泰既沈醉於簡單的無束縛的山居生活，他熱切地享受着，但他未嘗將山民寫成理想化。他們被描摹的是他們性格上的特質，他們的缺乏法律，他們的掠奪愛情，他們的凶暴，他們的殘忍。書的主要趣味，並不在簡單生活的炫耀，而在

野蠻生活和文明的不可避免衝突裏。

可異的就是高加索的經歷當其時未嘗完全寫就和出版，直到他離開了早年冒險的一幕十載以後才實現，託爾斯泰的特性便是如此，在二十三歲那年，他的文學力量被新的環境激勵了起來，選定的題材是他幼時的故事——那可以說，這種題材是這樣的完全和他目前的經歷毫不相關，而且是這樣的和一個年青人異趣。*要是對於一位年老的人，他懂他的青年倒是普通得極的事：一位年青人卻不關切到過去只是顧着生氣勃勃的現在。有意味的是託爾斯泰的偉大精神在東半球最華麗的山水中潛心致志地紀錄他兒時的神祕活動以及內在的蓬葆，他是第一個出現世界之前爲他自己靈魂的偉大解剖家。

*參見第三頁

關於他的文學生涯我們得到的最先暗示是在一封給他姑母泰希安娜的信裏——

「你記得嗎，親愛的姑母，你曾經給我寫小說的勸告好，我已遵從你的勸告了，而且我告訴你將以生產文學作品爲職業了。我不知道我正在寫的能否公諸於世，但這是一本使我愉快的書，在這裏面是我忍耐了許久要想將牠做竟的。」

孩提時代的內容寄了給現代雜誌 (Contemporary) 的主筆，那是詩人納克那索夫 (Nekrasov) 主編的急進改造月刊，在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以下，縮寫的署名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位著作家沒有得到他天才上首次果實的任何報償，現代雜誌的例規對於投稿者的第一種作品往往不給酬金的。

託爾斯泰被一個通知安慰了，就是假使他肯再送別的稿件去他可以得到和給第一流作家相等的最高稿金——即是，每十七行一頁七鎊。

這「自傳」的第一部份包含着作者一生和環境的兆端，所有託爾斯泰晚年的特性躍然於這冊少年時代的作品裏：非慈悲的寫實燭見事實的真正意義，且不涉及理想；探索人類內心最神祕的工作，心理解剖上可驚異的供獻；達到人類每一難題的深切的倫理觀念及宗教觀念，並不是根據了文學家的觀點，而是根據先知先覺的觀點出發的。

「自傳」和牠的出現吸引了普遍的注目。俄羅斯評論界感動着發出許多好評，他們亟欲發獲這類在文學原野上初現的新星，他們亟欲知道這尊貴的文學價值以及這些往事的溯源，從未有如是富有本質的興趣，並且如是充滿着精神之美的。

當託爾斯泰的天才突然被文壇認識了，同時，他的職務卻還沒有進展。服務逾十八個月，他還沒有可靠的晉陞消息，他開始不滿於他的新事業而且想來想去覺得他於軍隊服役並比較學習民法做文官事務為相宜。他獨立的精神即使高加索駐軍中一個兵士所需要的最少數紀律亦不能忍受。在一篇陸軍回顧裏，他道：「行軍和放大礮並不能算最愉快的事，尤其是牠擾亂了我的生活常規；」他只望牠完畢他又可以專心於「狩獵，著作，閱讀，以及和尼古拉斯聚談。」

約在是時我們又開始發現他反對軍隊精神的第一次表示，那是有一天在他怨憤中宣露出來的：

「怎樣的無意識和荒唐！一個人殺掉了別人，並且快活而滿意得好似他已幹下了一樁了不得的勳業。難道他不知道，此中沒有值得得意忘形的理由？——所謂快活並不在殺人，而在犧牲個人自己嗎？」

「自然，美麗和健壯，無爭的生活。」

「難道人類在這天空星光燦爛一無邊際之下的美麗世界裏沒有容身之地方嗎？難道敵意，報復，或是淫慾的意識可以毀滅大自然人類間的靈魂嗎？那些都是人心的邪魔，足以和自然界美麗和真實的直率表現疏隔。」

他既有不滿之心，那時自然和同寅及長官們落落難合。往後他從未引起人家的注意，他這初段事業的動機本和人不同，所以結果是必然的。他羞怯而不工交際，從出世時便是如是；喜掩飾而自炫身分，他不欲正視一個不帶手套的人；但是卻贊許他哥哥治下的山女和盜匪，因為這些皆不是和他同一品類的社會階級。

但在表面掩飾之下，卻隱藏着一顆熱烈和真摯的心。惟有具強烈的情緒和仁愛的氣質才能寫出孩提時代中的文字以及當時給他「姑母」泰希安娜的許多書信。

下面的信是這青年兵士心靈的一個透視。

「頃間接到你十一月廿四日的信，我立刻就回覆你。（因為我已養成了這樣做的習慣）我寫信給你時已夜深，因為你的信使我墮泣着，那種弱點我真引為羞恥。我是錯誤的。在過去你的信都給我同樣的感動。我是永遠瀏·會啼的孩子（Leo Cry-baby）以前我是羞慚着這種弱點，但流淚時當想到你以及你愛我們的深切，使我不顧一切的哭了。你的信充滿了悲哀，不單是予我同樣的感動。惟有你時時給我規勸；雖則不幸的，我不會完全遵從，可是我願望着我的一生能够永遠跟着你的勸告去做。在一剎那間，請你許我告訴你的信給我的感動，以及當我讀時所起的思想。倘我說得放肆，我知道你會原恕我，因為我受你庇愛的原故。你時時要離開我們歸向那種虛無飄渺而為你最愛的人——你要求上帝短促你非常難堪和孤寂的生命——原恕我，親愛的姑母，但我以為你既認上帝愛你而我和合家大眾也十分的愛你。你向上帝祈死——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求替去降臨我的最大災禍。（這並不是一件美舉，上帝可以為我的證人，兩個最大的災禍能夠降臨我的即是你和尼古拉斯的死——我愛你們二人更甚我自己。）萬一上帝首肯了你的祈求我還有什麼呢？我希望進步，得到好的品格和世界上好的名譽，給誰安慰呢？當我設法使我自己快樂，和你共有的感想每每與之俱來。我要是做了一些好的事，我自己滿意着，因為我知道你會滿意我。要是我做得壞了，最先就怕使你傷心。你的愛是我整個的生命，但你要要求上帝和我們分離！我不能告訴你我對你的感覺；文字不足以表白。我怕你以為我是誇大；但我卻在淌着熱淚寫信給你呢。」

另有一封致他「姑母」的信，也是同樣的深刻，昭示我們他的人生觀他所夙思着的——

「我一生（雖然牠是多麼渺小）的宗教和經歷指示我生命不過是一種試驗。我的情形則較試驗尤甚——時常在補我的過錯。」

「到高加索去旅行的偶然動機，似乎也是被上面的意見鼓動我的。那是上帝的手指示我去的——我因此不息的感謝他。我覺得在這裏我進步了——不能說很多，因為我太壞了——但是我堅決的相信此間能夠給我的影響都於我有益，因為那是上帝本人的意志。或者這是很大膽的怪想；然而這是我的自信心。那就是爲什麼我忍受着所說的苦況和身體上的磨折——其實無所謂身體的磨折；大約在二十三歲的青年幾乎沒有一個是健康的——毫不怨憤，甚至有一種高興的想頭覺得快樂在等待我。」

「我將牠描寫出來吧：——

「過了若干年之後，既不年輕又不老，我在夏斯拉夏；我的事務有了規則——我無煩惱或顧慮。你也住在夏斯拉夏；你的年紀大了一些，但仍新鮮和康健。我們度着過慣的生活。我早晨工作，可是我們差不多整天相聚一起。我們一起用餐，晚間我朗誦使你厭的刊物，我們談着話。我告訴你在高加索的生活，你告訴我關於我父親和母親的回憶；你告訴我我們慣常目瞪口呆地聽着的『驚恐故事』。我們互相追慕那些和我們要好但已不復存在的人；你飲泣着——我也同樣的感動。可

是這種眼淚是甜蜜的。我們談論我的兄弟們，他們是時時來看我們的；還有親愛的瑪麗（Marie），她每年總帶着她的孩子們到夏斯拉夏來盤桓幾個月，她很喜歡這個地方。我們不需要熟人——可以沒有人來使我們討厭和說廢話。這是一個美麗的夢啊。可是我不能永遠過着那夢境。我結婚了；我的妻是一個溫柔的人，和善而情深；她和我一樣的愛你。我們有了孩子，他們都叫你祖母。你住在大廈的樓上，那裏是慣常給祖母住的地方。整個的家好似仍在爸爸的時代，而且我們的生活也是一樣，只不過變換了我們的角色而已。你扮的是祖母的角色——可是你來得更好；我佔的是爸爸的地位，雖則我不希望盡這種義務；我的妻，佔了媽媽的地位；孩子們代替了我們；瑪麗，代替了兩個姑母，卻不是和她們一樣的不幸……可是沒有人來代替你在我們家族中所演的角色——任何人沒有你那樣美麗而可愛的靈魂：你沒有繼承的人。此外有三個新的角色時時發現在幕上——那就是弟兄們，尤其是常常和我們接近的一個——尼古拉斯：一個老曠夫，禿着頭，從軍役退休歸來，永遠是和善而尊貴的。我理想老態龍鍾的他怎樣和孩子們講他自己冒險的神話故事，孩子們又怎樣吻着他肥厚的手（那是一種特點）他怎樣和他們戲遊；我的妻怎樣慌忙地遞給他他所愛好的小菜；他和我怎樣追想過去了長久的共同趣事；你怎樣坐在你慣常的座位上很快地傾聽着；因為大家都老了，你又怎樣叫我們老人，羅俄豈卡（Lyovotchka）和尼科倫卡（Nikolenka），嘲弄着我乾手指和他手不潔淨的往事。

「假如他們舉我做俄羅斯的皇帝，或是把祕魯送給我——即使一個神仙持着卜筮來問我願望什麼——我的手按着我的良心回答，我所願望的僅僅是這個夢能夠實現。」

對於寫這封信的人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在這種時期，愉快的觀念裏竟沒有武功或是圖世界之尊敬，甚至於文學榮譽的想頭也沒有。一個二十三歲青年的幻夢卻完全集中在家庭樂趣以及一個安靜的鄉村生活上。託爾斯泰直待又過了十年，經過了許多混雜的經歷，以及得了許多邪行的教訓，方始實現了他的理想。在當時他的處境非常黑暗。貧困而負債滿身，職務又使他不能滿意。僅僅進了十八個月的軍隊，他已預備要求退伍了。可是在他還沒有重入自由生活之前，命運要派定他參與近代最驚人而暴烈的一回戰役。

第三章 克里米戰役

在他「自傳」中常常引證着的章句，吉彭（Gibbon）告訴我們他的經驗好似一位義士給羅馬皇國未來的史家建下了無限價的貢獻。所以克里米戰役（Crimean War）也可以說是戰爭與和平未來的作者的一個適當之訓練場地。他宣揚的和平觀念並非徒然崇尚未嘗目覩的主義，卻是他親自從歐洲非常戰鬥中的恐怖所證實的。

全世界的英國史家以及法國史家都承認克里米戰役給英國是悲慘的打擊，釀成其罪的是法國。英國和法國拒絕任何政治野心的犧牲，對解救受不可理喻的土耳其人束縛下的斯拉夫國家拒絕任何諒解，同時她們更不許俄羅斯對被壓迫的同種而同教的巴爾幹國民採取任何有利的步驟。土耳其戰爭流佈了俄羅斯人民中的一切階級，因為他們被勢所迫，又因為他們的目的——解放斯拉夫同種——時刻在心。他們的意志僅在最後的一個時期不一致，因為政府中主張參差，對此沒有把握，又因為急進派（Radical party）在俄羅斯各地猖獗異常，恐趁機於政府有所不利或搗亂。

戰事於一八五三年十月爆發，俄羅斯佔據了多腦河畔的區域，時在託爾斯泰由高加索回來的前幾個月。這不是離開軍隊的時候。託爾斯泰決意逗遛着，而且立刻加入奉命向多腦河動作的軍隊。起初他也中了戰熱。當俄羅斯被奧大利壓迫而放棄西利西亞（Siberia）之圍——免去五千人的無謂屠戮，他

不能得到戰事恐怖的深刻印象，很是失望。他讚許他的同僚軍官，因為他們都是準「紳士」的以及「士兵亦不僅是未受教育的。」有一天（在復活和許多反對軍隊的論著中）他會把軍隊中指揮階級的「紳士派」精神形容得淋漓盡緻。但在克里米戰役中託爾斯泰卻穿了侵略者的服裝，帶起了崇尚英雄的假面具。他一生中有一個野心是做指揮官高察喀夫王子（Prince Gortchakof）的參謀官，他是極端崇拜他的。在下面的信裏表明他對俄羅斯軍隊精神的興奮，任何斯拉夫族不能超越之：

「軍容壯盛不可描摹，在古希臘時代都沒有這樣的英雄氣質。可尼羅夫（Kornilof）將軍隊集合起來，不向他們祝頌，『孩子們，健康！』卻說：『孩子們，假如你們必須赴死，你們願意死嗎？』隊伍呼號着，『我們願死，長官！嘿啦 Hurrah！』他們毫不計較事實。在每一個面上可以瞧見這不是戲謔，確是真實的；二萬二千人已預備好實踐這個誓言。

「一個受了傷的兵士，幾乎快死了，告訴我他們已包圍了法國第二十四支礮隊，但得不到援兵；他大聲地哭起來了。一隊水兵已在礮台上放了三十天的礮，不願撤退，幾乎釀成抗命。兵士們從炸彈裏抽出了藥線。婦女們汲了水到城堵上去給兵士。被害而受傷的很多。牧師們帶着十字架到城堵上去在礮火下作祈禱。廿四號這一天，一旅中有一百六十個受傷者不願離開前線。真是可驚的時期。然而，現在廿四號已過去了，我們安靜下來了；撒物多波變成可愛了。敵人礮火甚稀，大家相信他們得不到這城。這是完全不可能了……我到現在還不曾加入一次實際的動作；但是感謝上帝我

已見了這些人在光榮時期的生活。第五次礮攻城堡（十月十七日）給予俄羅斯的歷史以及全世界的歷史以最光明而榮耀的偉績。一千五百多尊大礮向城進攻了兩天，不但沒有屈服，更沒有使我們二百分之一的礮隊停過一息。雖然，我想，這戰役是不利於俄羅斯的，我們的後代將認爲最大的恥辱。但不要忘了我們用的是比較遠遜的勢力，以鎗刺作戰，以俄羅斯軍隊最劣的隊伍（譬如第六軍）去應付不可計數的軍隊，有艦隊的幫助，有三千尊大礮，有優良的軍火和隊伍供給。至於他們主將的卓越我還不會談到呢。」——（阿爾麥·毛特，第一卷，第一〇七頁。）

「現在你已看到了撒物多波的禦侮者吧。他所啓發的主要而愉快的思想是深信俄羅斯人民的力量；這種深信並不是由障礙物，不甚高的護牆，靈巧交切的壕溝，陷阱，以及大礮層層相疊着而來，關於那些你得不到什麼的，而是由眼睛，言語，行動——簡而言之，即是從撒物多波禦侮者的『精神』中所領會的。」（阿爾麥·毛特，第一卷，第一一八頁。）

託爾斯泰的文學天才和他的尙武精神連帶着奮起。環境予以機會，使他不能摒絕美麗書冊的熱誘。他立志編輯一種軍隊的刊物，「藉以發揚軍隊中良好的精神」；他的經濟狀況非常衰頹，一部份是屬於新欠的賭債，但是他和他的朋友斯篤樓賓君（Mr. Stolypine）（爲未來首相之父）化了一千五百羅布。在這個沒有把握的危險事業裏，或許是他感覺到四週軍事當局的欺詐，使他嗜戰的熱情不久便沮喪了。要託爾斯泰以官的立場作「闡明戰事」，旨在「發揚軍隊的良好精神」實有所難。個人的程式不久轉

變了他早先的判斷；當戰事告終這失望的副軍曹未嘗升遷，仍然發見他自己在陸軍梯子的最下一級，把他熱忱的最後死灰都蒸發了，他僅想——這時應該改良了——回復他的過去。他毀滅了他的願望，渴欲改途，撰就諷刺的文字，暴露了戰事的虛偽，藉對軍事當局發洩他的憤恚。

他的經濟困難支配着壓抑着他的精神。賭神時時引誘他在帳幕中賭博。在前債未清之下，又輸了二千五百羅布，於是把誕生的所在出售了五千羅布，一所美麗的古式木屋，從夏斯拉夏·鮑婁安拉搬到了杜兒谷（Dolgore）的鄉村，至今仍存在着。他恢復了他本來的放蕩習氣。「他常會一天，兩天，或是三天……的失蹤下去，終於又回來了，真是一個浪子的情景！——憂鬱，不歡，對他自己不滿……於是將我拉過一邊，靜靜地，開始他的懺悔。他把一切都告訴我：他怎樣痛飲，賭博，以及在什麼地方消磨他的白晝和黑夜；而且時常，假如你信我的話，他要責罰他自己，痛苦着好似真的罪人一般。他是這樣的垂頭喪氣，看他真可憐。他就是那種人。一言以蔽之，一個不可思議的人，老實說，是我完全不能明瞭的一個人，然而他也是一個稀有的伙伴，一個可敬的人，以及一個永不能使人忘掉的人！」（譯者附註：上段大約是尼古拉斯的信。）

每當憂鬱和自責交加的時候，即興起古舊的宗教觀念。下面給我們的是他對自己在那時社會以及道德地位上的估量，雖則很悲觀，敘述卻非常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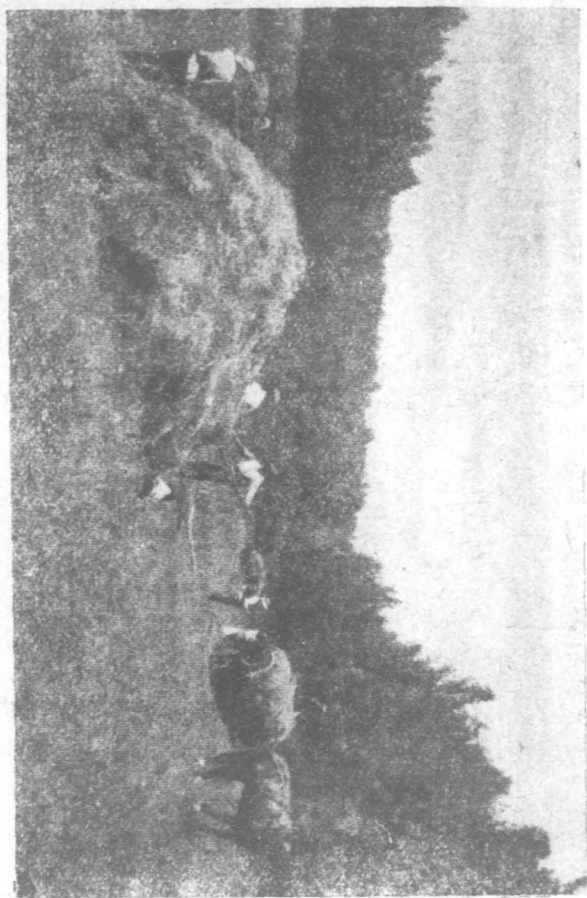
「我沒有禮節，那是我最大的缺點。我是什麼呢？是一個退職的陸軍中佐四子之一，七歲時便成孤子，在婦女和旁人養育之下；沒有受過社交和學校的訓練；直到十七歲我成爲料理自己的主人了；

沒有什麼意義，沒有社交的地位，而且毫無主張；一個人把自己的事情弄到糟透，錯過了一生最良的時期，沒有得益或歡快；最後被債務尤其是惡習所迫而逃到高加索——利用他父親和該地主帥以前的關係——在多腦河軍隊中度到二十六歲，忝爲副軍曹，除出領薪俸外（他就是爲了這點而被僱着的）一無意義，沒有傾投的朋友，糊裏糊塗地在社會中生活，糊裏糊塗地服務，沒有實在的能力，卻把自己看得異常尊重！這就是我社會上的地位。讓我看看自己像一個什麼。

「我是醜陋，拙笨，不潔，和缺乏社交的訓練。我容易發怒，爲他人所不齒，不守禮節，不耐，以及有一個孩子似的怕羞面孔。我常是一個懵懂的東西。我所知道的一些，是我自己多方領悟出來的，可是沒有次序，沒有計劃，所以效果很少。我不自檢約，沒有打算，沒有長性，以及蠢笨的虛飾和動作，恰和一班沒有人格的人一樣。我不敢，我缺乏生活的常規，這樣的懶，無聊已變成了我不可制服的習慣了。

「我是聰明的，可是我的聰明直到現在還沒有貫徹到一切事物上去；我既無實在的能力，又無社交的能力，更無事業的能力。

「我是誠懇的——那即是說，我愛好真實，而且已養成了一個愛好牠的習慣，當我和牠迷失了我就不滿意我自己，除非到回復才快樂。可是有一件事使我比愛好真實更切，那就是名譽。我抱負很大，但可以償願之機如是之少，假如要我從名譽和真實中選擇一項，恐怕我總是選擇前項的。



夏斯拉瓦地莫安拉的制軍

「對的，我是不懂禮節，因此我中心卻引爲自高，雖則在社交裏是慚愧和害羞的面孔。」

雖則他不違反他的良心承認他的罪惡和醜陋，但他相信他是受天意(Providence)之保護的——

「上帝啊！我謝謝你不息地在保護我。你是何等的熱意引我趨向眞美。若是你背棄我而去，我將變成怎樣一個無意識的動物呢！不要離開我，上帝，賜給我所必需的，不是滿足我貧窮的渴望，但使我達到極頂的，偉大的，無窮的存在，此身之後永遠不朽。」

他堅信他是應命來建一次偉大功業的，要發見一種新的宗教——

「關於神德和信仰的一席話啓發了我一個宏大而卓特的意見，我以爲專我一生可以把牠實現。這意見就是發見一個適合人類現代情狀的宗教，和基督教類似，但免去教義和神祕主義，是一種實際的宗教，不期許未來的天福，但望天福在地上可以得到。我明白要完成這事必需數代的感化工作，一代傳一代地將這意見遺留下去，到某一天得到衆情擁護或是真理會合便完成了。熟思以宗教增進人類的聯絡，便是我所希冀能够完全支配我的根本思想。」——(阿爾麥·毛特，第一卷，第一三〇頁。)

所以，在一八七八年極大轉變之前二十五年，他已擬下了宗教的標題，幾乎將每一細節都列了出來。在失志中這年青的軍官只有向文學求安慰。他撰了三本稿子，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之撒物多波(Savastopol in December 1854)，一八五五年五月之撒物多波(Savastopol in May 1855)，和一八五五年

Savastopol in December 1854) 一八五五年五月之撒物多波 (Savastopol in May 1855) 和一八五五年

八月之撒物多波 (Sevastopol in August 1855) 這些稿子的精神和刺激性各個不同，其中反映作者在營幕中主見的波動。第一本尚在戰事開始時他最先的狂熱下寫成的，後兩本是在他後來逐漸失望中寫成的。五月之撒物多波顯出託爾斯泰從戰熱中完全回復過來。他於高加索所得的印象，使他現出了一個非常怨憤的寫實家。戰事是由於誇張和環境所迫而起，撒物多波的數幕景象更給作者做了戰爭與和平的資料。

一個在六個月之前尚誇張戰爭的人，這時竟痛惡他同類的殺戮罪惡了——

「白色旗幟在稜堡和防線上招展着；花朵似的山谷佈滿了屍體；美麗的太陽向碧海沉落；那顫動的海水閃射出太陽的金色光輝。一大堆人圍在一起，彼此瞧着，說着，微笑着。但是這些人——基督徒承認仁愛和犧牲自己是最大的一條教規——瞧着他們自己所做的事，不立即跪在上帝之前自承罪過，上帝給每人靈魂中安着一個怕死的心和一個真美善的愛好，更不和弟兄般歡樂得流淚似的互相擁抱起來。

「白色旗下去了，致死和受傷的機械又在怒號了，無辜的鮮血又開始狂流了，空氣中充滿了悲傷和慘痛。」

「我故事中的英雄，」託爾斯泰說：「我愛之盡我的全力，我嘗試顯示她的一切美德，那是什麼呢？便是永遠美麗的真實。」

現代雜誌評論稱許這種絕對真實的藝能，實不多見，託爾斯泰給俄羅斯文壇創了驚人的歷史——「這種作品」納克那索夫寫道：「將永遠存在，以資證明在某種環境之下惟具有魄力者才能洩露這樣精微和端嚴的真實，普通人極少能够保持。這正是俄羅斯社會今日所需求的。這種真實自從戈谷爾（Gogol）死後，俄羅斯文壇已極少存在了。你所供獻的禮物是最有價值的。真實——像你一樣的介紹給我們文壇——是我們中間的一件新發獲呢。」

克魯泡特金王子（Prince Kropotkin），在半世紀之後，更確證了納克那索夫的斷語：——「所有他的觀察力量和戰爭心理學的力量，所有他對俄羅斯兵士的深切理解，尤其是一個平凡而未歷戎行的英雄卻得了戰役的實在勝利，以及軍隊中勝負——一切所由的內部精神的澈底明瞭，簡言之，便是形成戰爭與和平中的美麗和真實——在這些稿子裏業已顯露無遺，無疑地那是代表了全世界戰事文學的新程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的民主觀念本身業已暴露。託爾斯泰對下級兵士的勇毅和堅忍無限心折，但於首先擡住軍事史家之注意的領袖以及精密之機構卻整個的不置一辭；特著的是對於名震全歐的脫德爾班將軍（General Todleben），這俄羅斯的作家絕未提及。

據說有一件事當皇后讀到撒物多波戰事記的時候，竟為痛哭失聲，亞力山大第二因之下令將這青年作家由戰事劇烈的所在調到較為鬆弛的山礮隊去。俄羅斯文壇都希望把此事替國家保留起來。但

傳這故事的比羅谷夫君(Mr. Brinlot)沒有確實證據，大約多半屬於虛構的。不過於此一點可見撒物多波戰事記予人印象之深刻，甚至已達到了官場中人。

自此託爾斯泰受大眾的尊敬，他的名字成爲俄羅斯人們中家喻戶曉的了。

第四章 戰事之後——彼刺堡時期

風暴和艱困的時期還未過去，託爾斯泰如未入港的小舟仍然在大風大浪中被打擊了數年。阿爾麥·毛特君謂畢業以後的幾年「是他一生最野放而最浪費的年份」。(毛特，第一章，第一二八頁。)但他又謂彼刺堡時期「是他一生風暴而極少滿意的時期」。倘所說是確實的，那末託爾斯泰竟自在地野放了十五年。他所有的魔氣很是強烈，所以在魔鬼能够使之擾亂之前，他的成年期便成了英雄掙扎的戰鬪。

當戰事終了他回到彼刺堡，俄羅斯在三十年壓迫之後得到了第一次呼吸。戰事之處置不善暴露了專制權的濫用，這時尼古拉斯第一(Nicholas I.)已過去，一代軍權虐政的強烈統治者前車可鑒，政治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往後十年所克苦經營的政治和社會的革新，對近代歷史中最偉大的一個功績，是奴隸制之解放，波蘭地主財產之沒收，以及俄羅斯皇國司法和行政之改組。

在革新運動中，領袖者爲民主派益智報(Intelligentsia)。在各個獨立教堂，政府機關，或有組織的公共集團均有相當的勢力。這刊物之於俄羅斯解放運動恰和法國革命時期的那些博學家一般。

多數的自由派作家均聚集於著名的急進雜誌Sovremennik(蘇維埃門立克)或稱現代(Contem-porary)，即登載託爾斯泰首次作品的。因此他於到了彼刺堡，自然而然加入了他們的組織，可是不久他便發覺已投降了錯誤的旗幟，當然，以他異常的才調到底不能投降在任何旗幟之下的。

解放運動被西方思想所浸染。代表西方精神的是彼刺堡，政治的中心。代表國家古老精神的是莫斯科，粉飾專制君主尊貴的城市。託爾斯泰於一八四七年來到彼刺堡，充滿了熱忱，表示他願意永遠住下去。不料於戰役中歸此，反被排擠，而數年之後，他竟絕不再來了。格黎高祿維區 (Grigorovich) 說：「在尼華 (Nova) 堤上每一件事物都使他激怒。」彼刺堡是他對俄羅斯氣質一方面所嫌厭的中心。雖則他憎惡過去汎斯拉維主義者 (Panslavists) 的悖理侵略主義，但他的意見和先前的斯拉維主義者 (Slavophiles) 頗有相同，特著的是幾個保持到老的要好朋友均從保守派帳幕中結識的——詩人拂德 (Fet)，畫家苟埃 (Gay)，以及評論家斯德拉霍夫 (Strahof)，即著名復古論，對西方之掙扎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West) (Borba S. Zapadom) 的作者。

再者，俄羅斯的解放運動完全是政治性質的，而託爾斯泰對於純粹的政治改造絕無任何信仰。急進派都是政治煽動家和革命家，託爾斯泰的主張僅是宗教的、道德的，以及經濟的改革。別的維新家對託爾斯泰堅持一切政治問題解決之後，倫理問題必歸於美滿；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託爾斯泰對此說是永遠抱懷疑的——在反對國體存在之下，未嘗間息。那末託爾斯泰是不是真的沒有政治思想，實不能加以具體的說明，即以他的無政府主義而論，便是他學說中最基本而最鞏固的一種。

理論偏狹的急進派所擁的口號是「前進」。託爾斯泰不息的攻擊「前進」的學理，他以爲近代的前進是趨向毀滅的前進。他是表同情於英國王黨中的民政論者 (English Tory democrat) 的，他和凱

婁爾 (Carlyle) 及勞斯金 (Ruskin) 一樣相信救世必須復古。以革除奴隸制爲名，究之實際卻代之以較舊制更惡劣的新奴隸制於事何補？地主至少還關心他的農奴，因爲他們究竟是他的產業，資本家則不會關心他實業奴隸的靈魂的。前者尙能允許人類關係的聯絡，像託爾斯泰自己在孩提時代之回憶中所自信表現的。至於新奴隸制之結果將把把人的關係抑制淨盡。

託爾斯泰對革新運動的態度可於對屠金納夫的關係中顯著地表明。屠金納夫是較託爾斯泰早十年的先輩，業已爲益智報博學的領袖。兩位作家成功了一個強烈的合作。屠金納夫是一個完全的懷疑家；託爾斯泰則常常是一個熱情家，而且每每發出真摯的熱情。屠金納夫是消極的；託爾斯泰是富於組織的。屠金納夫有驚人的幽默論調；託爾斯泰則全無幽默意味，執的是可以致人死命的諷刺利器。屠金納夫畢竟只是一位藝術家，語言和文體的講究者；託爾斯泰則更是一位先師和一位講道者。屠金納夫的靈才是各方面俱能接受的。託爾斯泰的一切透察而同情的心靈，在當時和他主見相左的輒難以容納。

這兩位作家在二十五年中老是來回地互相迎拒着。他們爭執和修好的歷史是變換着的悲劇和喜劇。在一度冷淡之後他們又會互相尊敬和親愛起來。當他們在一起，又不免時起衝突，接着便決裂了。他們彼此的同情完全是心靈感通的，和距離的平方適成了正比例。在彼刺堡時期開始時託爾斯泰和屠金納夫異常相投竟使他住到他朋友的寄宿舍裏去。四年之後感情變得異常冷淡，託爾斯泰竟要求和屠金納夫決鬥了。二十五年前俄羅斯有兩個大詩人普希金和婁孟託夫 (Lermontov) 便是死在同樣口角裏的。

假如屠金納夫沒有拒絕託爾斯泰要求的卓見，也許復活的作者將成爲謀害他最知己朋友的罪犯，否則他自己的事業亦將成爲早熟而悲慘的結束。

在兩位作家時時的爭執裏，真是難以分派誰的不是。兩個人都具有藝術家暴躁的脾氣和自傲的性格。可是我以爲託爾斯泰應比他的對手負着更多的責任。至少自然是託爾斯泰不明瞭屠金納夫，而且帶有挑戰式的不容忍和譏諷，屠金納夫則能够瞭解託爾斯泰；託爾斯泰輕視屠金納夫，說他不過是一個寫述家，反之屠金納夫對他的對手的才能從未施以敵意的報答。直到現在，關於託爾斯泰傑作的公正批評，尙以屠金納夫言論中所發見的爲準確。

託爾斯泰將他對革新家的態度總集在他的懺悔錄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十二月黨員記（The Decembrists）（見註）的首篇裏。那是一篇很長的文字，然而不是作者整個的性格表現。而且是教訓式的，所以將全文錄在下面——

（註）The Decembrists——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俄羅斯皇亞力山大第一薨逝，新皇尼古拉斯接位時謀禁動亂立憲政府之黨員。

「這事發生不久，在亞力山大第二統治之下以及我們的文明時代裏，前進問題哪，俄羅斯重生哪，等等：這時正當勝利的俄羅斯軍隊自曾給敵人佔領過的撒物多波城班師回來；俄羅斯舉國在追悼黑海艦隊的毀滅；白色牆的莫斯科歡賀着，祝頌着榮耀的結局以及艦隊中船員們的遺骸，獻給

他們一杯誠懇的俄羅斯古式托杯的麥酒，依照俄羅斯誠懇的舊俗稽首在他們足邊獻奉麵包和食鹽。這時是政治家痛哭着他們在聖蘇菲亞教堂作茶舞的迷夢之毀滅以及爲國家喪失了兩個大人物沉痛的時候了；（一個，因爲聽到了上述的茶舞，迫不及待地帶了兩中隊的驃騎兵，全軍覆沒於華拉去亞（Wallachia）的戰地上；另一個是一位非常寶貴的人物，他把別人的茶葉、錢幣，和被單，拿來施送給傷兵，而不稍有偷竊。）其時從俄羅斯人事活動的各方面，各部分裏，大人物如雨後春筍般地躡了出來——監督哪，行政官哪，經濟家哪，文學家哪，演說家哪，總之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更無需任何特別的稱謂或標誌；其時在莫斯科優伶表演的凱旋典禮中，圍坐歡宴，大衆的意見出現開始懲罰一切有過失的人；當後防司令官自彼刺堡疾馳南去，即被捕而遊街，總監部的敗類亦被懲治；當時各處城鎮都爲撒物多波的英雄們設宴，其中有些就是一班斷臂折足在橋樑或是大道上人們遇見施與銅元的；那時人們中的演說才能進步得異常可驚，只要任何地方一有公佈，各方立刻記了起來，印刷，以及在宴會中衷心地討論着，這種強有力的演辭竟使當局無法施其壓束的雄辯；當時即在莫斯科的英國俱樂部裏也專設一間私室討論公衆的事件；當時的定期刊物帶着各種不同的色彩出現着；開發歐洲基礎的刊物卻以俄羅斯的世界觀念爲根據，而極端以俄羅斯爲基礎開發俄羅斯要義的刊物卻以歐洲的世界觀念爲根據；當突然出現了這許多刊物把一切適當的名稱似乎都用完了：釋使報（The Messenger）環球報（The World）談論報（The

(Discourse) 鷹報 (The Eagle) 以及許多別的；一方面新的名稱仍然不絕地出來那時著作家而藝術家中的超然派描寫樹林，日光，雷聲，一個俄羅斯女郎的戀愛，一個官員的荒唐，以及許多官員的不公正；那時從各處發生了許多問題；（和一八五六年一般每種會集的環境釀成會使人捉不着頭緒）開台學校 (Vader Schools)，大學，出版物檢查員，演說法庭，經濟，銀行，警權，解放，以及其餘種種問題；人人仍設法尋出新的問題，設法去解決；他們寫，讀，和談論着，而且提出主張來，希望將各項加以修正，刪去和更改，俄羅斯學國如一處在不可敘述的熱情狀態裏。那就是俄羅斯在十九世紀裏佔有過兩次的情形：第一次在一八一二年當我們予拿破崙一世以重創，第二次在一八五六年當拿破崙三世重創我們。俄羅斯人民偉大而不能忘去的重生紀元！好似法國人說那不曾親歷法國大革命的人等於未嘗生存，因此我敢說凡在俄羅斯未經一八五六年的人不會知道生命是怎麼一回事。本文的作者不但親歷其時，並且是那時期參加工作中的一份子。他不單在撒物多波的一座暗礮台中潛伏過數星期，而且寫了一部關於克里米戰役的著作，使他因此而成名，在這部著作中他清晰而精細地描寫怎樣兵士們在稜堡裏以毛瑟鎗開火，怎樣在醫院裏人人以繃帶包紮着，以及怎樣在墓穴裏他們被土掩埋着。

「這種偉績完成之後，本文作者即深印皇室心版，在一兵站上，他接受了他的桂冠。他證實兩個都城以及全部人民的熱忱，以他個人的經驗確定俄羅斯是能從事於真正的義務的。皇上下旨召見，

緊接着他的手，設宴款待，固請他時常前來拜訪，以便從他那裏聆悉關於戰役的軼事而傾吐他們自己的驚震。因此本文作者知道怎樣迎合那偉大而可紀念的時代。可是那是另一件故事。」——

（阿爾麥·毛特，第一卷，一四五——一四七頁。）

託爾斯泰對革新家主要的悲哀是他們不革新自己。他自己經驗所得的教訓使他的批評漸趨寬恕。當他批評同儕最刻薄的時期就能毛特君所謂一個放蕩青年最放蕩的年代。總他在彼刺堡逗留的時期專向操持稍寬的朋友們詆譏。我們可於下面的意外事情見到一般：

「詩人拂德，原是一位少年軍官，這時和託爾斯泰相識了……在彼刺堡時有一天早晨十點鐘去拜望屠金納夫，他瞧見一柄軍官的劍懸在客廳上，就問僕人那是誰的。『那是託爾斯泰伯爵的劍，』那人回道：『他正睡在會客室裏呢。』伊萬·後吉依維區（Ivan Sergeyevich）（屠金納夫）在書室裏用早餐。』當拂德拜訪的一小時中，他和主人都用低的聲調談着話，怕驚醒了託爾斯泰。『他是常常如此的。』屠金納夫道。『他自從撒物多波的山礮隊回來後，就留宿在這裏，過着浪費的生活。痛飲，吉泊賽女子，以及紙牌通夜地玩着——於是和死屍一般地睡去直到下午二點鐘。最先我會嘗試加以制止，但是現在我已放棄了，聽他自己高興的做去。』」

那是他性格的堅執和勢力偉大雖沉迷於波希米亞的生活（Bohemianism）（放浪的生活）中這許多年未受損傷的明證，一個大罪人終於變成了一位大哲者。他天性中的優質向獸性及慾情衝動的掙扎



托爾斯泰伯爵與伯爵夫人

可見未嘗停息過。在另一方面，無疑的他青年時代的經驗在他後來生活的哲理中留下了深刻的表記，特著的是他對女人的一部分負責觀念。假使託爾斯泰沒有和卡婁爾（Carlyle）或羅斯金（Ruskin）一樣的愛情理想而寫克魯采蘇納他，我們必將認為那是他和吉泊賽以及勾欄女子繼續交往後來性的哲理中的不健全成分，無異是一個長期風雨和掙扎之後不可避免的反應。

事實逐漸分明對於託爾斯泰只有結婚才可使他放蕩青年時代的紛亂告終。數年來他物色着可以給他安靜和快樂的理想女子。在彼刺堡時當他最後安定下來之前曾有過一件失敗的戀愛。託爾斯泰告訴我們他發見那年青的姑娘對他漠不關心，而和一個法文教員賣弄風騷。在另一方面他被寵愛他的姑母和法國保姆羞辱，她說託爾斯泰的行爲「像一頭豬」。但是一個具有天才的人甚至會把他的失敗和抑鬱都化成文學藝術的不朽傑作；所以要是託爾斯泰的愛情追求不以結婚爲歸宿，必將增加那方出衆的寶玉——家庭快樂（一八五九年）許多自傳的資料，雖則那並不是最偉大的作品，但根據羅曼羅蘭的文字說，卻是代表作者藝術最完善的作品。

第五章 學年和浪遊年的告終

每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天賦着遊牧的本能。廣大無涯的平原似乎引誘他們去浪遊的。農民們成千百的到聖城（Holy City）去朝香，參謁聖哲的神龕。上層階級的俄羅斯人時時到歐洲去調養健康和尋樂。智識階級的俄羅斯人和學生爲了充實見聞，只要呼吸過一次歐洲的自由空氣，常常願意留居在外國。在他的波希米亞年份中託爾斯泰有他種族的「浪遊精神」。我們可以發見他不息地在彼刺堡和莫斯科間，夏斯拉夏·鮑婁安拉和伏爾加間旅行着，但是他的行程專限於俄羅斯皇國之內。歐洲不能引起他的興趣，實在太奇怪了。自一八五四年土耳其戰役起，在半世紀之中，託爾斯泰離開他的祖國僅有兩次。

他第一次動身到歐洲去旅行是一八五七年。在巴黎時他瞧到了一個公開的行刑，這一個奇觀給他留着一個永遠不能滌去的印象。

「我七點鐘起身即驅車去看一個行刑。一個強壯的，白潔的，健康的頸項和胸膛；他吻着聖經，而——死去。多麼的無意識……我接受這強烈的印象非常惡劣。我不是一個政治界的人。我所知道的是道德和藝術，愛要能夠〔施與〕。斷頭機的印象使我好久不能入睡和永遠回想着。」

在他的懺悔錄裏，他把行刑使他所受的印象撮要出來：

「當我瞧見首級和身軀分離，瞬息間牠們齊擲進了箱中，我明白了，並不是我的心靈，而是我的整個生命都明白了，我們近代的前進中沒有適當的理論能够替這種事實來作辯護；人是由造物者而生的，即使加上了必要的理論，我曉得也是不必要而惡劣的；因此善與惡的判斷卻不一定是世人所說所做的，不在乎前進，而在我的心和我的。」

在瑞士他被美麗的風景深深地沉醉，而鄙棄一班旅行者的粗俗。在羅桑（Lucerne）曾發表了一篇代表個性的短文——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於羅桑，在豪富止息的瑞士富夫旅館（Schweizerhof Hotel）面前，一個遊歷的歌丐玩着他的吉泰（Gitar）（一種樂器，譯者註）唱着有半小時之久。約有一百個人傾聽着。這歌者有三次向他們要求施與，卻沒有一個人肯給他，大家都嘲笑他。」

「這不是小說，而是一件實在的事，有關心這事的可以向瑞士富夫固定的居民詢問得到證明，或是參看七月七日新聞紙上瑞士富夫的外國旅客表。」

「這是一種事實近代的歷史家應該用火一般的字記起來的。」

這一件偶然之事編成了一篇短劇，即名為「羅桑」於一八五七年九月演出。同年八月託爾斯泰未受人注意而失望的回轉俄羅斯。

「彼刺堡最先害了我繼而給我以糾正。我的名譽喪失幾至不可救藥，我感覺受了重創；可是現在

我平安了。我曉得我有許多事要說而且具有堅強的力要說的，而且也是大衆所要說的。但是我必須憑着良心做去，以我全力奮勉；於是……讓他們供奉到祭壇上去。」

整個的智慧俄羅斯被正在進行的偉大革新所侵溶；正如前面所昭示的，託爾斯泰對這種運動並不表示同情。對於農奴只有在他給拂德的一封信中是唯一的參考，他表明他購置地產和致力於農的興趣。

「四百畝良好的土地，不幸地，用了七十個壞農奴的靈魂。但是那不要緊；他們會和我的農奴一樣愉快地繳付免役租〔代替個人的義務〕，每一泰格洛（Tyalo）〔夫與婦以及一份應得的土地〕納租三十盧布，二十二個泰格洛即六百六十盧布，你所得到的決不會比該數少，假如不多，在解放時，則有充分不荒廢的土地和牧場每年生產約可得二千盧布，一年總數即超過二千六百盧布。該產索價爲二萬四千盧布，另典產一所約五千盧布……無論如何用二萬盧布去購買是一筆值得的交易……出賣者是一個老年人，業已破產，所以想早點將牠賣去藉以遣散他的女婿。他已經來向我兜售過兩次了。上面所說的該產生產估計須期以二年約需五千盧布用在發展上面；但是即使在目前情形之下，誰都能告訴你還有一千五百盧布的出息，那比較所值的百分之七還多了。」

於是容易看出該文作者對正在進行農奴解放的時代重要性並不理解，所以在後世對他的歌頌中，關於近代最巨大和最受益的社會革命，他不能和戈谷爾（Gogol）一樣的佔到一席地位，甚至及不上屠

金納夫。

在那些很早的日子裏，以淺薄的眼光看來，託爾斯泰不是一個反對革命者，便是一個保守派。

當解放來到，以他意志堅決地輕視革新文學家的活動，託爾斯泰滿意了，因為他們結果沒有做成什麼。

「即以革除奴隸制度一事來作例，我沒有瞧見印刷品在前進意義裏給問題的解決以任何幫助。假如政府沒有關於那種事件的堅決宣示，那末無庸置疑的刊物又是另一說法和本來大不相同了。我們瞧見有許多報章竟主張農夫解放而不附帶土地，居然言之成理，滑稽而戲謔地貢獻意見。」

「他們實際建議的都是傾向已經公衆採行的。」

以後三年完全消磨在莫斯科和夏斯拉夏·鮑婁安拉，也可說是託爾斯泰生活中少事之秋了。在城中他是一個活潑神氣的青年，愛好社會和音樂，並且特別講究他的服飾。

但只有在鄉村裏他才覺得自己非常快樂。他歡喜各式的運動，尤其對於騎獵，這時他幾乎把生命喪失在一次獵熊之中。

我們有一幅這時他對家庭生活愉快的寫真，以及秋冬二季的長夜裏他和「姑母」泰希安娜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所過的生活——

「他老是安靜地坐在太師椅裏讀着，思索着，有時也提起精神去注聽她那和兩個僕人柔和的談

話，耐泰爾夏·比屈羅芙娜 (Natalya Petrovna) (一個老女人，她在那裏，不是因為她有多大用處，卻是因為她無處可投) 和另一女使童尼去卡 (Donnetchka)。

「那種生活的唯一沉醉是在沒有物質的顧慮；彼此感情的親密——沒有人能够破壞這種關係；以及對飛逝的光陰覺得不甚關切……」

「當在道拉和一個鄰居過着不良的生活之後——玩紙牌，妓女，打獵，以及愚笨的消遣，我就決定回家來到她的身邊，依照老規矩，我們互相吻着——我吻着她動人可愛的手，她吻着我髯而且粗的手；依照向例，我們又以法語彼此問好，我一面和耐泰爾夏·比屈羅芙娜開着玩笑，一面坐下舒服的太師椅子裏。她滿知道我過去的荒唐，雖不以爲然，卻從未責罵我，仍然保持着本來的溫柔與和愛……有一次我告訴她怎樣有一個人的妻跟着別的男人跑了，我說做她丈夫的樂得將她棄去。突然我的姑母舉起她的眼睫，在她的心中似乎有一件決定了很久的事情，她以爲錯誤應該歸於丈夫，因為這樣將使他的妻完全墮落了。此後她告訴我一齣在農奴中發生的戲劇。她又替我翻讀從我的妹妹麥興卡 (Mashenka) 來的一封信，那是她歡喜的一個人，最少和愛我相等，她說到麥興卡的丈夫，(是她自己的姪子) 並沒有歸罪他，不過嘆惜着他給麥興卡所受的悲哀……她一生的特質，使我無形中受感化的，是對任何人雍容和藹沒有責備的態度。我有時要追想她有沒有發怒，或是說過一句尖刻的話，或是譴責過任何人，至少，這種情形，在三十年中我不會聽見過一

次。她總是道我譎親姑母的好處，我那譎親姑母曾從她手裏將我們帶去過，使她不勝酸辛……再講到她對待下人的和氣——那更不必說的了。她是在奴僕如雲的氣概中長成的，但她卻利用她的權威來扶助他們……她從來沒有爲了我的不肖直接責罰我過，雖則爲了我會使她傷心。我的哥哥倭速（Serey），也是她熱愛的一個，她就是當瞧見他和一個妓女住在一起也沒有當面責備過。她給我們唯一不安的陰影，是當他歸家過晏，她就要說：『我們的倭速士怎麼了？』僅以倭速士（Sergius）代替了倭羅歇（Seryozha）（譯者按：倭羅歇爲恆愛之稱呼，不歡時不覺遽呼其名）……她從來沒有以言語對我們表示如何生活，也不會向我們諄諄規勸。她的感化工作是深入內心的；表面只能見到她的功績——不但是這種功績；總計她的一生，和平，溫柔，謙讓，而可愛，不煩躁或自滿，簡直完全是幽靜和愛的一生……她的仁厚和恬靜給社交界一個注目的吸引，凡是接近她的都覺得她有特殊的魔力。我知道她從來沒有給任何人不悅，而也沒有人不愛她的。她從不談論她自己，從不談宗教，或是什麼爲我們應該信仰的，或是她如何信仰如何祈禱。她對任何事都相信除出反對一句信條——那就是永久的痛苦。『上帝本是慈悲的，不會使我們受苦。（Dieu, qui est la bonté même, ne peut pas vouloir nos souffrances）。』……她常以我父親的名字（尼古拉斯）稱呼我，這事使我非常快樂，因爲這樣顯出她對我們二人的愛情已混合而不分彼此了。

「並不是因爲她的愛情使我個人快樂。快樂的是大家都受到的愛情氛圍，不論在身邊的或是離

開去的，活着的或是死了的，甚至於畜類也感覺到。」——（阿爾麥：毛特，第一卷，第一七七、二七八頁。）

那幾年中的尼古拉斯託爾斯泰常常和他幼弟住在一起，他的生活撮要如下：

「羅俄豈卡發憤要嘗試農家生活和種田，他和我們一班人一樣，直到現在對於這兩事僅有一種皮毛的知識。但是我不知道他因此而練習體操有何意義。他在書室的窗下裝置一器械。當然，雖則事出臆斷，但他之能甘冒矢石是那樣練成的，這是對的：練習體操和種田是不相干的；管家更看見滑稽的事情，說：『有人到主人跟前聽候使喚，看見他把頭縮在紅色外衣裏，一膝撐在一根棒上，自己更搖蕩着。他的頭髮下掛着都吹散了；血湧上他的面部，這人不知道聽他的使喚好呢還是對他發笑！』」

「羅俄豈卡喜悅奴隸烏番（Ufan）種田時露出手臂的樣子；這樣可以顯出鄉下人的勁，像傳說中的密趣兒（Michael）一般，所以當他去拿鋤頭的時候，他把肘節盡量的露了出來。」

約當一八五九年託爾斯泰開始對平民教育發生特殊興趣。他明白假如人民的政治改造能够成功，俄羅斯第一件要做的便是她的教育。他立即感覺要是做教育家他是缺乏必需的知識以及實際的經驗，因此決定拚命研究歐洲前進國家的教育系統和政治。在一八六〇年開始他和他的哥哥尼古拉斯動身到歐洲去作第二次而很長久的遊歷。尼古拉斯託爾斯泰的健康問題使全家發生極大的恐慌。和他的兄

弟狄米屈離一般，尼古拉斯受了殘酷氣候的荼毒，害着俄羅斯病症中最流行的肺癆。大家希望他在利佛那（Riviera）的溫和氣候中能够休養一下。

在遊歷中託爾斯泰考察過德國、英國，以及法國的重要教育關機，而且認識了許多思想界的領袖，其中如歐爾白（Anrich）、佛露佩爾（Froebel）和柏勞豐（Pouhon），可是考察未久即因他哥哥的病情而中止了。經過了一個痛苦的久病，尼古拉斯託爾斯泰於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日在海爾斯（Hyères）去世。託爾斯泰爲此打擊感傷過甚，覺得比喪失任何人還要痛苦。他的哥哥是除他自心之外的一個人。當時的批評都一致承認老託爾斯泰是一個異常的好人。

「利奧·託爾斯泰在理論方面所啓發的謙遜，」屠金納夫道：「他的哥哥已在生活上實際做到。他常住在最難受的寓所，常在莫斯科下流區域的草舍裏。他願意把他所有和最窮的浪人共享。他是一個有趣的伴侶和健談者，但是寫字對他幾乎是一件天生的難事，他所感到的寫字困難好似一個苦工僵硬的手執不來筆幹一般。」

喪事過了一月託爾斯泰寫給佛德道：

「我想你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於九月二十日安然在我臂間逝去。我的一生沒有事能使我印象這樣深刻。誠如他所說，沒有比死更惡劣的了。當一個迴光反照，便什麼都完了，那末生亦有何意義。何故競爭或嘗試，尼古拉斯託爾斯泰所存在的是什麼！他不曾說他覺得死的臨近，但我曉得他

守着牠來臨的每一步緒，並知道還有多少存留。在他死前幾次微微睡去，但立即醒了轉來，驚恐地細語着，『那是什麼？』那就是當他瞧見牠，在將他自己吸收爲烏有。假如他發見了我不能設法使他再依附！即使再少！無疑的不但是我即任何人亦將和他一樣戰鬪到最後一剎那。兩天之前我對他說：『我們要在你室中安一具渡器。』

「『不，』他道：『我雖衰弱，但尚不至此；這一霎時我可以掙扎的。』」

「直到最後他未許諾，每一事他自己動手，常常嘗試勉強去做。他寫信，詢及我的書法，勸勉我。我覺得他這樣做，並非由於任何內在的衝動，而是由於道義的。有一件事——他的自然愛好——始終未變。在他到寢室去之前的日裏，因爲力弱倒於窗開着旁邊的牀上，我走近他，他眼中帶淚道：『多麼的快樂我享受了這整個小時。』」

「我們從地而來，向地而去。遺下的是一樣東西——一線黯淡的希望，在自然界，我們變成了地中的一部份，有些東西存在那裏可以發見到的。」

「是凡知道和瞧見他的臨終的，說：『他死得多麼不可思議，鎮靜，和平；』但我知道什麼是可怕的痛苦，他的每一感覺都未逃過我。」

「我對自己不知說了多少次，『死者已矣。』一個人應儘所有餘剩的力量使用出來，但是石將下墮不能勉強使之向上，不論牠向何處傾倒。一個人當倦憊不能因一諧謔而大笑。一個人不欲食時

必不能進食。人生何求，一朝死之痛苦開始，所有欺人自欺的醜態，將和自己之毀滅同歸於盡？一件有趣的事情！當活着時，人們互相語着，要有用，要行善，要快樂；但是快樂，清高，行善，須出之於真實。而三十二年來我經營的真實以我們所處地位之故是可怕的。『你既處於那種地位；只有那樣做人。』我那樣做人又怎樣呢？當人進步到了最高點，他看清了一切都是無稽而詐詭，尤其真實——那仍爲他所愛好甚於一切別的——是可怕的。如果當你瞧到牠的微妙而透澈，你要和我哥哥一般睡中驚醒而恐怖的說：『那是什麼』了。

「當然，只要想知道和說出真實的願望存在，一個人總想試知道和說出。那單單遺留給道德世界的我：在比我能够處置自己的願望還高。那是我唯一要做的，但不是以你的藝術方式。藝術是一個謊，我不能再愛好一個美麗的謊了。

「我既在此且待過了此冬再說，人是到處可以爲家的。請寫信給我。我和我哥哥一樣的愛你，他在臨終還記起你呢。」——（阿爾麥·毛特，第一卷，第二四二頁。）

一八六一年五月回來託諾爾斯泰德即被任爲「和平公斷員」(Arbiter of the Peace)。那職務的性質是公斷地主和農奴間發生的重大田地爭執，以及排解地產轉移的一切困難。可疑的是這委任是否相稱。以及他是否以保持到改良之年的專制態度從事於和解工作。無論如何，他的新職掌給他多了不少齟齬和敵意，十二個月以後，結果以體弱的原因而辭職了。

在遊歷時中止的教育試驗因復燃的熱心而又開始了。設學校，以及編輯一種學校雜誌。

託爾斯泰教授法的主旨，和羅素的一樣，是自由和自動。孩子生成有一種領悟的心靈，那種心靈本能的渴欲吸收知識不必外界任何壓迫，好比胃部是天然的渴欲吸收食物一般。假如我們把食物放在孩子面前而他不要吃，假如我們要用誘惑或強迫，應該推斷是不是食物不合他的胃口，或是孩子有無不舒適，抑或食物已腐敗了。同樣的，假如孩子不喜歡正在施給他的教導，假如我們要用懲罰或獎勵以使他接受，我們應推斷是否教導不適合於孩子，抑係反常的退步和愚蠢。師長的主要責任是在能利用孩子的天資和求知慾，給生徒以最易溶化的食物。在幼小世界中，最妙的知識食物是關於孩子的行動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一切指導只要注重孩子能够回答日常生活問題，至於問題須必要的，以個人的年齡、地位、環境而隨時變換，問題中可以引起直覺、觸覺，以及同情，以實驗的方法分析之，這樣使每一學校成爲一個教育的實驗室。

據以上簡短的揭示，分明託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政治思想——他的權威和強制的尊嚴——將以學校爲入手。他並不了解教育的訓練方式，他唯一承認的訓練方式是訓練人生，即達到我們的行動的結果好或壞。

他興奮自滿的告訴我們，他怎樣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的學校中實施他的原理（阿爾麥·毛特）
第一卷，第二四六——二四九頁。

「沒有一個人帶什麼東西來的——既無書籍又無抄本。沒有練習課事煩勞他們。他們不僅是沒有東西帶在手裏，即他們的頭裏也沒有東西帶着。他們並不要強迫記住任何課程或是任何昨天的工作。他們不致爲課程煩重的思想而痛苦。他們帶來的僅有他們自己，能够容納的天性，而可以擔保在學校裏今天是和昨天一樣的暢樂。他們不想到他們的班次除非他們業已開始。沒有一人因爲遲到而受叱責，而他們從不遲到，除非有幾個大一些的孩子他們的父親有時叫他們在家裏做些工作。遇這種情形孩子總是快跑喘氣地來校。直到師長來到，有些還聚集在門廊，互相推擠到階層下去，或是在冰凍着的徑道上溜滑，有些則到教室裏去。當天寒時等候師長，他們讀着，寫着，或是玩着。女孩們並不和男孩們混在一起。每當男孩們注意女孩們，他們從未向她們中間任何人詢問姓名，但常是向她們全體說：『咳！女孩們，你們爲什麼不過來溜滑？』或是『看女孩們凍得如何難受啊！』或是『現在，女孩們，你們大家都反對我！』

「假設以課程表來分別，最幼級的課程是初步讀法，第二級是較進讀法，第三級是算法。師長走進室中，孩子們在地板上偃臥一堆嚷着，『人堆太小了！』或是『孩子們，你們擠得我透不過氣來了！』或是『不要拉我的頭髮呀！』等等。

「『彼得·米拉羅維區，』人堆後有一個聲音對進來的師長喊着，『叫他們停止啊！』——『早安，彼得·米拉羅維區！』其餘的在鬧哄哄中叫着。師長拿着書本給那些跟他到戶棚裏來的，那些

地板上人堆裏的孩子，在上面的便匍匐着要書。人堆逐漸縮小了。一等到大半孩子得了書，其餘的都跑到戶棚嚷着，『我也要！我也要！』『給我昨天的書。』『給我可爾索夫（Koltsot），』等等。假如有一對孩子仍然興奮地在地板上打架，那些已得書的便要圍住他們喝着，『爲什麼還不起來？我們聽不見話了。放手吧。』興奮者降服了，喘着氣來領他們的書；最初他們坐下讀書的時候還餘與未盡的搖動他們的腿子。戰爭的精神飛去了，讀書的精神統治了一室。以拉米加（Mitch）頭髮同樣的熱烈，他現在在讀可爾索夫的著作了：往往齒關緊閉，目光閃耀，週圍一切都不管，只有他的書了。要將他從讀書中拉開好比在先前扭打中將他拉開一樣的難了。

「他們隨便坐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在長凳上，在桌子上，在窗檻上，在地板上，或在太師椅子裏。

「以我的意見，這種表面的騷動是有益而必要的，雖則對於師長似乎奇怪而不便。關於此種利益我可說的機會很多；而我要說的是牠的顯明弊端——

「第一，這種騷動，或自由行動，往往使我們害怕，因爲我們自己所受教育的，以及所習慣的情形完全不同。第二，在這種情形裏和在許多同樣的情形裏一樣，彈壓只可施之於時機急迫或缺乏人類理性的情形裏。我們想騷動逐漸擴大，將永無止境。我們想除出以力量制止外將無別法了；可是能够耐心等待一下，騷動（或激動）會自己寧靜下來了，寧靜下來的美妙和耐久將遠過於我們所能勸導的……

「我們的學校主張師長和學生都自由發展的。不重視師長的威嚴以致學生怕入學校，甚至在學校裏也不願聽師長的話。師長沒有權干預學生……」

「自然而然的順服僅得之於他們自己的天性，孩子們對你過早的干涉要畏縮而反抗的，他們對你的鈴，課程表以及校規的勢力不會領悟的。我怎樣的多次瞧見孩子們打架。師長奔過去拆開他們，但是莊嚴的師長來臨並不能約束他們互相的拳來腳去，而苦痛反比前者更甚。我怎樣的常常看見克羅歇卡（Kirushka）咬着牙向泰萊斯卡（Taraska）撲去，抓住他的頭髮，把他攢在地上，顯明的——雖則可以危及他的生命——要致他的敵人以殘傷；可是一分鐘還沒有過去，泰萊斯卡已在克羅歇卡之下大笑了。一拳一拳的揮着，五分鐘以後他們已言歸於好，起來並坐一塊了。

「另一天，在授課時，兩個孩子在一角扭打着。一個，是一位出名的算術家，約摸十歲，是第二班的；另一個，是一個頭髮剃得很短的童子，一個僕人的兒子，是一個聰敏而好報復的小黑眼童子，綽號貓咪。貓咪抓住算術家的長髮把他的頭向壁上猛撞；算術家要抓貓咪剃得很短的硬毛總也不成功。貓咪的黑眼珠耀出凱旋之光。算術家幾乎要流淚了，卻忍着說，『好好，什麼意思呢？』

「我深信學校不必干預那屬於家庭部分的教育。學校不應當，而且無權，獎勵或懲罰；一所學校最好的政策和管理是包含在給學生性之所欲自由學習的裏面。我對此點頗自信；可是通常的學校習俗在我們中影響仍如是之深，所以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的學校我們間亦破例……」

從經驗中尋出了適合孩子們需要的最良智慧食物，託爾斯泰最後的結論是有些在公立或私立學校中所授的知識不但無用而且流毒甚深。文法是累贅，無裨於拼音或談話的。

「在我們的最幼——第三——級裏，他們可以隨意寫作的。此外，幼小的在黃昏時寫作，每一次一句，他們將攏總連綴起來。一個寫着，另幾個互相低語着，注意錯誤，等他寫畢，提醒他失去了『e』或是前置字排列錯了，或是有時保存着他們共有的錯誤。寫得正確，以及糾正他人的錯誤，給他們大大的愉快。大一些的孩子搶奪每一字母來糾正，非常用心的以期寫得正確。但是他們不能忍耐文法或分析句子；雖則我們偏重分析，他們亦不顧及，在上課時不是打瞌睡便逃避開去。」

同樣的，歷史對孩子的生活也無關係——

「以我的經驗和實試，歷史中第一個可以發生興趣的原子的是在同時代的事件裏，有時往往是親自見到的結果，可由政治興趣，政治意見，辯論，以及讀報方面得之。所以，開始講授近時歷史的意義可以建議給每一個聰明的教師。」

地理則更不如歷史——

「在豐味純（Von Vizin）的劇本，守財奴（The Miser）裏，當米忒羅芬諾歇卡（Mitrofanoushka）要讀地理的時候，他的母親道，『爲什麼教他許多地名？他要到什麼地方去，車夫自會駕駛他去的。』反對地理的理由即此已足，集全世界有識之士都不能回答這樣一個難辯的抗議。我說的完

全不虛。要我知道巴塞羅拉 (Barcelona) 的河流和城鎮位置在何處有什麼用，三十三年來我一無機會利用這種知識，甚至關於巴塞羅拉和該地居民的最美麗敘述，我想，亦不能輔助我智力的進步。」

關於文學託爾斯泰固執己見，好似他三十年後在什麼是藝術 (What is Art) 中固執的見解一樣，以為每一個人皆需要一種對於藝術的享受和服務，不論他是屬於那一人種或階級，且以這種需要是合法而必須滿足的。不幸的，文學的藝術和音樂及繪畫的藝術一般，末了總不能使人類普遍滿意。文學由對全人類服務轉而為階級的服務，由百萬人的需要轉而為幾千人的需要；另言之，多數的文學是矯飾的，技巧的，而刻板的。

需要技巧的文學藝術每以「虛空而陳腐的歪曲論調 (The empty and stale paradox)」為申辯，所謂要了解華美須有一個準備。

「多麼平凡當聽到了虛空而陳腐的歪曲論調，所謂要了解華美須有一個準備。誰這樣說的？為什麼者可以證明之？那只是一個狡計，是某一階級從無可救藥的地位引我們到錯誤的藝術方向去的一條道路。為什麼日光和人面的華美，以及每一種歌聲的華美，以及仁愛和捨己的功績，對於任何人易接近，為什麼牠們不需要準備？」

藝術的最高工作，即最美的事物，不必要有技巧的準備。牠們形成一個直接而不掩飾的表現。最完善

的文學傑作必爲舉世所歡迎，反而言之，最受世界所歡迎的文學著作，事實上，必是代表國家的傑作。偉大的屬史詩，意立德（The Iliad），西特（Od），列拜倫情（Nibelungen），沒有刻苦推敲的痕跡。其中沒有一處是矯飾的或技巧的；牠們本是替人們發洩以及人們自身所發的匿名歌曲。

在那種表現於舉世以及德謨克拉西的性質裏面，託爾斯泰以爲，更含有迷誘的神祕和舊約全書的玄妙神話。形容聖經（見註）的無二華美即耶穌教的牧師亦無如此熱切。

（註）在俄羅斯教堂的講義裏，聖經係指舊約全書而言。

在我似乎關於一個種族中兒時的良書，往往是任何人兒時的良書。在我似乎那種書不能更換的。將聖經改變或縮短，像在禮拜日（Sonntag）以及其他學校啓蒙課本中所做的，我以爲不好。其中一切——每一字——都是對的，可當聖書看，亦可當藝術看。讀過聖經中的創世紀再讀由牠縮短的宗教歷史，你可以看到由聖經轉變爲宗教歷史非常的不智。後者不過予人心領神會；至於聖經給孩子一種生動活潑而莊嚴的畫圖使他永不會忘去。在宗教歷史中的刪節顯出非常不智，祇有減少經典的特質和美麗。爲什麼？例如，在一切宗教歷史中把敘事刪去，當世上一無所有的時候，上帝的靈光從水面湧起，於世界造成之後，上帝顧而樂之，於是才有這麼一天一天的黎明和黃昏爲什麼牠們刪去上帝把生命之氣息呼入亞當的鼻管，以及拿去他的一根肋骨，把靈肉封閉在那個地位，等等敘述？一個人讀聖經不要對孩子們故意曲解，應使相信一切多麼必要而實在。或許聖經不可示少女使之誤解；但讀給農家孩子們聽我絕不更換或刪

去一個字。他們中沒有匿在別人背後嗤嗤發笑的，大家都自然敬懼地深聽着。羅得（見註）（Lot）和他的女兒，以及佐德（Judah）（見註）兒子的故事，喚起的是恐懼卻不是嘲笑……

（註） Lot——羅得，亞伯拉罕（Abraham）之姪，脫免於蘇多姆（Sodom）之災者，其妻因回顧而變鹽柱，見創世紀第十九章二十六節。

（註） Judah——佐德，賈可伯（Jacob）之子，係猶太南部（Judah）之鼻祖，是種人種為以色列十二種之最有力者。

「一切多麼易解而清楚，尤其適合於孩子，而且多麼嚴肅而莊重。我不能想出不，用該書更有別的適當教授法。但人們讀該書的都在兒時，後來大部分遺忘，卻想：『牠們對我們有什麼好處？要是對牠們完全不知道豈不一樣？』可是當開始講授時，在你試驗到別的孩子們身上去，那種原質似乎能幫助啓發你了。好像人人以為不要聖經，或在聖經之前能够授孩子們以寫讀和計算，以及給他們歷史、地理的概念和大自然的現象；可是這樣沒有一處做得成的。無論何處的孩子首先總是知道聖經，牠的故事，或是其中選出的傳說。學者和教者的第一次關係即發生於該書上。這種普遍的事實並非偶然的。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學校初開時，我和我學生的極自由關係助我尋出了這種現象的解釋。

「一個孩子或是一個成人進學校，（我視一個十——歲，三十——歲，或是七十歲的老人無所分別）帶着他從生活接觸而推得的事事物物的特殊觀念。依理一個人不拘任何年齡均可開始學

習，他愛好學習是必要的。因為一個人愛好學習，他必定承認自己對於事物的觀念錯誤和不足，以及深味着學習啓示他對生活的新觀念。倘若學習本身代表的意義僅在寫讀和計算，成人或孩童均無所持以學習。倘若教師擁有的人生觀念不超越我的學生，他是無法教授的。一個學生對於他的師長必定要心悅誠服，世界上一切思想，知識和詩文的趣味掩在幕後必須爲之揭起一角。只有在當前的燦爛之光不息迷誘之下，學生才能運用爲我們所期望的力量。

「我們揭起幕之一角用意何在……像我所說的，我想的就是衆人要想的，以爲將我的學生介紹到我自己所處的世界這樣做是容易的；我教授啓蒙的學生，解釋自然現象，照啓蒙課本中的話告訴他們，學習的果實是甜蜜的；但是學生們不相信我，而且遠而避之。於是我試讀聖經給他們聽，他們非常願聽。幕之一角已揭起，他們對我完全悅服了。他們對書籍，對學習，以及對我發生了愛好。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指導他們上進……」

「要啓發學生一個新的世界，要使不懂知識的愛好知識，除聖經外別無他書。甚至對那些不尊敬聖經的人我也講解。沒有別的書——至少我知道是沒有——像聖經本身集合各方面的人類思想能具如是緊張和詩意的體裁。一切自然現象的問題無不提及。關於人彼此的原始關係：家族，國家，以及宗教，我們於此書首先得到感悟。思想和智慧的公理以孩子歡迎的單純體裁表出之，第一次即捉住學生們的心靈，不單台維（David）（見註）讚美歌的抒情主義感動年長學生的心靈；

尤有甚者，即是書以莫可比擬的單純和力量表現敘事詩的整個美麗，第一次即予任何人以感動。那一個不爲了若瑟（Joseph）（見註）以及他和他同門弟兄們相遇的故事而慟泣？那一個不促息地說困縛凌傷的桑生（Samson）（見註）對他的敵人復仇而死在他拆毀的宮殿廢墟下的故事，或是接受無數別的印象，好似我們從母親受乳一樣的深刻？

（註） David——台維，爲 Jesse of Bethlehem 之幼子。當渠爲牧童時，曾以飛石殺 Goliath，而以善擊琴得 Saul 之歡；後同其心腹友 Jonathan（即 Saul 之子）均被驅逐於法律保護之外。及 Saul 死後，台維遂王 Israel。

（註） Joseph——若瑟，賈可伯（Jacob）之子，希伯來之教長，其父曾給以多色之衣。

（註） Samson——桑生，以色列之大力士。見士師記第八章。

「讓那些反對聖經教育價值的人說牠不合時代，如能另創一種書籍或故事解釋出乎普通歷史或聖經故事中合乎理想的自然現象，於是我們才承認聖經是古話……」

「我的信證雖則由於片面的經驗下斷。但在我們社會裏一個孩子或是一個成人的進步若無聖經將和古希臘之無荷馬一樣不可思議。聖經是孩子開始讀書的唯一書本。聖經，以牠的體裁和內容兩者，對於一切孩子們的啓蒙書籍及讀本均足爲楷模。將聖經譯成普通人的語言是人人的一本良書。」——（阿爾麥·毛特，第一卷，第二六四——二六六頁）

他的教育工作因病體而中止；當時他曾懷懼害的是和致死他兩個哥哥的同樣病證。因醫生的勸告，

託爾斯泰在沙馬拉 (Samara) 省受一週全的乳酒 (從牝馬之乳製成者) 治療。這治療證明完全成功，所以在沙馬拉區託爾斯泰建立了第二個家，他在晚年時每年必回去一次。

在他的政策停止中，夏斯拉夏·鮑婁安拉他的家裏曾被搜查一次。他對和平公斷員的職務不滿，以及他的教育原理富有革命性質頗觸當局之猜忌。這一次搜查並沒有增加這位著作家對於俄羅斯政府的同情。

託爾斯泰一生的第一部分至此已告一段落。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七日他向蘇妮亞佩爾斯女士提出了婚約，她是一個德國醫生的十八歲女兒，已經俄羅斯化了。託爾斯泰素來不守緘默的，但對此一生的重要關鍵卻奇怪地抱着沈默。我們不知道他對蘇妮亞佩爾斯女士發生的愛情由於實然的感情，還是情火已熾熱了數年。根據羅曼羅蘭，託爾斯泰的戀愛至少在四年以上，因為家庭快樂中的女主人公蘇妮亞外無第二人。根據阿爾麥·毛特君，蘇妮亞佩爾斯和故事並無關係，因此和俄羅斯文學界最完全的萌芽是不相涉的。惟以實事擬論之，毛特君顯然錯誤而羅蘭君顯然是對的。只有書札和行述可以最後闡明這一個文學歷史中的疑團。出乎異常的急迫，好似託爾斯泰恐怕再延遲便將死亡，好事不免成空，在訂婚一週以後婚禮就舉行了。學年和浪遊年至此告終，接着是家庭快樂和藝術創造的和平年份。

第六章 完婚——「戰爭與和平」

從一八六三到一八七八的以後十五年，是託爾斯泰的中年時期，是天才躍然和家庭快樂的年份。給這位著作家產生了一個人口繁多的家族。祖遺的產業上又增加了千畝。他的兩部偉大傑作於是時寫成，當這時期的終了，託爾斯泰已成為他種族中神聖的著作家了。

他的完婚實在是一個危險的試驗。一個具有天才的人往往是一個不好的丈夫，託爾斯泰也和一般男人相同，而且不像能够成功一個好的丈夫。以一個有急躁和恣肆的偏性的男人，在懷疑之下，和一個十八歲的女子結婚——比他的年紀僅及一半——似乎不免要發生病態了。

他已自覺自己所處的危險，所以耽擱許久，經過好多年的靜觀默察。假如託爾斯泰不是已渡過了易受惑的年齡，任何人對於愛情和婚姻的事情總逃不了為感情而衝動的。他有一種天性嫌惡像喬琪桑 (George Sand) 一輩的文豪，他們欺騙沒有經驗的人，他們把一生命運最有關係的問題歪曲了現實，明明是一件失敗的事，或是一件慘劇，他們卻易其內容編成一則傳奇的詩歌。因此之故，人人可以明白，在託爾斯泰的全部著作裏，沒有一件婚姻是出乎虛擬的。安德爾王子 (Prince Andre) 和麗莎 (Lisa) 的婚姻以及他向奈泰歇 (Natascha) 乞婚的俱告失敗。祕萊 (Pierre) 和海倫·可娜琴 (Helen Kouragine) 婚姻的失敗。甚至那模範的丈夫和模範的妻，婁虔和尼古拉斯·羅斯託夫，在數度不歡之後，僅稍告平靜。他

們的結合是充滿了失望和誤會的。在後來的故事，伊萬愛立夫和克魯采蘇納他裏則更爲舉世所公認婚姻的悲慘表現。

婚姻和詩歌及傳奇是迥不相同的，託爾斯泰認爲這是每一男子一生最嚴重而最關命運的一種步緒，失敗的機會遠甚於成功。成功的一個依據是以愛情爲基礎，勿魯莽從事或輕於受人誘惑，須以智識與經驗爲解決的不二途徑。

託爾斯泰必是爲監視自己墮入被誘和浪漫的危機起見，才做家庭快樂的，正和哥德寫維特之煩惱（*Sorrows of Werther*）一般。不論蘇妮亞佩爾斯對故事中的女英雄有沒有什麼關係，有一點是一定的：當託爾斯泰在寫的時候，他的精神已傾向於婚姻之上了。以我的解釋家庭快樂並不是真的根據託爾斯泰生活中以往見聞編成的一部書，無非是對他自已婚姻所假設和預期的成就。此書又使他警戒自己趨向病態結合的危險，以及一切誤會的可能性，所以託爾斯泰像家庭快樂中的英雄一樣，以英雄的熱忱，將包括他野放和「浪費」年齡時歷史的祕密日記獻給他的未婚妻觀看。

大半由於託爾斯泰的婚姻是建立在完全無僞的基礎上的原故，所以這一回冒險的結合並沒有證明完全失敗——至少在最先十年之內。（見註）但是也因為託爾斯泰伯爵夫人是一個傑出的婦人。她有和她丈夫同樣的多量聰慧和氣質，她更有她丈夫所缺乏的好品格，是在她困難的地位裏非常需要的。她對他不僅是一位專心而同情的妻，更是一位親切的規勸者和一位井井有條而精明的管理人。

(註) 未印行的通信和秘密日記洩露出託爾斯泰和他妻間裂痕發生之早遠甚於外間所懸想的，這裂痕使他最後三十年中受着不良的影響。

即以文學的眼光而論，她亦是一個可貴的助侶，對於他的藝術活動絕不致發生障礙的。以她處事有方的品性補足他不善處事的缺點，竟有許多次願她從經濟困難中把他解救出來。她一生的責任就是解決物質上的困難。她是他不辭勞怨的祕書和書記。據說她曾為戰爭與和平全部著作謄寫過七次。只有她能够認清他的手稿——是不容易的事，因為託爾斯泰書法之難以辨認較之拿破崙為尤甚。

夫婦間諧和的關係非常顯著，因為託爾斯泰伯爵夫人從不干涉她丈夫的意見，在從事她細心的定課時既無使她不耐更無使她怨尤。實際上她是沒有託爾斯泰的理想主義和狂熱主義的。飽學而文雅，而且是一個精巧的畫手，她十分喜歡享受我們的墮落文明時代中的工藝，她不喜歡簡單的生活，終想一求實踐。這些意見的分歧必引起最初的許多誤會，但是託爾斯泰伯爵和伯爵夫人都默許各不相涉的。只是到了後來，裂痕漸深，地位愈形困難，直到他的最後三十年，碎口已成，地位更不易處了。

但在當時裂痕還潛伏在命運的子房裏，所過的日子都是愉快的。託爾斯泰在那種安享的境況中生活着，一直保持到最老的年齡。我們從安娜喀倫妮娜第二部描寫婁婁鄉居生活的美妙詩歌中可以看出那幾年中的少年夫婦。

託爾斯泰因要挾而放棄了他的雜誌和學校，克魯泡特金王子未加評論即允許了，政府的干涉使他

的計劃無從實施。但是實情是爲了他思家太切，而且他早存了「養蓄銳氣」預備致力於更野心的文學嘗試。

戰爭與和平的動機必在他完婚後不久起的。他本來決心寫一本關於十二月叛黨以及亞力山大一世逝世後革命運動失敗的歷史小說，但在他開場檢討那時期中引他注意到拿破崙戰役，他以藝術家的眼光立即明白此間可以供給他一個偉大國家壯烈史的題材。再引他注意的是和他自族的列代家乘相關，使他正好把他自傳的心向充分的發露出來。戰事神勇的傳說仍然灼灼於夏斯拉夏·鮑婁安拉，託爾斯泰以爲於此他已腳踏實地了。

他立即從事工作。「收羅工作」和探索的辛勤是可驚的。他支配着大量的當時史乘。他搜尋一八一二年的戰場；他參考博物館和檔案；他博覺傳記和家族歷史。任何人要是讀到那些生動的時期可以看出所有託爾斯泰研究的事實來源是無不具備的，而且可以發見有些事實爲他人所不及料的。

好久以前我讀過若瑟第馬斯德 (Joseph de Maistre) 的書翰，他在戰事中是沙狄尼亞 (Sardinia) 國王派往彼刺堡的大使。在有一封信裏我看到一節生動的章句是我在戰爭與和平中稱許過的。託爾斯泰把同時代的文章參合在他的著作裏，好比莎士比亞把孟太恆 (Montaigne) 的一節章句抄襲在他的狂暴 (The Tempest) 中一般。只有具天才的人才慣於做這種剽竊的技倆。

稱戰爭與和平爲小說尙欠確當些，因爲每一段節目都由實事取材而來。每一位人物不是歷史的代

表便是家族的寫真，以李伯蘭 (Rembrandt) 似的精細筆法描摹着。歷史人物和虛擬的僅有判別，就是真正的歷史人物給我們印象的深刻遠甚於前兩者的次真性，因為託爾斯泰總不免對於他們缺少接近以及缺少個人的認識。

米里及谷維斯基 (Merejkovsky) 在他的不正直但炫耀的書中，關於託爾斯泰有妄誕的記載，以為當戰爭與和平作歷史文學觀是一個顯著的失敗。以一個具有天才的人如米里及谷維斯基的謬誤和妄論較之平凡的無名之輩自足子人以較深的影響，但在米里及谷維斯基的批評中有一節確實的重要原理卻為大眾所忽略。批評中敘述著者對於深入真實性的認識，即託爾斯泰詩文 Diehung 的藝術卓越甚於敘事 Wahrheit 是可信的。戰爭與和平一再說明阿立斯多爾 (Aristotle) 諺語的真實和意義，以為詩比歷史更為真實——那就是說，詩不僅是更美麗，或更激發，而且有一種深入的真實性。正因此理，託爾斯泰以他的正感以為純粹的歷史和詩作競爭是多麼的不可可能，所以沒有犯王爾德司各德爵士 (Sir Walter Scott) 屢次造成的藝術過失。德國歷史學家 藍基 (Ranke) 指出奎因汀·杜華 (Quentin Durward) 裏路易十一世 (Louis XI) 的角色不合事實。這種錯誤是非常嚴重的，因為路易十一世在全部著作中是佔在前景的。相反的，在戰爭與和平中，主要的歷史角色，亞力山大和拿破崙，是謹慎的置在後景，僅以少許生動的輪廓描出。唯一例外的歷史角色，出於全力描摹的，是總司令高德索夫 (Kontousof)。解釋是這樣的，即使在實際的歷史裏，高德索夫也是一位難以索解的角色。因此託爾斯泰的理想無礙於

實際，他適當的描出高德索夫，不像慣例的大軍事家，他本不是那一類人物，卻像儀型的俄羅斯兵士聽憑天佑而打仗，常是任性地妄爲。

就是在安娜·喀倫妮娜裏，亦由三個以上——羅斯託夫，鮑空斯凱，高萊金（Kouzmin）的命運——的情節組合而成。託爾斯泰不相信世傳純正一致的定例。人生過於複雜難循習俗的純正理想，藝術應將實際人生的錯綜繪描出來。藝術才能所啓示的，非於單純，或真實的摧殘，但在善於將互相依持和抵觸中的角色處理和類集。

國家的命運和家族的私有命運是密切相關的；以他精於解剖個人，託爾斯泰於描摹偉大的歷史運動和團體行動不下於斯輪老手軍隊調動，戰事突起，共濟會員之祕密集合，政治家之會商，一社團會客室之談話。

託爾斯泰魔力的主要祕密，就是天賦着一種交感心。對於他的主題發生交感常是對他的激勵的條件。要不是直到他傾入緊張的交感，他覺得無法進行他的工作。因為那種理由他放棄了許多業已擬就了的主題。他摒棄了一部計劃寫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著作，因為這人和時代均和他不合。他摒棄了十二月黨員記，因為他的靈魂不和爲黨人奉爲教義的自由主義共鳴。

當一個人讀到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喀倫妮娜的時候，他要驚異託爾斯泰摒棄任何主題或任何人羣僅僅爲了缺少交感，因爲在那兩部偉大的著作中和他交感之列的殆遍於全世界。這似乎是他個人種

種的遭際，他的掙扎和浪蕩，給了他開啓每一種人類的心的鑰匙。在戰爭與和平裏，新的世紀和舊的，王子和農民，懷疑派和篤信派，兵士和外交家，法庭和營幕，一切都被魔杖所觸而啓發了。每一個角色表現的是他的本來面目，說的是他自己的語調，正和實在的身分一般無二。

雖則天賦的交感心及識別力是託爾斯泰藝術的真祕密，但他從未因交感而將他的角色導入於非非想中。他的鍾情於蘇妮亞或奈泰歇無異於彫刻家鍾愛他的塑像。甚至他於詩的忠實亦把持綦嚴。他具有最高藝術家超然解脫的態度。他描摹他的英雄和烈女醜美畢露。對於他實則既無英雄更無烈女：他們不過表現人類的脆弱遭遇而已，由於愛心和憎惡，機巧和奮勉，希冀和失望。

在著作進行中，訓誨的成分漸漸強烈起來。似乎慘劇愈深，則託爾斯泰於此愈得到了和勃曹霍夫一樣悲哀的教訓和命運的警告。著作的氛圍由在米德爾·雪勒的沙龍 (Salon of Mme. Scherer) 中瑣細會話爲開始，至英雄性的犧牲爲終結。但是異常的事情是訓誨的傾向不影響及舉動或角色。託爾斯泰在每一章的終結或開始把他自己的理論示給我們；但他不讓他的角色詮釋他們的理論像泰西德士 (Tacitus) 或蘇莎狄斯 (Thucydides) 假他們英雄的演說以發展他們的哲理結論那樣。託爾斯泰從不牽線：他常常留於客觀，當他要綜合他的人生哲學時，他將牠轉移到一個判然的結論，好比希臘詩人將和唱句放在悲劇之後一般。關於戰爭與和平結論的哲理論議是這樣的和著作本身獨立而隔離在許多版本中竟完全省略了去。

畢 湖 的 拉 安 獎 超 夏 拉 斯 夏



歷史的理論對與不對非我們此處所計及；比較重要的是明瞭牠們對託爾斯泰人生規律的關係，以及理解牠們在他的個性中樹立的根基多麼深遠。尤其有趣味的是牠們潛伏在悠遠進展的光輝裏。

個人的如何尊貴非所計較。歷史、戰術和兵法、政治和外交，都不過是一齣可嘆的悲喜劇而已。戰略僅存於紙面。拿破崙從不爲他自己的戰爭而打仗。那完全是俄羅斯人民在作戰，俄羅斯人民本身就是那些神祕力量的唯一工具，不崇拜者稱之爲「命運」，崇拜者則稱之爲「天意」。

在無政府主義裏忽略了國家和國士，我們可以認清託爾斯泰伯爵的見解和後來歷史上的德謨克拉西精神如出一轍。同樣有意味的是敘事中的其他角色：對女人的姿態，結婚的憂悶觀念，舍此而外，還有心靈的痛楚，厭世主義，映照着晚年的轉變。

戰爭與和平之後，創造力的活動暫告休歇。在休歇中那可驚的天才並未間斷於工作，但以別種形式的工作來代替而已。斷絕了的教師和說教生涯又於此開始。

一八六九年夏季專心於研究哲學。下面的信是非常重要的，因爲牠顯出東本華（Schopenhauer）勢力的悠遠，而且牠更證明早在一八六九年，尚在最後轉機十年之前，這位德國思想家的絕望哲學已於託爾斯泰的靈魂中發見了直接的和熱切的回響：

「你知道這一個夏季中的我嗎？未嘗休息的消魂於東本華中，還有心靈的享受是我以前不曾經驗過的。我把他的著作攏總購買了來，讀之又讀。（好比讀康德 Kant 的著作一般）而且可以

擔保沒有研究他學問的學者有如我在這一個夏季裏讀得這麼多和發見得這麼多的。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改變我的意見，但在目前我確信束本華是人類中最偉大的天才。你說他曾寫過某種或其他關於哲學的題材。你所謂『某種』或『其他』是什麼？整個世界都在一個異常生動和美麗的反射裏。我已開始將他翻譯。你願意參加那種工作嗎？我們可以一起出版的。讀過了他之後我不能料想他的名字怎樣會默默無聞。唯一的解釋是他屢次申述的一句話，就是除出了愚人世界上難得有別的人……」

託爾斯泰復從事他早先的教育勞役，再開起他的學校。舍他更沒有人十分適當以承受華次華士 (Wordsworth) 致米爾登 (Milton) 的讚揚——

「他的靈魂負着最下層的使命。」

他致力有年苦心完成一種平民化的讀物。便於大眾閱讀起見題就「ABC」以爲書名，這證明不單於平民教育裏即於俄羅斯的文學歷史裏亦劃分了一個時代。懷着熱望從事他的第一次教育試驗，「ABC」讀物非常的精密，證明非常的適用，而且間接給這位著作家開了一條文學活動的新領土。

以他早先做教師的經驗，託爾斯泰常常感覺要替人們設法一種合適的讀物。流行文學僅足供少數人療飢。文學家並不世人所需要的供給他們：他們僅以極低的滋味去誘騙。所謂需要的是一種既名貴而又真正平民化的文學。但是託爾斯泰理會人們唯一能領悟的文學是他們自己所寫的文學。那種文學

存在民間歌曲和民間故事裏——一種無價的文學——和慣例傑作的關係好比田野的百合花和暖室的花朶一樣。託爾斯泰致力於發掘這些民間埋沒了的寶藏。他搜集出乎農人口述以及出乎人類原始詩歌的故事。將搜集來的資料加以琢磨而敘述之，他寫成一種精選的民間故事，開始是一八七二年美妙的高加索的犯人，結束是三十二年後的西柴海騰 (Esahaddon) 和康納·俄雪乃依夫 (Korney Vasil'yef)。這些故事已經够在他崇拜者的精神組織裏存留不朽的印象了。可喜的是這位著作家的天才能够將精神的食物分配給成千的學者以及數百萬的茫無適從者。

因研究原始文學使他密切地和希臘詩辭接觸。及年至四十，他又致力於研究古希臘語，他以通常的熱忱埋頭於那種研究裏。

「我接到你的信在一個星期之前，但是沒有答覆，因為我自朝至暮都在讀希臘語。我不寫東西，只是讀着；包列所夫 (Borisof) 可以作證，你的皮（當我希臘語文憑的羊皮紙用）有點危險了。那似乎令人不信和驚訝的，我讀了愛克生諾豐 (Xenophon)，而且現在能够過目成誦了。讀荷馬還需要一本字典和相當的努力。我切望地等待一個機會將這種新的本領表現給人家看。但是我多麼的快樂上帝賜我這種愚行！在第一點說，我因此享受着快樂；第二點，我逐漸相信一切人類的語言產出真實的美麗和簡單的美麗是我難以言喻的；（像一切其他的人只知道而了解一樣）第三點，因為我已停止而不再寫累贅的廢辭了。我這樣做是犯罪的；但是，上帝在上，我決不再做了。」

請看老天的面上，給我解釋，爲什麼不提起在我前面的伯拉圖（Plato）和荷馬，就沒有一個人知道伊索伯（Aesop）的寓言，或是甚至恰情的愛克生諾豐？以我能力所能判斷的，覺得我們根據德文版本的翻譯，只是糟蹋了荷馬。用一個平凡而又逼肖的比較，牠們像煮沸的和蒸溜的水，至於牠就像泉中汲出的鮮水，在日光閃耀中和齒牙相接；即使牠有微塵，也仍然顯出牠比較清爽和新鮮。……你可以欣慰了；沒有希臘語的知識，即等於沒有教育。但是那一種的知識呢？如何可以得到呢？如何使用呢？這些我在白天可以回答得清楚。」——（阿爾麥·毛特，第一卷，第三二七——三二八頁。）

我們在這封信裏看到「沒有希臘語的知識，即等於沒有教育。」四十年後託爾斯泰卻以嘲弄的口吻向崇拜希臘藝術家諷刺了，他以爲「基督訓誨一千九百年之後，國家藝術的最好表現，就在選擇人生的理想，這種理想在二千年之前被一個輕微的，半開化的，蓄奴的人把持着，能夠做造赤裸裸的人體非常逼肖，以及建築怡心悅目的房屋。」

他的精力過份消耗之後，他就到伏爾加去了，該處他方置備了許多產業。

當他精神復元，該區域被荒歉所光降，那在俄羅斯是週期的災難，和印度的情形一般。最先引起他注意賑災的問題。他不辭勞瘁工作數月以爲遭受荒歉打擊的人民謀救濟。捐款簿由託爾斯泰的努力總結超過二十七萬金鎊。但他立即理解到沒有暫時的救濟可以抵抗這樣重大的災禍，災禍的主因不在偶然

的荒歉，而在土地和財富的分配。從那天起經濟問題開始吸引他的注意。結果使他成爲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一個信徒，使他竟有一天爲那種他表白過和他大部分人生無關痛癢的政治改革作辯護。他在「ABC」讀物上盡了三年的力役。而安娜·喀倫妮娜——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著作——的完成僅費了兩年工夫。像許多別的文學傑作一樣其觸機往往由於偶然而起。

「這年之前，一個姑娘叫安娜的，和一個鄰近的花花公子拔貝訶夫（Bibikof）同居一起，爲了妬忌拔貝訶夫鍾情於他們的女管事而自殺在火車之下了。託爾斯泰知道這事的一切細情，還親自到驗屍所去過。這事供給了他一個題目；但未立即實現，直到一八七三年三月因偶然的動機，使他開始實地寫這本書。有一天遇到一冊普希金的著作翻開着露出卷首的『碎片 A Fragment』開端的話是『客人來到鄉下房子』。託爾斯泰碰巧看見這本書，注意到其中的事情，以爲是故事如何開始的例子。有些人更嘲笑地向他建議以爲他可以開始寫一本那樣的著作；託爾斯泰於是立即動手寫安娜·喀倫妮娜，該書開端的第一句話是『大家在奧柏倫斯基（Oblonsky）的屋中懺悔。』（阿爾麥·毛特，第一卷，第三四五頁。）

像拜爾薩克（Balzac）每一種偉大著作，以及莎士比亞每一種劇曲，安娜·喀倫妮娜是出類拔萃的一則情慾悲劇。牠表現超過感情的盛熾慾火不顧一切法律和習俗，直等到個人被他所不顧或干犯的慘酷法律而擠潰。像拜爾薩克和莎士比亞一樣，託爾斯泰約束着對於道德觀念不存偏倚，他不根據聖賢的訓誨而說教。著作家懷着一種宗旨去寫述是處在危險之中的，尤其要將他的英雄烈女做成傳達他理

論的人，託爾斯泰就是那一種著作家，因為沒有人不為熱切的主見而鼓動的。但由於某種超自然的狹窄性或兩重人格之故，藝術家 and 教師往往保持着隔絕的，藝術家慣常表明的思想和感覺是教師所不知道或不贊成的。他讓人生自己得到教訓——倘果如是，這種教訓非我們淺薄的解釋所能及。像以安娜·喀倫妮娜的情形而論，雖則她自己受到了干犯的報施，但在這部著作中大致是淫惡未附帶懲戒，貞潔未附帶報償。邪行者並無不樂，貞潔者並無歡快，甚至她們連稍舒或同情也沒有。陶樂·奧柏倫斯基（Dolly Oblonsky）是一個賢妻良母的儀型，但是她一生薄命。她的丈夫司蒂華（Stiva）是一個邪行的罪犯。但他老是笑逐顏開而且大家都高興接近他。佛龍斯基（Vronsky），專事誘騙婦女的人，表面好像一個完全的紳士。而他也逃去了道德的攻擊。他於安娜的愛果然可以說比較誠懇。他的人生變得稍為高尚，他的性質也稍為真摯。唯有安娜·喀倫妮娜個人受了命運支配的痛苦而犧牲了。

那是託爾斯泰師束本華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人類的性質由搖籃以至墳墓是永存不變的，而個性的一致亦猶之文學戲劇的一種例規。相反的，在託爾斯泰的著作裏，性質是由於環境滋長和成就的。在戰爭與和平裏，琵婁（Pierre）的妻奈奈和被安納得爾·高萊金（Anatole Kouragin）的美貌所引誘的易於衝動和意志薄弱的女子完全不同。做了主婦的瑪麗·福康斯凱公主無復做女兒時表現的懦弱而柔和了。在安娜·喀倫妮娜裏我們觸着的亦是由於同樣的步驟滋長起來的。只有輕浮或淺薄的如司蒂華王子以及涉於偏想的婁婁哥哥未曾變遷過。其餘的一切角色，凱德（Kitty）和陶樂，婁婁和佛龍斯基

俱因人生歡樂和愁苦，奮勉和掙扎而逐漸改變了。

安娜·喀倫妮娜和佛蘭西斯加·第·雷米里 (Francesca di Rimini)，非特兒 (Phédro)，曼儂·勒司高 (Manon Lescaut)，格黎青 (Gretchen)，地位並列，是文學界偉大愛人中的一個。安娜擯去了讀者的魂魄直到終結，又握住了他的同情。我們用不着加以評判只有憐憫了。她的角色是一個洞照矛盾的奇異集體。著作開始她以和事老的身份出現，但是她命中註定要破壞她週圍的一切和平。她是極頂的天真和樸實，那種樸實就是她醉人的一部分。她是出類拔萃的誠實，無奈她是被迫生存在詭騙的氛圍裏。她恨她的丈夫，無奈她拒絕離婚以恢復他的自由。她的摯愛她的孩子是她忍痛的最高依賴，無奈就是爲了那種摯愛奪去她的心，成爲驅使她癡狂和自殺的主因。

她丈夫的角色也是藝術上的一個勝利。在勿歐革忒教授 (Professor Fauguet) 的評語裏以爲他是全部著作最完全的創造物。他是官僚思想的顯赫派。一個忠實的人和一個紳士，他浸染於體面和慣例的道德，他常常將道德的主觀誤會了社交的公式。但是官僚仍然有一個靈魂，到底會遭受着痛苦。在危殆的時辰裏，他在懷罪之妻的病榻邊興起高尚寬大之心，充滿了孩子似的溫順和單純了慈悲的神聖道義。

安娜·喀倫妮娜是託爾斯泰的傑作，也是世界文學中的一個山峯。極端偉大如戰爭與和平者，安娜·喀倫妮娜尤遠過之。藝術是更爲細膩和更爲得體，情緒是更爲深入，雖則較和緩些。其中人生的悲慘含蓄更富。資料更富於世界性。牠不是一個純粹的歷史趣味，牠討論到人類的不朽問題。

第七章 託爾斯泰的轉變

託爾斯泰於安娜·喀倫妮娜完成之後，他正達到他力量的全盛時期。他的勢力在俄羅斯已及最高峰，還逐漸擴張到別的國家去。突然全世界爲他被神恩所觸的新聞所驚愕，爲了他熱烈地相信一度崇拜過的空虛偶像，而且決意將使他揚名的藝術放棄。情與愛的解剖家自此將非難一切愛情，只愛基督以及爲基督之故而愛鄰人了。文學中描寫高貴人物的最成功者自此將僅頌揚簡單的人生。無量數產業的擁有者，一個正值昌隆的族長制家族的父親，自此將放棄光榮，做一位新的阿雷雪的聖勿朗西斯 (St. Francis of Assisi) 和貧困相擁抱。

對於一個法國人或是一個英國人這種危機之來不免受一打擊，但非所以語俄羅斯人。在託爾斯泰前後同樣的危機曾發見於許多俄羅斯著作家的人生。戈谷爾，俄羅斯著作家之父，最偉大俄羅斯喜劇的著者，他一生的後部是消磨在神祕的默想中的。杜斯篤意維斯基 (Dostoyevsky)，他的名望和勢力足與託爾斯泰相抗，他的犯罪與刑罰 (Crime and Punishment) 的力量僅次於安娜·喀倫妮娜，舍去了因之受充軍罪監禁在西比利亞的自由和前進主義，而變成教堂裏的一個神子 (Pious son) 和西柴 (沙皇) (Tsar) 的一個忠義順民。佛拉第滿·蘇勞河夫 (Vladimir Solovioff)，俄羅斯出產的有力思想家，轉而信奉天主教，晚年犧牲了短暫和光輝的事業，嘗試實現希臘正教和天主教會的復合。

俄羅斯人的氣質較之西方人的氣質更爲極端和更爲感奮。宗教觀念的深入俄羅斯較之任何別的国家爲甚。是凡密切觀察過俄羅斯農民宗教生活的，是凡和開拂（Kield）或耶路撒冷（Jerusalem）的俄羅斯朝香客混過幾天的，會疑惑俄羅斯是今日世界上最崇奉基督教的國家。他們的靈魂似乎更爲接近聖經的簡單真實，而且差不多達到了毀滅的主義（Doctrine of renunciation）。俄羅斯人民對於他們所信爲真實的似乎很願意爲之犧牲。在俄羅斯殉道之風仍頗盛行。不拘階級，不拘性別，不拘年齡，都爲了崇奉受着苦行。在我們的世紀中成千百的俄羅斯人舍着他們的生命，不是爲了虛無主義（Nihilism）和無神主義（Atheism），便是爲了督基主義。

因此以俄羅斯的眼光，所謂託爾斯泰的「轉變」是不足詫異的。更無足奇的是託爾斯泰的生命已達到了這種時期。宗教上的危機不過是十五年強烈活動之後的反應。（見註）一個創造時期之後接着了一個靜觀默察的時期。託爾斯泰得以檢討過去的混雜經驗。他得以瞧出一切他的想像和幻影如何因一觸及真實而消沒。藝術啓示給他情緒的可畏悲劇。政治歷史啓示他前進和革新主義理想的空虛。虐政流行和跳躍着在他的週圍；虛無黨人的陰謀層出不窮，極端的預備行刺解放者西柴（沙皇）（Liberator Tsar）。舍宗教之想象無以滿足他富於情緒的靈魂羨慕至善及不停息的心神渴欲和平。

（註）此節可與一九一一年一月份時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之託爾斯泰的人生與哲學一致觀參看。

阿爾麥·毛特君（第一卷，第三九三頁）相信託爾斯泰的轉變是根本「心理的」恰和卡提乃·

紐門 (Cardinal Newman) 的轉變一般，我不與之同情，牠的成就由於腦的激動尤甚於心的激動。心理於託爾斯泰二十年來素未考慮和非難之中不能供給一個簡單的證據。轉變，如在聖奧格司汀 (St. Augustine) 和巴司格 (Pascal) 的情形裏，他的「思想」就是他可愛的小冊子，傳留深遠甚於心理。這完全是一種「意志的」轉變。牠是情感的，天然的，氣質的，生動的。心所激動的原因非理由所能解釋。託爾斯泰的轉變是極少類似「心理的」，他的主要企圖在投棄宗教上一切心理的及屬於教義和抽象的門面話，只保留屬於道德的訓誨。這是對的，到了後來，當最大的危機平安過去，當第一次的精神寒熱病低降，託爾斯泰不停息的心理就中止打碎或改弱那些已經成立的宗教信條。但在危機之前和在危機之中，具有澄清觀察可驚力量的心理僅在激動一個轉變的精神順序或生氣動機的分析，但那些順序和動機對於分析是完全獨立的。

我們現在以託爾斯泰在其懺悔錄裏自己的報告作為鑒定。他的懺悔錄在世界文學界所佔的地位並不較我們一再難忘的聖奧格司汀懺悔錄 (Confessions of Saint Augustine) 低微，在心靈的細巧，心理的力量，同情的自貶和謙遜，以及悲痛的熱誠各點，更不下於羅素的懺悔錄。所以有將全篇錄出的必要，以託爾斯泰自己的說話，像懺悔錄那幾頁關於他經過的精神順序的分析供給了他一生和工作的鑰匙。

★ ★ ★ ★ ★

五年之前我遇着很奇怪的情形。起先我經驗到間息的混亂和生活的拘束，我好像不知道如何生活

以及何事可做；我不免覺得空虛，變成了束手無策。但這情形過去，我又如初的生活下去了。於是這種間息的混亂開始逐漸地頻繁起來，而且常是同樣情形。牠們常常以問題表明着：生活的意義爲何？生活的結果爲何？

起先對於我似乎這些是沒有效用和不相關切的問題。我想那是大家都知道的，假如我要提出解答，不會費我多大的工夫；這時我無暇顧問，但當我要做的時候，我可以找出回答來的。然而這問題開始不息的翻覆着，而且一步一步的堅執要索回答；好比墨水點老是滴在一個地方，牠們聚攏來成爲一個深的痕迹。

那就像每一個人害着一種致命的內病。起先出現小病的普通徵候，病人不去注意；於是這些徵候逐漸頻繁地出現，而沉入一個纏綿的痛苦時期。痛苦增加着，等到病人想起他不過僅爲了一個小病竟變成比世界任何事都重要了——那就是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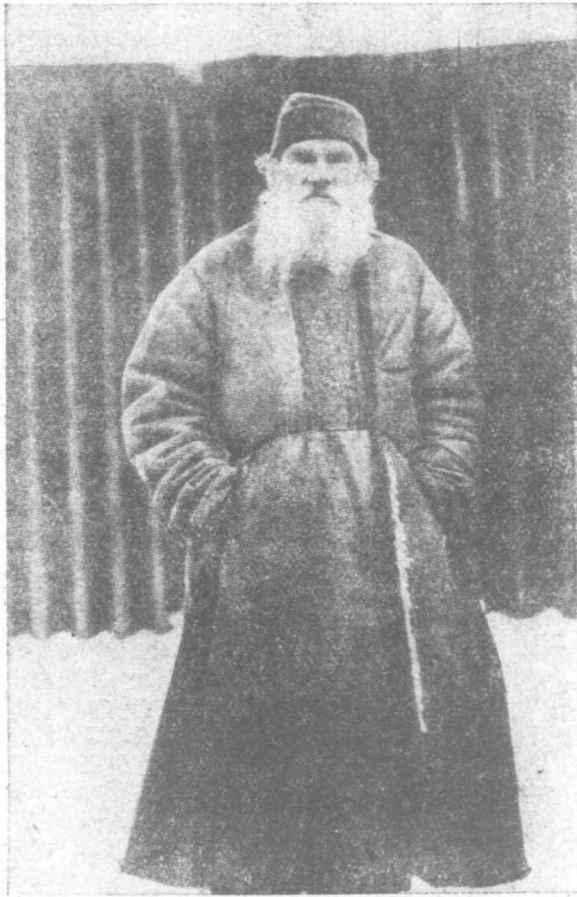
那就是我所遇到的。我明白牠不是偶然的小病，而是很重要的事情，假如這些問題不息的翻覆着，是應該將牠們解答的。我就這樣試試看。這種問題似乎是愚蠢，簡單，稚氣的問題；但當我一接觸牠們而嘗試回答的時候我立即變成相信(1)牠們不是稚氣和愚蠢的，而是最重要和最深入的人生問題；(2)儘我多方嘗試，我不能解答牠們。

在我佔有桑瑪拉(Samarra)產業，我兒子受教育，或是著一本書之先，我必須知道何故我要做牠。在

我不知道何故之中我不能做一點事和不能生活。那時處理產業的思想大大的佔有着我，而突然的起了這種念頭：「好吧，你將在桑瑪拉省有一六〇〇〇畝土地和三〇〇匹馬，以後如何呢？」……我是完全紊亂了，不知如何想是好。或者，開始考慮給我孩子受教育的計劃，我就要對自己說：「爲什麼呢？」或者，當考慮着怎樣會使農民興旺的時候，我突然的對自己說，「但是什麼是我的事業呢？」或者，當想到我的著作可以提起我名譽的時候，我對自己說，「很好，你會比戈谷爾或普希金或是莎士比亞或是摩勒更有名望，或更甚於世界上一切的作家——那末再下去的結果是什麼？」我始終難以解答。這問題不欲等待；牠們必須立即解答，假如一個人不將牠們解答是不能生活的。但是終沒有回答。

我覺得我站在的地位已崩潰，我腳下沒有東西放置着。我所恃爲生活的不再存在，而且我沒有東西可以恃爲生活了。

我的生活近乎一個靜止的狀態。我能夠呼吸，飲食，和睡眠，但不由我自主地做這些事情；此中沒有生活的意義，因爲沒有實踐的願望使我能夠想是合理的……假如一個神仙來願意把我一個實踐我願望的機會，我竟不知道以何者爲要求……假如在麻醉的瞬息間我覺得有幾種事情不能謂爲願望，但是被以前的願望所留下的一種習慣，在清醒的瞬息間我曉得這是一個靈感，實則所望者皆空。我甚至不敢望知道真實，我在猜想牠究竟包括在什麼裏面。真實者就是生活是無意義的。我不由自主的生活，生活和前進，前進直到我臨近了懸崖，清楚的看出我前面沒有別物只有毀滅。停止不可能，回頭不可能，閉眼或不看



託爾斯泰肖像

當前的空虛只有痛苦和真正的死亡——完全絕滅也不可能。

到了這種地步，我是一個康健，幸福的人也覺得不能再生活下去了；有幾種難以抵抗的力量逼迫我退出生活之途。我不能說我願意自殺。無奈驅使我退出生活的力量比較堅強，充實，和較之單簡的願望更為廣佈。

現在毀滅自己的念頭和先前怎樣改進我生活的念頭一樣自然地襲來了。牠是這樣的誘惑着我不得不多方避免，否則怕馬上會成功的。「要不是我能認清事理隨時可以觸發的。」我總算是幸運的人，自己藏去了一條繩索，否則我每晚單獨在室中卸衣的時候恐怕會在板壁的交界處上吊了；我又停止帶鎗出去射擊，否則恐怕會被這種便捷的方法誘惑而結果我的生命。我自己毫不知道什麼是我要的。我害怕生活，願意逃避了牠；但仍對牠有所希冀。

當我考慮四週何者是完全好運的時候，這些混亂的念頭一起降臨到我。我年未五十；我有一位賢妻，她愛我，我也愛她；好的兒女，以及一筆大產業用不着我費多大的勁能夠發達和增加起來。我的親戚和相識都尊敬我比以前更甚。我被人家讚揚着，用不着自己謙遜可以料想我的聲名是大眾咸知的。不但我沒有癡狂或精神的不健全；甚之，我享受精神和體質的健全在我同樣的人們中間尙極少遇見。體格上我可以和農人一同刈禾，精神上我可以連續不斷著作八小時至十小時，從未在這樣奮勉中經驗任何不適。

我心中隱藏着這樣一種意思：我的生活是冥冥中有人在給我愚蠢和尖刻的玩弄。雖則我不承認「有人」創造我，但是那種狀態的表現——由於有人給我刻薄和愚蠢的玩弄將我放置在世界裏——就是代我表白的最自然狀態。

有一則東方的故事，傳述已久，說一個旅客在曠野中被一頭猛獸追襲。避過了猛獸他爬入一口枯井去，但在井底瞧見一條龍露出利牙要將他吞噬。不幸的人，既不敢攀出來恐怕要被猛獸毀滅了，又不敢爬入井底，恐怕被龍吃了去，抓住了井檐邊生着的一條樹枝緊執着。他的腕力漸漸微弱，他感覺到他立刻要陷入上面或下面等待着的毀滅裏去了；但是他仍然堅執着。他看見兩隻小鼠，一隻黑的和一隻白的，在他攀執的樹枝幹上來來去去，還在那裏齧着。樹枝如果立刻折斷，他便要跌入龍的牙牀裏去了。旅客瞧着這情形知道他將要受不可避免的災禍；但當他還掛着的時候，他四週一望，發見有幾滴蜜在樹枝的葉上，他就以舌過去舔着。我便是緊執着生命的樹枝，知道龍口之死不可避免地在等待我，預備把我塊塊分裂；我還不能明白爲什麼我會陷入這樣的險象裏面。我還要舔着以前誘惑我的蜜；但是蜜已不再有愉快給我了，日和夜的白鼠和黑鼠正齧着我掛着的枝幹。我清楚地看見了龍，蜜已不再有甜味了。這並不是一則故事，而是人人澈悟到難以回答的真正現實。

生命的娛快觀念以前使我忽略龍之恐怖的已不能再欺騙我了。不論我是多番的聽人家說，「你不能明白生命的意義的，不要去想牠吧，只要活着就是了，」我不能再做下去；我已這樣做得太久了。我不能

不看日和夜的來來往往和帶我趨向死亡。那就是我所看見的，只有那是真的。其餘的一切都是謬誤。

將我的眼睛由殘酷的現實引開去好久的兩滴蜜——我的家族以及我所謂藝術的著作的愛好——對我已不再甜蜜了。

家族……我對自己說着。但是我的家族——妻和孩子們——也是人類。她們的地位和我一樣；她們要不是生活在欺騙之中，便是瞧見恐怖的現實。她們何必活呢？爲什麼我要愛她們，保衛她們，提携她們，或是護持她們呢？她們要不歸於我感覺的失望，豈非愚蠢愛她們，我不能將真實隱瞞她們；知識的每一步緒引她們到那種真實。真實就是死。

「藝術，詩辭」……我立刻看到那也是一種欺騙。我已覺得平凡，藝術是生命的一個裝潢，是生命的一個誘餌。但是生命對我的吸引業已失去；我怎樣能吸引人家呢？在我懵懂生活着的時候，生命的波浪已使我困倦——在我相信了生命有一個意義，雖則是一個我所不能表白的意義，詩辭和藝術中一切生命的反映就給我愉快；在藝術的鏡中窺人生是值得歡樂的。但當我開始搜索生命的意義，覺得我有據我自己判斷力生活的必要，那面鏡子便變成對我不必要，無裨益，可嘲笑，或痛楚了。我不能再以那鏡中所見的向我自己解嘲了，因爲我所看見的是，我的地位是拙笨和絕望。當在我的靈魂深處相信我的生命有一個意義的時候，所享受的觀象固然都是好的。於是生命裏光的表演——喜劇，悲劇，感動，美麗，和恐怖——使我快樂了。但一旦我知道生命是無意義和恐怖的，鏡中的表演便不再使我快樂。我一看見了龍，一看見了

小鼠在餵去我的支持物，蜜的甜味對我亦無復甜了。

在我五十之年引我幾瀕於自殺的問題是從不識不知的孩子以至最聰明的成人每一個靈魂裏存着的極簡單問題。根據我的經驗，這是一個不用回答一個人能不能活着的問題。牠是，我今天在做的，或是明天將做的歸宿是什麼？我整個生命的歸宿是什麼……

哲學對於這種基本的問題未嘗失去認識，牠的答案常是一個而同樣的，諸如蘇格拉底，東本華，蘇羅門，以及菩提的回答。

「我們愈和生命分離則愈接近真實，」蘇格拉底當準備死亡的時候說。「愛好真實的我們，何必和生命作最後的掙扎？舍去軀殼和一切由軀殼所主成的邪惡而解脫我們自己。假如這樣，當死亡來臨，我們怎不歡快呢？」

「聰明的人總他一生在尋求死亡，所以不懼怕死亡。」

至於東本華亦說生命是一種邪惡；蘇羅門（或是別人寫的著作歸諉於他的）則說——

「渺茫的渺茫，一切都是渺茫。人在日光之下盡力勞苦有何利益……以前的事件沒有可以紀念的，將來和未來的事件亦一無足以紀念……所以我憎恨生命，因為日光之下所為的工作使我悲苦；因為一切都是精神的空顯和困惱。」

至於釋迦牟尼，當他體味到病和死的年齡，不能在生命裏尋出慰藉來，於是決定生命是邪惡中的最

重者。他用盡他靈魂的力量以求解脫自己並以解脫衆生，要做成生命死亡之後永不再生，而將牠的根完全剷除。這是印度大哲人的說法。

當牠回答到生命的問題，這些就是人類願望的直接答案：

「軀殼的生命是一個邪惡和一個詭騙。所以軀殼的生命之毀滅是一個讚美，我們應該祈求牠，」
蘇格拉底說。

「生命不完全是邪惡；一條抵達虛無的孔道是生命的唯一美點，」
束本華說。

「世界裏的一切——愚蠢和聰慧，富有和窮困，歡樂和愁苦——盡是渺茫和虛空。人一死去，就無所遺留。那即是拙鈍，」
蘇羅門說。

「活着感受衰老病死的痛苦是難堪的——我們必須從生命，從一切可能的生命，解脫我們自己，」
菩提說。

這些大智慧人所說的正被千百萬人和他們同樣的想着和覺着。我就是想着牠和覺着牠的。

一個人不能使自已上當。一切都是渺茫的！快樂除非沒有生出來，死亡是善於生命，一個人應該從生命求解脫。

於是我開始觀察和我同一類的人的生活，發見他們遇着這問題的不外乎四種情形中的任何一種。第一種情形是那種無知無識的人。有些人——尤其是女人，或是青年或是很拙笨的人——還不懂

得生命的問題；可是我，已懂得牠了，不能再閉住我的眼睛。

第二種情形是那種耽於逸樂的人，蘇羅門表白過他的意見：「我所以提出了歡樂，因為一個人在日光之下更無善於吃，喝，和尋快活的了。」

在這情形裏就是我們圈中的人給他們自己生命做成樂觀的主因。他們的環境使他們着重財富甚於艱苦，他們道德的卑鄙使他們忘記他們所處的際遇是一種偶然的際遇，並不是人人能和蘇羅門一樣得到一千個美妻和一千座宮殿，要是一個男子娶一千個妻子，那末必定會有一千個無妻的男子，至於每一座宮殿必定要一千個人在頻眉蹙額之中去建造；今日我雖偶然做了蘇羅門，也許明日我便做了蘇羅門的奴隸。這些人的卑鄙理想使他們忘記了菩提爲了何事而煩惱——不可避免的衰，病，老，死，天天有毀滅這些歡樂的可能。我不能同情這些人們；我沒有他們的卑鄙理想，我不能勉強地在我心裏產生這種念頭。

第三種逃避是那種猛奮的方法。牠包括在明白了生命是一種邪惡和一種逆悖，而毀滅牠。這種情形被少數意志特別堅強的人所採取。我以為那是最有價值的逃避方法，我願望採取牠。

第四種逃避是那懦弱的方法。牠包括在看到了處境的真實，猶密附着生命好像一個人對牠仍有所希冀，我發見我自己處於那種情形之中。

像蘇羅門和東本華一樣的活着，曉得人生是給我們一種愚笨的玩弄，仍然繼續活下去，洗沐，穿衣，進

食，談話，甚至著書，對我都都是嫌厭而煩悶，但我保持着那種地位。

在我似乎我所處大家富有，博學，奢華的狹窄圈子是代表人類的團體，其他兆萬的人，他們雖生活着直等於牛馬——不是真正的人……我久久想問，「是何意義將生命給兆萬的平民使他們活在這世界裏？」

我始終生活在這種狂奢的狀態裏面，依理不必說那是我輩高貴和有學問的人的正當生活。但是不知是爲了我對真正勞苦者的特殊同情迫我明白和看出他們並不和我們想像的那樣拙笨，或是爲了我的信心真摯使我覺得無地自容，只有把自己上吊起來才好，無論如何我已自然而然的覺得，假如我願意活着和明白生命的意義，我必須不向那些失去這種意義和願意摧殘他們自己的人中去搜尋，而是向那些兆萬過去和現在知道這種意義負擔他們自己的生活而又負擔我們生活的人中去搜尋。

在考察這事件，我瞧這兆萬的人類早已有，和仍然有一種生命意義的知識，但是那種知識是他們的信仰，這一點我不能拒絕而拒絕了。「他是上帝，一個和三個，六日中創造世界，惡魔和仙女，和別的一切，在我的理由保留之中我不能接受的。」我對自己說着。

我的地位是可怕的。我知道我在合理的知識道上找不出別物，只有一個生命的反對；在信仰我找不出別物只有一個理由的反對，其不可能更甚於生命的反對。

我是什麼？恆河沙數的一分子。在寥寥數字中存着整個的問題。

我開始朦朧地明白信仰所予的答案隱藏在人類智慧的最深處。

我懂得這點；但於事件仍無補益。

於是我預備接受任何信仰，只要它不引起我一個直接反對的理由——除非是一個虛偽。我從書籍研究菩提主義和摩罕默德主義，尤爲着重的，從書籍和活着的人研究基督主義。

事實上最先使我和週圍的希臘教接近：求教於飽學之士，教會神學家，修士；求教於思想最新的神學家；甚至求教於自稱信仰贖罪之說而救世的福音主義者。我抓住了這些崇拜者，請問他們的崇拜，以及他們對生命意義的了解。

雖則我準備儘可能的讓步，但我瞧他們所表明的信仰不能解釋人生的意義，反而朦蔽了牠……

沒有理由能夠使我信服他們信仰的真實。只有行爲顯出他們瞧見生命中一個意義能夠使我信服，那種造成使我恐懼的——窮困，衰病，和死亡——對他們不恐懼。在我週圍的各式崇拜者中我沒有見過這種恐懼的行爲。反之，我瞧見我週圍最不崇拜的就有這種行爲，但是所謂崇拜的就從來沒有。

於是我相信這些人的崇拜並不是我要找的信，他們的信仰不是一個真正的信仰，不過是生命裏一個縱樂的慰藉。

於是我開始接近窮苦、單純、不識字的一班崇拜者：香客、修士、從徒、和農民。在他們中間，我也發見一大堆的迷信和基督的真實相混雜；不過他們的迷信似乎是他們生活中必需而自然的一部分……於是我不願意進窺這些人的人生和信仰；我考慮得愈多，使我愈信他們有一個真正的信仰，那是對他們一個必不可少的東西，和單獨給他們生命一個意義使他們能夠活着……在安閑、慰悅和不平的對照中，我瞧這些人的整個生命是在沉重的勞苦中度過，而他們卻滿足地活着……我們在想死是可怕的痛苦，這些人活着也在受痛苦，平靜地向死接近，而且多半是樂觀的。

於是我覺得那些人可愛。他們的人生我曉得愈多，使我越發愛他們，我的生活也越發容易。我這樣繼續了兩年，我心中預備許久的轉變以及始終存在的致望實現了。我週圍的人生，富有和飽學的，不僅對我淡而乏味，抑且對我失去一切意義；至於整個勞苦人羣的生命，整個產出人生的人類，對我現出了牠的真光。我明白那就是生命的本身，那就是給生命是真的意義；於是我接受了牠。

我於是明白我對「什麼是人生？」問題的回答，當我說人生是「邪惡」是完全對的。唯一的謬誤，就是那回答切合我的人生，而非指一般的人生。我的人生，一個放縱而恣慾的人生，是無意義和邪惡的……我旋在聖經中發見了真實，就是人之愛好黑暗甚於光明，因為他們的行為是邪惡的；當觀察事件，一個人應以大衆的人生爲着想，不能以少數寄生於人生的生命爲着想。

能够尋出人生知識的唯一方法，是由於生活上引我懷疑我一生的德性……在那整年中，差不多每

一剎那我問着自己要不要以一根活絡或一顆子彈結果了一切——總那時期，思索和觀察我所說過的，我的心被一種痛苦的感覺重壓着，我只有以尋求上帝作為表白了。

.....

不是兩次或三次，直是十次和百次，我遇到那種情形最先是高興和激奮，隨後是失望和自覺生活的難堪。

我記得有一次初春：我獨自在林中聆牠的聲響。我聆着和老是想着過去三年中所做的事情，我又要尋求上帝了。

「對啊，上帝是沒有的，」我對自己道；「我理想中的偶像是沒有的，只有我整個生命的實體。我並不存在，沒有奇跡能夠證明他的存在，因為奇跡就是我的悟澈，此外即和理性相反。」.....

我把眼光轉到自己身上，看中心的趨向如何，我記起當我相信上帝時才是我活着的時期。過去如是，今亦如是；我只要認清上帝而生活；我可以不必記住他，崇拜他，以及顧慮着死亡.....「你還要尋求什麼呢？」我心中吶喊起來。「這就是他。他就是人沒有了便不能生活的。知道上帝和生活是二而一的事。上帝就是生命。生活尋求上帝，沒有上帝你就不能生活。」此番所得最多，一切我身內和身外都光明起來，光明不致再舍我而去了。

我由自殺被救了.....然而，可異的，我回復過來的力量不是新的，但完全是舊的——和我最早時日

中產出來的一樣。

我完全回復我最早的孩提和青年時代了。我回復到崇信我的意志，和我的幾種欲望。我回復到崇信使我人生向上的主要和唯一的協助就是根據那種意志而生活。我回復到崇信我能從隱匿許久中尋出那種意志的解釋，已有了保障；那即是說，我回復到信仰上帝，道德的完全，以及一種傳導生命意義的世說。

……

我離開了我們圈中的人生，明白他們的並不是人生，不過是人生的偽像，奢華環境中的生活奪去我們了解人生的可能性……環繞我的單純勞苦人民是俄羅斯的人民，我接近他們和他們對人生所表示的意義。那種意義，倘以文字作形容。即下面的：每一個人到世界裏來是由於上帝的意志。上帝造成每一個人能夠毀滅他的靈魂或補救牠。人在生命中的善事就是補救他的靈魂；要補救他的靈魂他必須「虔敬地生活，要「虔敬」地生活他必須摒棄人生的一切娛樂，必須勞役，卑貶自己，忍受痛苦，以及慈悲為懷……：這種意義對我的心是明白而相近的。可是這種平易的信仰意義卻和許多煩文俗節密切地連在一起，使我非從徒者畏縮而似乎不可解：行聖餐禮，教會儀式，斷食持齋，崇拜遺物和偶像。大家不能將兩者拆開來，就是我也做不到。自覺太奇怪了，我接受各事，和盡禮於儀式，早晚跪着祈禱，預備承賜聖餐。以前對我似乎不可能的，而今喚不起一些反抗了。

以我全部靈魂願望和人們混在一個地位，奉行他們宗教的禮拜定式；但是我不能做到。我覺得我是

談驅自己，對神聖不可侵犯的行爲在戲弄。在這一點上，有我們俄羅斯的新派神學著作家來給我援救。

根據這些神學家所發的解釋，我們信仰的基本教旨即教會的確實性。容納該項教旨之後才無可奈何的繼以一切爲教會承認的真理。教會好比真正信仰者以親愛聯合的集會，是以持有真的知識，成爲我的信仰基礎。我告訴自己神聖的真理不能接近一個拆開的個體；牠僅能啓發以親愛聯合者的整個集會。要達到真理一個人不應拆開；不但不拆開，且要愛好和忍受他不能同意的的事件。

真理可以啓發親愛，假如你不屈服於教會儀式之下，你顯然在反對親愛；如果顯然在反對親愛，你就褻奪你自己認清真理的可能性。我在這論斷中未見有巧辯，我未見有愛的聯合發出最大的親愛，而且確乎不能示我們以奈斯教條（Nicens Creed）（見註）定義中的神聖真理。我亦未見有親愛不能以義理的聯合造成一種真理的必然表白。這些錯誤我在論斷中未曾發見，感激之餘，於是接受和實踐大半不甚了解的希臘教會儀式。

（註） Nicens Creed —— 奈斯教條，此教條即爲希臘教全體之教條，係於五百八十九年多拉佐（Draho）大會採入者。

當履行教會儀式的時候，我抑制我的理由，屈服於傳說，附和我的祖宗——我所愛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我所景仰的幾百萬普通人。當破曉之前做教會的晨儀，我知道我做得沒錯，倘僅是因爲我犧牲我身體的自由，抑制我理智的高傲，爲了尋求生命的意義的話。然而此種犧牲以之欲圖佳果是多們的渺小。我持着齋，預備進聖餐，按着定時在家和在教堂作祈禱。

但是禮習這種儀式畢竟有了限制……

第一次進聖餐那一天的痛苦感覺使我隔了許多年後也不會忘去。儀式、懺悔、和祈禱是完全明瞭的，在我心中生出一種愉快的心境，人生的意義正在啓示我。聖餐禮的本身以我的解釋是表演紀念基督的戲劇，以及表示罪惡澄清和完全接受基督的教訓。假如那種解釋是矯飾的，我也不之計較。我是這樣的快樂在牧師——一個單純、懦弱的鄉下聰明人——之前抑制我自己和貶卑我自己，傾吐我靈魂裏的穢污，懺悔我的答戾；我是這樣的快樂浸染於寫祈禱的神父的思想裏；我是這樣的快樂和一切已信的及正信的人聯合起來，所以我不覺得我的解釋是矯飾了。當但我走近聖餐臺階，牧師要我相信我將吞下去的是實在的肉和血，我覺得在我心中有一陣痛苦；牠不單是一種謬誤的戒諭，而且是對從不知道信仰是什麼者的一種酷烈要求……

我繼續履行教會的儀式，仍然相信我所遵受的教義中含有真理，如今我明白了有些事情，但又似乎奇怪。

我聽到一個目不識丁的農夫——一個香客——談到上帝、信仰、生命、和救世，一種信仰的知識啓示了我。我接近人們，聽他們對於生命和信仰的意見，我明白了真理。當我讀聖人言行錄，變成了我愛好的書籍。除出奇迹，這種讀物啓發我人生的意義。有馬格瀏士大帝 (Makarins the Great) 言行、釋尼維區·喬薩佛 (Tsarevich Jossafa) (菩提的故事) 的言行、有井中旅客、僧人得金的故事、有殉道者的故事，都宣告

死亡不拒斥人生；有不識不知惑人的故事，其中有些不知道教會訓義爲何物的，但也得了解救。

但當我見過有學識的崇拜者或是讀過他們的書籍，我就疑惑自己，發生不滿意，中心燃燒起激怒，我覺得愈深入這些人言論的意義裏，愈使我失去真理而墮入迷途。我多次羨慕農人們的目不識丁和缺少學識。教條中的記載對他們不含錯誤，對我是顯然的背理。只有我這不幸的人，明白真理以精細的線連接着謬誤，我不能在那種形式中接受牠。

我這樣的生活了三年。最先，當我一些也不懂的時候，我自己說，「那是我的謬誤，我是罪惡的；」但我愈尋求真理，我愈明白不能明白牠，除出說騙自己，始終不能明白。

不願我的疑惑和痛苦，仍然緊依着希臘教會。但是人生的問題亟須解決；而教會所能解決的，卻反對我生活的基本信仰，最後使我不能和希臘教再聯合下去。這些問題是：第一，東方希臘教會（Orthodox Eastern Church）和別種教會——天主教和所謂徒派——的關係。在那時，因爲我對宗教發生興趣的緣故，我和各種信仰的崇拜者接觸起來——天主教，新教，老教，摩勒教，以及別的。我遇見許多莊嚴道貌的眞正宗教家。我願意成爲他們的弟兄，但是發生了什麼情形？那種允許一切聯合於一個信仰和親愛之中的訓義——所謂眞確的訓義，在牠最適當的代表中，告訴我這些人都活在說騙裏；引起他們生活力量的一個魔鬼的誘惑；只有我們才擁有可能的眞理。我看見凡是他們容納的信仰稍有異同即被希臘教認爲邪教；正好比天主教和別的教認希臘教爲邪教一樣。我看見希臘教對一切和他們自己的記號和文字

不同的信仰含有敵意；（雖則他們嘗試將此點遮掩）這是自然的趨勢；第一，因為你的論斷謬誤我的論斷確定是人們彼此談說間最殘酷的事件；第二，因為一個人愛他的孩子和弟兄不能不仇視那些引他的孩子和弟兄趨向一種錯誤信仰的人……至於我，認為真理存在親愛聯合之中的，顯然的，信仰本身已毀滅了牠應有的意義……

第二是教會和涉及戰爭和行刑的人生問題的關係。

那時俄羅斯正值戰事。俄羅斯人，以基督的親愛為名，開始殘殺同類。要不去想殘殺是一種邪惡違背任何信仰的第一條教規實不可能。但他們卻在教堂裏祈求我軍的勝利，神父宣稱殘殺是由於信仰的正當結果。戰事中的兇手除外，在混亂中所有主教，神父以及修士不拘大小階級都嘉納殘殺的行為，坐視青年迷失正途。所有承認基督教的人，他們的一切行為，我着着膽寒起來了。

我停止疑惑，變成充分相信我所加入的宗教中並不是完全實在的。以前我可以說牠一切都是謬誤；但現在我不能這樣說了，因為我已感到牠的真理以及依附牠生活着。然而對其中大多是謬誤一點我不再抱疑惑。雖則在農民中抗拒我的成分比較少些，我仍然瞧見他們的崇拜是謬誤和真理混在一起的。

然而真理和謬誤究從什麼地方來的謬誤和真理兩者俱包含在所謂神聖的傳說和經典裏面。謬誤和真理兩者俱被所謂教會者操持下來的。

不論我願意不願意，我總是研究和推考這些文字和傳說，到了現在我是害怕去推考了。

我轉而審察這種被我藐忽的神學……教義上的人生意義，至少和我發見的僅有知識相連着不可分離……我不應尋求每一事物的解釋。我知道每一事物的解釋，和其兆端一樣，必隱藏於無窮盡之中。但是我願意明白什麼是我顯然不可避免的情形。我願意認清那一種事物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動機，不是因為我要求的理由不對，（牠們是對的，離開了牠們，我無事能懂了）但因為我要認清我理由的限制。我願意明白在這種情形裏每一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並不要我武斷勉強地去相信。我應該尋出什麼是實在以及什麼是謬誤，應該將情形分析清楚。我將從事此種事業。於訓義中什麼是我尋出的謬誤，什麼是我尋出的真理，以及什麼是我的結論，即組成下面的著作，倘有相當價值，有人要牠，他日當然可在隨處出版的。

★ ★ ★ ★ ★

既非在估計託爾斯泰的轉變價值，亦非充分加強他自傳的語氣，總之，這種危機如戲劇開展般的猝爾出現實已潛伏了好多年，假如讀者此時不歸於同樣的結論，那末我們所告訴的託爾斯泰人生故事成爲無目的了。像我們在前幾段從他最早作品中摘要出來的，甚至二十三歲時寫的孩提時代之回憶，我們在他的一切著作中能夠探索得深入的宗教觀念，對罪惡的基督意識，掙扎以求道德的完美，崇信精神的謙遜，宿命論，悲觀主義的心情，對婦女的畏避，對死亡的懷懼，尊重簡單的生活，貶視近世的文明。他永遠是羅素的一個門徒，他今日是東方的羅素，默示着基督教的靈光。他早年的生活和晚年的生活間可以說有一個矛盾；他的信仰原則以及靈性的啓示的持續性沒有中斷，只有滋長和進步。（見註）

(註) 參看作者於託爾斯泰的俄羅斯紀念冊 (Russian Memorial Volume of Tolstoy) 及一九一一年九月時代評論之另文。

關於「轉變」的正當設論，就是他投身於固有特質的整個熱誠和心靈趨一的新生命中。宗教的生活少時，壟斷他的整個活動。藝術被黜於背後，在他什麼是藝術？一書中，他責備他自己的傑作以及貝多芬 (Beethoven) 和華格勒 (Wagner) 的傑作有悖道德。他的觀念固然是陳舊的觀念，但託爾斯泰先前在他的個人生活以及社會生活中已嘗試理解到。他常擁有那些罪證，所以牠們佔據着他。

我所著重的一致和持續是某種基本的信證和傳說，某種心靈趨勢的方向。任何邏輯上的一致非我們所欲奢求。我完全不贊同吉士泰頓君 (Mr. Chesterton) 以爲託爾斯泰對任何重要問題的意見每每可於預先的行動上得知。事實上，不論在他的轉變之前或之後，託爾斯泰是從不避自相矛盾的。

如果相信一八七八年之後託爾斯泰達到和諧的一致是一大錯誤。究之實際，一八七八年以後發見的矛盾尤甚於前。最初託爾斯泰接受一種不適合的世傳宗教。本來他對基督教的態度是廣義而神祕的。他尋求和平民聯絡。他尋求和香客及修道士作伴。他容納希臘教會的傾向和儀式。在一短時期內他似乎理解宗教像政治和藝術一般，並不是僅爲人們而創設，但由於人們自己所創設的，牠們是一種集體，並非一種個體的現象。但不久他強烈個性中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他的「智慧的高傲」使他固執已見起來。他似乎失去西方宗教歷史的鎖匙。羅馬天主教會的驚人歷史未嘗使他偶有觸動。一度隸屬於希臘教，卻

變成一個過激的新教徒。一度將他的理智神秘地降服於簡單而不事究詰的信仰，卻變成一個極端派的唯理論者。像另章中業已提出過，他三十年前從事於宗教演序中的每一細節，揭示基督的宗教，但免去教義和神秘主義，一種實際的宗教，不期許未來的天福，但望天福在地可以得到。

堅執着那種演序，他永遠不但反對教會的教義，而且反對靈魂爲有罪之說。他在基督教中逗留甚暫，至少他斷爲在基督教中所能發現的，在過去的大宗教中，佛教或孔夫子教，沒有不能發見。由於一切專心和探索他變成一位實驗哲學家，雖則他未嘗預料及此，甚至他最貫徹的危機似乎亦未曾覺得。

「在我，耶穌的教理不過是我們從埃及、猶太、印度、中國，以及希臘傳下來的那些美麗教理中的一種。耶穌的兩條重要主義：愛上帝（一言以蔽之，虔誠而已）以及愛自己的隣人（那就是說，愛一切人不分彼此）是世界上一切聖哲的說法——格黎雪那（Krishna）、菩提、老子、孔夫子、蘇格拉底、伯拉圖、歐瑟的德士（Epictetus）、馬叩士·奧黎瀏斯（Marcus Aurelius）、近人中則如羅素、巴士格、康德、愛默生、強寧，以及其他許多人。宗教和尊重道德各處都是一樣的。我於基督教無所偏重。我所以對耶穌的教理特別發生興趣者，就是第一，因爲我生在那種宗教之中，以及處在基督徒中；次之，我在從事保存教理的純粹，證明被教會造成可驚的謬誤中發現一種偉大的精神樂趣。」——

（摘錄致朋友的一封信，一九〇九年）

託爾斯泰潛心於訓誥工作歷時數年。他曾爲了研究俗傳，甚致著手攻讀希臘文，如今他又著手於研

究希伯來文 (Hebrew) 了。託爾斯泰研究的科學價值是難以勝算的。即使一個巨人處在他的地位亦不能將科學重新創造，在兩三年之內亦不能精通學問至數種之多。再者，在評論聖經的科學中正和在政治學中一樣，他的個性以及大膽的原質仍然卓立不羣。他是完全的一個邪教派——那就是，他是專門選取和他將來結論相符的一種人。

需要中說的是，託爾斯泰選定的福音基本教理並非出於隨意的，他於基督教中尋求唯一可以發見的準度，即是，根據基督教人民的生活，因為基督徒的生活均建立於極少數簡單主義的基礎上的。牠們均宣揚艱苦之必需以及降服於世界之真美。牠們均宣揚貞潔和無罪之必需，牠們均宣揚寬愛之必需以及邪惡之忍受。

但是答案的矛盾是顯然的。託爾斯泰僅求滿足問題，這些主義之中沒有可以發見和他所明白的意義一般受普遍的容納。甘於艱苦的主義僅刻板地在特殊環境以及熱誠者的短時期內實行。貞潔的教理僅被羅馬天主教會所接受，出之於很神祕的名義為託爾斯泰所摒絕。那種貞潔的教理被清淨教會所反對，出之於很合理的名義為託爾斯泰所頌讚。至於寬愛，對邪惡容忍和忍受的教理，歷史的基督教似乎沒有堅執須有這種精神的修養。事實上西方教會正揮着利劍，懷着狹窄的胸襟，以和異教作戰為基督徒責任中的唯一重大部分。然則，託爾斯泰為什麼選出忍受為生命最要之事？為什麼他循自己的天賦氣質而獨行其素。

在「神學 (Apologia)」著名的一段裏，卡第那·紐門 (Cardinal Newman) 敘述他的「轉變」帶給他疲倦的靈魂以難以言宣的依賴和恬靜。但託爾斯泰的轉變談不到帶給他以和平或休息。這是出乎問題之外的——因為他不寧的意志，在一八七八年之後，在尋求制勝新的精神世界更甚於前。但是他的轉變顯然帶給他內心的樂趣和快樂。所有極端的精神煩悶，迴環返復的抑鬱，使他擾亂的自殺趨向均告終止。大都料想，無理由的料想，以為他的基督教觀給他將衰之年擲下了一種憂愁。他很像一個絕望的預言者，摘發他的歲月以及在曠野之中宣講。託爾斯泰變成一個清淨教徒，但他不像英格蘭及蘇格蘭的清淨教徒一樣。沒有人享受人生較之一八七八年後的託爾斯泰更為敏銳。

在一八七九年五月裏他寫給他的朋友拂德道：

「像我本年這樣享受上帝的世界，渴慕已久。一個人張着口站立，在斯景中陶醉，害怕移動而失去什麼東西……我的妻和孩子們已赴道拉，我在讀好的書籍，高興着去散步三四小時。」

七月八日他又寫道：

「現在是夏天了，一個迷醉的夏天。我和通常一樣懈怠我的人生，而混忘我的工作。本年我掙扎過好久，無奈世界的美麗制服了我。我享受着人生奮不起與做別的事情。我們的屋中充滿了拜訪者。孩子們組織了一個劇團，鬧而有趣。我容易發見一處壁角，抓住片刻，才能給你寫一個字……」

在一八八二年四月裏他致他妻的一封信中，他敘述他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的生活情形——

「我在十一點鐘出去，被早晨的美麗迷醉着。天氣和暖而乾燥，鋪霜的小徑中麥穗和紫秧在敗葉腐草之下這兒那兒的顯了出來；紫丁香花的蓓蕾隆隆而起，雀子已不復無目的地唱着，卻是早開始談論着什麼事情了；屋角一隅成羣的蜜蜂鳴着。我把馬上好鞍就騎了出去。

「下午我讀書，以後到蜂房和浴室去。隨處是青草，鳥雀，蜜蜂；沒有警察，沒有石階，沒有駕轎車的人，沒有惡臭，真是快活——我這樣的快活因而替你不安，因想你和孩子們自應到這裏來，我可以和男孩們留在莫斯科。對於我，以思想而論，隨處好壞相等；對於我的健康，城市不能發生好的效果，但是對於你的健康以及孩子們卻有極大的效果。」

同時託爾斯泰的轉變引他和他的週圍起了新的衝突，尤其是和他的家庭。

他非難一八七七年的土耳其戰役，雖則這次戰役動機純正由於解脫巴爾甘的斯拉夫民族。他相等的非難政府的守舊政策以及革命黨的暴動。自此以後託爾斯泰連續地發見他自己處於兩重情感之間。他責斥亞力山大二世的暗殺案，但他又上書亞力山大三世懇勸赦免刺客。

託爾斯泰和他週圍政治的以及社會的環境相衝突是牢不可破的，他對那些和他愈接近愈親切的衝突愈甚，在和他的妻子衝突中存在的，以我們的眼光看來，是託爾斯泰晚年的真正悲劇，如果面幕一經揭起，我們可以一天一天地看出託爾斯泰對他家庭的關係，那種悲劇的動人甚至遠過於現在所能料想的。我們所知道的使我們充分理解託爾斯泰因此原故受着怎樣的痛苦。（見註）

(註) 這著劇本黑暗中映照的光明 (The Light that Shines in Darkness) 由 Messrs. Nelson 出版，在託爾斯泰家庭中心二十五年的悲慘衝突上投射一種生動的光明。在文學的意義裏，牠是一種傳記式的劇本，以此牠是確定無足比擬的作品。

危機年中夫婦間的通信是整個文學範圍中最為迷誘，最為感動的人類文牘。在天主教徒便要申說牠顯出天主教教義持身嚴謹的效果。牠闡明託爾斯泰以獨處為全德崇高狀態的意見。可惜圓滿有差，假如錯綜不多的話，託爾斯泰的人格上就不致有衝突和矛盾！他可謂一個偉大的先知，但多麼的缺少人類滋味和興趣！

託爾斯泰伯爵夫人完全理解她關係她丈夫的地位。在一八八五年一月裏她寫給她的妹妹道：

「羅俄豈卡很是恬靜，在寫述某種節目上工作着〔即「什麼是我所信仰的」(What do I Believe)〕。偶然發出反對城鎮生活以及通常小康生活的評註。那使我苦惱；但我知道他不能放棄。他是一個領導者：是一個走在羣衆之前指點途徑的人。但我是羣衆；我在旋渦中生活着。我和羣衆一起瞧見每一個領導者（羅俄豈卡當然也是的）負荷的燈光，我明白牠就是光明。但我不能走得快些，我被羣衆以及環境和習慣所把持。」

像苔斯第蒙娜 (Desdemona) (見註) 一樣，她洞悉她承擔了兩種責任，她一身處於丈夫及兒女之間。感覺到心煩意亂。她瞧着家產將破壞與零落，當她懷懼到破產便挺着身出來作強有力的干涉，她發表出售她丈夫著作的宣告。就在那一年中售價總數達六千磅。

(註) Desdemona —— 苔斯第蒙娜，見莎氏樂府 Othello 篇。

她焦急地注意她丈夫的繼續改變——

「羅俄豈卡現在完全安定下來從事他的著述了。他的眼睛出神而異樣，他難得談話，完全停止屬於這個世界，絕對的不適合思索日常事物了。」

「羅俄豈卡實在工作過度了。他的頭時常發痛，但他仍不欲休息。陶斯安維斯基 (Dostoevsky) 的死對他以及我們全體均發生了重大的印象，得到大眾這樣的敬仰和愛重，然後才死去。」

「假如你現在才知道和聽到羅俄豈卡，他更改得很多了。他變成一個非常虔誠和固執的基督徒。但他的髮已灰白了，他的健康極壞，他變成沉默和更為抑鬱。」

「……當我醒來第一件最憂愁最悲哀的事就是你的信。情形愈弄愈壞了。我開始想要是一個快活的人突然看到生命中的恐怖事件，閉住眼想想什麼是對的，結果必將致病。你應該去療養一下；我這樣說並無成見 (Ariëpense)。這事對我似乎顯然的。我替你異常的不安，假如你不激怒而考慮我的話以及你的地位，大概你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憂鬱的狀態你已起了好久；你說『爲了缺少信仰之故，我願意上吊。』現在呢？你難道不知道還有飢餓，染病，不樂，以及壞的人存在嗎？看得仔細些，你也可以尋出快樂，健康，以及好的人來。願上帝扶助你——但叫我怎麼樣辦呢？」

她激惹了他爲了她認他爲怪僻——

「昨天我接到你的信了，使我悲哀起來。我看你逗留在夏斯拉夏不是在做我認爲高於人生一切的心意上之工作，卻在扮演魯濱生·克魯蘇（Robinson Crusoe）你遣走了安德林（Andrian）（一個男僕，）使他無法生活下去，解退了男廚子，此人對於職務也很盡力，自早晨到黃昏你做著無益的勞役，甚至在農人中也是年輕男女所做的。你還是和孩子們逗留一起比較妥當而有益。當然你要說這樣符合你真理的生活，是你所甘願。那是另一件事，我僅能夠說，『享樂你自己吧；』我納悶着這種心意的力量要消失在劈木，烹茶，和製靴之上了——那都是優美的消遣，但不能當作一種專門的職業。好吧，夠了。要是我不寫出來，我是永遠煩惱着；但是現在已過去了，我也平靜了下來，說着，『讓孩子任興地去玩吧，只要他不哭出來。』（俄諺）」

但是她表明她的不悅沒有多久，她便覺得後悔了，就在同日她寫了另一封信。

「我猝然現出你生動的小影，我的心中起了一種愛護的急流。你有某種聰明，和氣質直，和堅執，引起任何人的愛護興趣，自然而然地趨向你個人，由於你的一瞥可以直達人們的靈魂。」

託爾斯泰感覺到處境比他的妻更爲敏銳——因爲在他是一種自省的事件，他的整個道德勢力正在危險之中。

「我很明白我的理由尚不足以自信。但是，對或不對，我相信我能夠使任何善於辯論和有理的人

難以駁倒。但是我自信論理的信服是不必要的。我已經過了那種階段。我所寫過和說過的足夠指出途徑；每一個尋求者可以自己去發見，可以發見較好和較充實的理由，對他自己更適合；但是事情是指示途徑的。現在我自信只有一個人的人生能夠指出途徑來；只有一個人的人生是例子。那種例子的效果是很慢的，很不定的（那種意義，以我想，一個人不能準知道會影響及何人）和很困難的。但是只有牠予人以真正的衝動。例子是基督人生——就其合理和快活者而言——在一切適當情形下可能性的證實。只有那種情形移動着人們；只有那種情形是對我和你並所需要的——讓我們互相扶助呈獻出來。寫信給我，讓我們儘可能的開誠相與。

「一個人的家庭就是一個人的骨肉。放棄一個人的家庭是第二次的誘惑：自殺。但不要屈服於第三次的誘惑。不是在為家庭服務，而是替一個上帝服務。一個人的家庭便是一個人要負擔經濟責任的指示處。牠是一個人的骨肉：好似一具弱胃需要輕巧的食物，揮霍無度的家庭較之習於艱苦的家庭需要得更多。」

尤其當他生活在城鎮的人為環境中感覺到他的生活方法和他的信證間相矛盾的痛苦。在他搬到莫斯科去時，在十月五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一個月過去了。我一生裏最煩惱的時期。搬到了莫斯科。大家忙着佈置。何時他們才開始居住呢？一切，都不是為了要居住的原故，而是在學他人的樣。不幸的人生是空虛。」

「嗅覺的享受，鑽石珠寶，飲食衣服的講究，無所依持，溺於墮落之行。作惡者聚在一起，劫掠人們，整集軍隊，樹立起法庭以保障他們的暢慾和貪得。人們不能做一些事情，只求在另一輩人憐憫中得些利益，從他們那裏把偷了去的再騙回來。只有男農是此中最聰明的人。在他們替我們的精鑲地板上蠟以及在浴室中替我們擦身，以及充作駕車者的時候，他們的妻是留在村莊裏。」

不多幾天之後伯爵夫人寫給她的妹妹道：

「明日起我們已在這裏住了一個月了，我還不會給任何人通過一次信。最初二星期中我每天泣着，因為羅俄豈卡不僅是變成抑鬱，甚至於陷入一種冷酷的狀態。他不睡也不吃，有時暗暗地啜泣；我真的想我應該要發痴了。你將要驚愕地看到我是如何的改變以及我長得如何的瘦。後來他到德物省（Province of Tver）去參觀舊遊之地拜孔尼樓（Bakounines）（自由派藝術選區〔Liberalartistic Zomstvo〕的圖書館）又到一處鄉村裏去看幾個從徒派的基督徒，當他回來之後他就不大有痴態了。現在他已預備在左近從事著作，那裏他租定了兩間小小清靜的屋子，每月租金六個盧布。他可以走過美屯草場越過河流到雀谷去，在那裏他購農民們和參加他們的劈木。這是和他健康有益而可以振起他的興趣的。」

託爾斯泰和他夫人間的活劇被他突然到夏斯拉夏·鮑婁安拉去而結束。在鄉村裏他恢復了他的恬靜，他又慣例的向他夫人去道歉。

「你今天要啓行到莫斯科去了，你不會相信我是何等的爲了怕你過勞的念頭而煩惱着，我是何等的抱憾沒有給你少許的幫助。」

「在這情形中是馬乳酒的功效：牠將我從對任何事情不克自制的觀念中抑制了下來。我現在看事情和前不同了。我的思想和感覺仍然一樣，但是我已療癒了我的幻想，別人能夠和應看見的一切事物和我一樣了。我對你實有許多不妥，親愛的，不自覺，不自制，你是知道的；但仍然不能減少譴責。」

「我的可恕之處就是要極度的努力於工作，要期有所成就，一個人必須忘去一切瑣屑。我把你過於忘記了，現在後悔了。看在上帝面上，看在我們愛情的面上，望你自己保重。能夠把一切拋開，等我回來再說；我情願做一切事情，絲毫不貽誤，因爲我要受點痛楚。」

但是不睡的原因仍然存在，夫婦間永久的相歧並不常常這樣和平結束的。有時託爾斯泰的精神起了激動，他的理智趨入於蕭伯納君的辭調「不近人情的硬心腸。」*下面由毛特君敘述的一段意外之事，被蕭君嚴酷地評註着，奇異地憶起卜生韻文傑作中白蘭德（Brand）和他妻間的著名活劇之一幕，此中英雄的殘暴理想已達到登峰造極：——*

* 參看蕭伯納君的脚樹（The Fabian）。那兩段短短的行列中包括的批評較之許多專論託爾斯泰的巨作明顯得多。

* 我要報告的是託爾斯泰對此意外之事的意見，事後在他日記中馬上記起來的，和事後隔了許久才記錄的託爾斯泰伯爵

夫人的意見完全相衝突，阿爾麥·毛特君所根據的爲後者。

「他最幼的女兒，亞力山德娜（Alexandra），在一八八四年六月十八日極痛苦的情形下出世。託爾斯泰適逢極端煩惱中的一個時期，爲了他正在思慮他人生的外部情形爲非法。

「她分娩之前晚他離開了家說他不能忍耐生活在這樣奢侈之中，伯爵夫人擔慮於不能確知他一去回不回來。

「不久生產的陣痛開始，長久繼續着。伯爵夫人躺在花園裏哭泣，拒絕回到房間去；直到早晨五時，當她聽見她的丈夫已回來了，她到他的書室裏去看他，問他爲了何事給她這樣的懲罰。『我的罪就是爲了我沒有變更，而你已變更了。』

「託爾斯泰陰鬱而嘔氣地坐着，不去安慰她。他以爲在他自己靈魂中的掙扎較之生死問題重要得多。

「伯爵夫人最後退回她的房間，孩子在間不容髮之際產下來；但是母乳爲了她受過氣完全敗壞了，因爲這情形她說她最幼的女兒似乎比較她其餘的孩子們更不像她。」

第八章 復萌草

通常都以爲託爾斯泰的轉變在他的創造活動上下了致命傷，他因致力於宗教和社會的改革而廢，正和哥德在他的晚年裏致力於科學和哲學而廢一般。託爾斯泰的同時代者差不多大家一致承認他將以他的天才消耗在犁田，修補舊靴，或是參與超然的批評和神學的辯論之間。

屠金納夫從他臨死之榻送了一個諄切的懇求給他忘年之友和勁敵，敦促他回到文學界去——

「波基伐 (Bougiwald) (地名) 六月二十七或二十八日，一八八三年。

「和善而親愛的利奧·尼古拉依維區，

我久已沒有寫信給你了，因爲老實說吧，我是已經正在我的臨死之榻上了。我不能復元了：那是在問題以外的。我之寫信給你，特別要說的，就是何等的高興我做你同時代的人，以及表白我的最後和誠摯的請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學的活動去吧。那種禮物之歸於你是由於各方面切望而來的。何等的快活假如我能夠想到我的請求可以對你有相當的效力。我是無可爲了；醫生竟不知道以何者稱我的疾病——神經衰弱，胃病，關節炎。我不能行走，也不能吃，又不能睡。細說起來倦憊不堪。我的朋友——我們俄羅斯國的偉大作家——聽從我的請求吧。讓我知道你已接到這一束之紙，允許我對你更有一次興奮的擁抱，你的妻和你的……我不能再寫了……我疲倦了。」

我們已在前章中看到，這種勸誘，屠金納夫因以發揮雄辯似的意見的，他自己的家庭亦具同感。*

* 託爾斯泰對他忘年之勁敵和友人這種感動的懇求從未答覆；利於那些承認他硬性和不近人情的人的另一種證據。

託爾斯泰伯爵夫人對一切使他從創造工作分心的舉動表示惋惜。一八八二年她不贊成他研究希伯來文，這一年之前她不贊成他研究希臘文和教育實驗。

「羅俄豈卡在研讀希伯來文了，我對此不勝傷心：他將他的精力消耗於不足輕重之事上。因為這種工作使他的肉體與精神並趨衰敗，我所受的煩悶更多，所以我不能掩飾我的不滿……」

「羅俄豈卡，唉！鞠躬盡瘁地在讀希伯來文，沒有別的事佔據着他或使他發生興趣。不顯然地他的文學活動已告結束，這是一個大大的悲哀。」

反之，一旦詩興攫住了他，一旦他不得不丟下教法的研究，他的妻便莞爾大悅起來——

「多麼高興的一個感覺攫住了我當我讀到你又願意寫一些富於詩意的東西。」

「你已感覺到的是我等了好久和渴望着的。其中存有援救和快活——使我們重復聯合，可以使你安慰，可以使你的生命光明。那種工作你將有所創造的是真正的工作，在該範圍之外的你不能勉強你自己。上帝讚許你會撫育那種光輝，你內在的至善光輝將又激動和蔓延。這念頭使我迷亂了。」

精密地考察到託爾斯泰後來生活的事實，並不符合他的朋友和親屬的擬想，一八七八年之後託爾

斯泰沉溺於神學的研究中凡數年那是確實的。這一度間歇像以前所敘述的，是安娜·喀倫妮娜偉大效果後自然而不可避免的；這一度間歇之後就有一種詩意才能更新的暴發，那予讚許他的人的悲觀預言以一種狡騙。迅速成功的傑作接二連三地出來：伊萬愛立夫之死，我們再應做什麼呢？(What shall we do then) 黑暗的威力 (The Powers of Darkness) 克魯采蘇納他，尤以民間故事 (Folk-Stories) 為最。

文學歷史裏在一生如是短促的時期有這樣巨量的生產實無先例。哥德和維克多爾兩人在七十歲和八十歲之間都寫得很多，但在他們著作的質的方面有一種可悲的降落。

在託爾斯泰的情形裏，雖則如金礦的盡量開採，但他仍在源源不絕地發現新的礦脈產出豐富的粗金。他嘗試新的經驗，發明新的短文以及新的描敘形式。藝術家的風度未嘗稍有退化。由於小小神奇觸發的唯一復現而產出的篤實和真誠，意想和精神上的透視，累積的效果，仍然依舊。*

* 一切此種特點於遺稿出版後予人以有力的堅信。

伊萬愛立夫之死是託爾斯泰故事中最奇情最有力的一種題材——病症緩慢而暗伏地開展，以及牠在遭受者角色上分解的影響——是文學中較勝一籌的著作。就我所知，僅有毛泊桑 (Maupassant) 的若干著作差堪與之比擬，託爾斯泰和他是常起雄辯的。伊萬愛立夫的寓意和牠的環境對於先前著作的研究者是熟習的：對於死亡的纏繞幻想，對醫學誇大的譏笑，對於官府的攻擊，對於結婚以及家庭生活含著概念的暴露。

阿爾麥·毛特君對於另一種評論表示滿足，就是託爾斯泰後來著作中教訓原質的超越，使牠們和他早年的傑作判然分明。假如這點是確實的話，大可以在託爾斯泰和喬琪依立德（George Ethel）之間劃下一條有趣的平行線，在後者的後來著作中哲學家幾乎完全代替了藝術家。但是我並不想這種觀點爲公正。誠然，像伊萬愛立夫之死這樣一篇故事無疑是存有目的而寫的，但目的從未僭越過牠的地位。教訓主義在通常的印象中顯出牠自己，並不故將題材遷就。甚至有人以爲伊萬愛立夫之死較之先前的著作少於教訓的性質，似乎託爾斯泰已預知危險而設法規避的。在戰爭與和平裏猶常有評註將述事中間斷；而在伊萬愛立夫之死裏人生的悲劇生動地現在我們前面，我們可以不需要評註或結論了。

黑暗的威力是託爾斯泰於戲劇文學的第一次嘗試。任何著作家要是當他第一次的嘗試能够產生這樣一種文學藝術上體裁最煩難的作品，而且那種體裁的訓練和技术又不能稍有苟且，實足令人驚異！但是這一種嘗試竟告成功，當作者已達到五十八歲的年紀，這時他正由幾及死之門的惡病中回復過來，使他的成就愈益不可思議。

託爾斯泰對於醱化和崇拜農民常表非難，像喬琪桑（George Sand）在她田舍風味的小說裏一般。非難的事實無從根據，在安娜·喀倫妮娜一段大衆皆知的章句裏可以遇到這種情形。他知道農民的美德，但是他也知道他們的短處，沒有著作家——甚至左拉（Zola）在土壤（Soul）中也不——會將農民生活的陰暗方面以入骨的寫實描敘出來過。所以因爲左拉的寫實主義和託爾斯泰之間有這種異同之處

——左拉的地獄(In Ferno)的圈子實一無所有，而在託爾斯泰的戲劇裏，基督和仁愛的光明在黑暗的
威力上凱旋。

託爾斯泰最後的一個兒子，依凡(van)，誕生於一八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正值這位著作家六十歲。他有十三個孩子。在往後的歲月中這人口煩多家庭之父寫了克魯采蘇納他，一個反對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可怖起訴狀。

在述事和懺悔——一個男人在嫉妬的衝動裏殺死他妻的懺悔——的稀薄掩飾之下，克魯采蘇納他在事實上是一種性道德的說教。託爾斯泰和蕭伯納君一樣，不從生理的或經濟的或社會的方面考察男女的問題。他的觀察點不因貴賤之分而有所影響。他的主義是東本華和福音的奇異混合物。他的原理是婚姻之中須嚴持節慾。婚姻之外的理想是絕對貞潔。貞潔是一種高於結婚的理想，老處女比較結過婚的婦人是尊貴的角色。結婚被教會尊為神聖，成爲一種聖禮，但是結婚於基督最高的理想是一種牴觸。

「基督的理想不是結婚；無所謂基督徒的結婚這一回事。結婚以一個基督徒的觀點看來不是一個前進的要素，而是一種墮落。愛情，以及何者啓發牠和跟着牠的，是對真正人類理想的一種障礙。我們應該明白沒有我們認爲在人有價值的志向——不論是爲人類，祖國，科學，或是藝術（爲上帝的不必說）的服務——能夠藉和人之愛情的目的（不論有否經過結婚的儀式）之關聯而達到。在反面言之，墜入於愛情和結婚（任便人在散文和詩辭中搜尋有理的證據）對於任何

有價值志向的造詣決不會因而省力，而是多生阻礙。

「基督的理想是愛上帝和一個人的同伴。……所謂利於一己的性愛，結婚，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對上帝和人類服務的障礙，因此，以基督的觀察點看來，是一種墮落，一種罪惡。」

「結婚，雖則可以保持人種不滅，但對上帝和人類的服務無所幫助。爲了那種宗旨，用以替代結婚和生產新鮮的孩子，頂簡單的是拯救和撫育那些千百萬的孩子，他們現在正圍繞我們爲了他們的身體缺少食物。爲了他們的靈魂缺少培養而凋殘。……」

「假如一個基督徒確以爲全體存在的孩子均已有所準備，他可以進行結婚不必中心懷懼道德的墮落了。」

「在福音中明白地說過，因此沒有誤解的可能性：第一，一個結過婚的男人不可離異他的妻另娶，而應該和他所娶的妻住在一起。第二，將婦人看作慾的目的是不對的（男人犯此者甚多，不論結過婚或未結婚的。）第三，對於未曾結過婚的最好是不結婚——那就是說，最好保持完全的貞潔。……」

當討論到婦女，愛情和結婚的問題，託爾斯泰猝然在峻酷的排斥中揭示一般流行的性的不道德，全世界對高苔孫女神淫蕩（Goddess Indricity）的崇拜，人爲的社會環境助長不健全的性感覺，服裝之形式，無謂之奢侈，藝術和文學，音樂和舞台，一切均爲淫邪之媒介。此外，他又排斥醫生的朋比爲奸，他們利用

科學之名引誘婦女作最犯罪的實驗，在公共意見的泉源下了毒藥。像孟泰痕（Montaigne）和摩勒（Moliere），像羅素和蕭伯納，像近代文壇中許多大著述家一樣，託爾斯泰是不幸的醫務從業員的一個不能妥協的仇敵。

託爾斯泰對於婦女問題的每一道德地位均有敏銳的興趣，逆料他對於牠的政治地位即稀微的興趣亦無。他想婦女的才幹不勝掌握政權而於任何重大的公眾問題上不能具有不偏倚的見解。他一般的主張以爲婦女是道義的較次於男人。他對於婦女參政的意見是他通常反對「前進」政策的一個好例子。在一個「女權主義」和婦女參政主義的時代以及在一個革命運動中婦女常常佔據重要部分的國家裏，他竟堅執着這樣的見解，誠然是一個時代之錯誤，充分地表明託爾斯泰對於大眾所崇拜的舉動之極端輕蔑，又對於無論何時那些不符合他理論的事實之不屑一顧。

克魯采蘇納他是著者諸作中討論最尖刻攻擊最挖苦的一本。男女的關係在他生活中常常佔據重要的部分。要是他早年曾恣過慾的，他要變成一個最溺愛妻的丈夫；在他結婚生活中的最先十年是他一生最快活和最創造性的時期。但是到了後來的歲月家族關係證明了是實現他理想最可怕的障礙。因此毋庸驚異的，一旦理想完全佔有着他，託爾斯泰根據他自己的特殊經驗，對結婚的論題必然地歸於終局的見解了。此處我們更忘不了的是他後來的見解已含蓄在他早期的著作裏。即使在偉大的小說中婚姻也通常是一個失敗、欺罔和失望尤甚於例外。安德爾王子對他朋友彼得勃曹霍夫的勸告，「不要結婚，」

似乎表明託爾斯泰對於婚姻最早的態度。最後，尊崇貞潔，賤視結婚，是託爾斯泰受薰陶的希臘正教會之相沿慣例，迄今尚爲天主教會的相沿習俗。所以震動和搖撼世界的是護持他題目的理由，和此中所表明幾乎不盡人情的寫實主義。所以驚駭世界的是發揚這種個人生活的尊榮者卻是一位使他的妻做過十六次母親的著述家！

克魯采蘇納他的標題是誤引的。託爾斯泰混和了兩種問題：音樂的和愛情的惡劣勢力。託爾斯泰像他的傾佩者東本華一般，對於一切藝術中最普及的有深奧之感覺，牠之感動他非別的藝術所可做到。牠在他的生活和他的著作中佔據一大席地。他有一時曾和大作曲家捷歌維斯基（Tchaikovsky）非常親睦，此人承認過做他的信徒，他自己更是一位卓越的伴奏者。在他早晨工作之前他必在鋼琴旁坐下，藉彈弄以鼓勵他的神思。但是因爲他貼切地經驗到音樂的魔法，所以他實認而恐怖牠的危險。音樂中的魔邪本質和他心中的魔邪本質互相呼應着。莫薩（Mozart）和海恩（Haydn）的簡單，檢束，清純的音樂，是他所愛好的，如果導入正譜，也許可以試驗一種有利的勢力，但是即使最好的音樂總有一種挫抑願望力量的趨勢。至於晚近藝術的進步——貝多芬（Beethoven）和華格勒（Wagner）「矯作的和混雜的」傑作——他申說牠們常有一種懈怠和溶化的勢力，牠們興奮我們的感覺，那早已是病態的激勵了。

在前進的歲月中託爾斯泰的恐怖音樂和他的恐怖婦女並行地滋長着，雖和政府不絕的牴觸，他仍是一位威武不屈的無政府主義者。

「音樂應該受國家的節制，如在中國一樣。人們應不許第一個來者使用這種可憎的力量。麻醉大眾。像『克魯采蘇納他』樂曲的第一折人們應只允許在某種重要的環境中彈奏。」

作者這樣暴露音樂的危險，從沒有停止去愛牠。他晚年朋友中的一位是一個音樂家，戈登華瑟（G. Denwiser），此人於一九一〇年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鄰近消暑。他差不多每天到欽敬者那裏去爲他最後的病中彈奏。這是偉大老人許多矛盾中的一點。

第九章 託爾斯泰是社會和政治的改造者

我們現在已論敘到非常人生的非常階段。正當克魯采蘇納他完成，託爾斯泰可以回首展望三十五年來在文學事業上大致不會中斷的活動。他現在已達到一種年齡在多數的著作家將想他們的人生工作已完成而滿足了，甚至開始時最奮勇的也要顯現疲乏的徵象了。但是託爾斯泰始終沒有顯現心智枯竭，他的生活力綽乎有餘，他的氣質未受侵伐，他的熱情仍然燃熾，他的生產效果毫無變動。他一生兼有小說家，劇曲家，教育家，和神學家以及耕夫，補鞋匠，和朝香客的各部分。

失望和失敗不會沮喪他的熱情。甚至疾病亦不使他受影響。數度的他在死之門，世界上的刊物都登着諒文。丹毒，肋膜炎，咽喉炎，交相顛覆他。但是他的恢復力是不可思議的。他的體質使一切醫學的預言成爲欺騙。堅決之志由疾病凱旋，每一次他似乎從疾病中回春地浮露出來，預備嘗試新鮮的經驗和從事新的奮鬥。我們只要記住當他受丹毒致死的襲擊回復過來，他從事於戲劇第一次和最成功的嘗試：黑暗的威力。

雖然以藝術家的立場不息的產出傑作幾乎直到一生終結——雖然復活是在著者七十二歲那一年完成——託爾斯泰在他一生最後的二十年中實居於世界先知先覺的地位。歐洲和美洲逐漸成爲習慣地注視到夏斯拉夏·鮑婁安拉以求她們歷史中危機的指導。拜訪者從世界各部分來的羣集於先知

第九章 托爾斯泰是社會和政治的改造者



像 肖 泰 斯 爾 託

廢頹的居所。未有重大的事件。託爾斯泰不發佈信函或勸告，或是不投擲懇求或宣言。一八九五年他爲了杜克俄波（Donkhor's）受虐刑而作懇訴。一八九九年他因和平而致書海牙議會（Hague Conference）。一九〇二年他上書沙皇，以及致書工作的人們。一九〇五年他發表反對基許尼夫（Kishinef）以及反對當時俄羅斯全國虐待猶太人的宣言。一九〇四年他發表反對日本戰役的宣言，在同時他更聲責俄羅斯國內的革命行動。一九〇八年他宣言反對軍法會議，繼續他的主張祖護亨利喬治和土地國有。

早在一八五四年託爾斯泰會自己聲明過，「我不是政治家。」假如他一本初衷地保持他的限制，那是比較好的事，因爲他從未成功瞭解政治科學的實在本質。對於他，社會和政治的改造只是一種宗教和倫理學的推論。對於他，執政者的義務和私人單獨的義務無所分別，集團行動和個人行動的分別在地位與意志而不在性質。假如仇怨，貧婪，虛僞在私人間是不好的，那末牠們在國家中也是極壞的。

託爾斯泰所有的政策都是純粹消極的。他將他自己和他的傾佩者羅素分開在不認識任何社會的約束以及忽略國家的實察存在。託爾斯泰的政治哲學是未沖淡和不柔和的無政府主義；因爲他的無政府主義確稱過是根據基督教的，所以又可稱爲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正因爲託爾斯泰拒絕承認國家，所以他拒絕承認法律和法庭，財產和金錢。一切這些事情都是根本的邪惡；不承認牠們，不扶助牠們，不縱容牠們，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拒絕服務做陪審官；我們必須拒絕納稅和參加軍役。在另一方面，以基督徒的立場，我們不可以強暴反抗強暴。我們反對政治邪惡的唯一武器就是我們忍受和長久忍受的例子。

實試友愛的定例。^{*}

* 託爾斯泰政治理論最顯著的代表中包含在遺著戲劇黑暗中映照的光明 (The Light that Shines in Darkness) 裏。

由 Mosses Nelson 代為出版。

以這樣一種非常的心靈，具對人生這樣透明的一種觀察和對具體的現實有這樣強毅的一種把持，竟主張理論這樣的顯然不合理和這樣的難以實行直到今日還是一種難溶解的奇論。究之事實，一位西方的智者是不能解決的。大約只有俄羅斯人可以明白牠。此處我們再要提醒讀者的，就是託爾斯泰政治的每一微細節目都是他俄羅斯環境的結果，因此，從那種觀點看來，其中杜撰的不多。

在本書序文中我們業已提出過，他的基督的無政府主義是俄羅斯典型的病症。近世無政府主義的領袖都是俄羅斯人並不是偶然的現象：巴格寧 (Bakounine)，克魯泡特金，以及託爾斯泰。俄羅斯僅在表面上是一種獨裁的政體和省局的政體。實際上，俄羅斯皇國是一個十萬個社團和共和政體的龐大凝聚物。俄羅斯人民不僅受政府過剩的痛苦，且受缺乏政府的痛苦。一邑 (Mir) 的村長，或是土豪劣紳在他的產業上，可以同樣的暴虐和不負責任。國家政府的權力可以始終不感覺到，要是感覺到的就是一種邪惡。所以俄羅斯人民中這樣的缺少國民意義和這樣的缺少公眾精神是不足驚異的；在私人生活中最完全的上等人對於公眾的生活也不疑慮於從事賄賂；普遍的俄羅斯人都存留於政府官；像託爾斯泰一輩的著作家利用了這種政府官以爲一種主義的威嚴。

因爲無政府主義是根本的一種俄羅斯病症，所以是對邪惡的宿命論和無抵抗主義。沒有人類遭受更甚的人的暴虐和大自然的殘酷。* 火災每年蹂躪俄羅斯人民五分之一的木屋。嚴寒凍死成千的犧牲者，在主人和僕役 (Master and Servant) 中敘述的悲劇是每天的現象。荒歉常常在俄羅斯農民的面部表現着，蹂躪着皇國的巨大面積。* 荒歉的救濟多番地使託爾斯泰分心。生活在俄羅斯是一種反抗仇敵勢力的不絕掙扎，在那掙扎中大自然佔據着優勢。即使人得到勝利，也是由於長期的痛苦和屈服的創痕才打了勝仗。就是這種宿命論顯出這種人種的強勁和弱點。就是這種忍耐而英雄的抵抗託爾斯泰這樣多次地和這樣讚許地描摹着，最後尊牠爲一種宗教的誠言便成爲無上福音的美德。

* 我以一九〇五年蘇格蘭地理雜誌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中的俄羅斯的地理基礎爲參考。

* 俄羅斯這時 (一九一二年) 正在可怖荒歉的激痛中。

託爾斯泰多方面的才能支配於社會和政治的宣傳的議論獨多，必須承認的就是議論中多數是充分嚴正的。人們假如實地去研究他的論調，便會放棄峻峭的非難。他要社會實現他的烏託邦 (Utopia)，他誹謗着爲了不這樣做。若是像阿西西之聖佛蘭西斯 (St. Francis of Assisi) 一般，他做成「夫婦需要神聖」使實際和理論相符，世界便不會對他充耳不聞，而是凜聽着他，要尊他於聖人之列了。但是託爾斯泰不是阿西西之聖佛蘭西斯；他不是一個天主教徒或柏桑廷 (Byzantine) 的聖人，他不是一個殺身殉教者。他缺乏喜樂謙遜和充實涵養的勇氣的神靈天賦，世界因此合法的怨憤出之於非難，爲了應該完成的，

先知自己已失敗了。

他可算是不感謝的工作，顯出託爾斯泰實現他論斷的嘗試多麼優柔而不規律，引他到連續無窮的歪曲遁辭以及半喜劇，半動人悲憐的自相矛盾。可是不僅他自己止於無功——他遣別人擔當的工作亦莫不定命歸於不幸。在俄羅斯、英國、和美國創始的許多託爾斯泰的殖民地，無一成功。阿爾麥·毛特君所告訴我們的這些失敗的悲哀故事，他的證據是不必懷疑的。

尤其悲憐的是對於杜克呼波人(Donkubovs)的故事。託爾斯泰認為在這種被虐待的教派中他畢竟發見合乎他本心的基督門徒——教友派教徒(Quaker)和共產主義者一個理想的聯合；當俄羅斯政府標定組織窘迫他們的時候，他發軔他們整個遷徙到加拿大去。託爾斯泰完全誤會了此教派的性質，等到發覺已太遲了，這種宗教的民主政治主義實際是一種執迷而逾限的獨立主義；杜克呼波人相信他們的領袖佛拉琴(Vergine)是上帝的化身，他的一切發言是逐語感悟和毫不謬誤的。他們拒絕納稅。他們在申訴簡單的生活中心同樣的趨於極端。他們摒棄衣服和決計回復裸體野人的簡樸，直到加拿大政府禁止他們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的無廉恥的實地表現。

可是託爾斯泰的傳記作者未有因他厚遇杜克呼波人的病態義舉而偏向於尖刻的評判，因為在這種義舉上我們直接得到他的最後而未嘗有過的傑作。協助杜克呼波人遷徙到加拿大去需要一筆可觀的款子。為設法這筆款子，託爾斯泰寫了《復活》這著作，因此，可以說是所具目的比其他更有意義的一本小

說。牠是因從虐待中拯救一種英雄教派的宗旨而寫成的，以及牠是因啓示一個人類的靈魂生就如何愛好新的生活的宗旨而寫成的。

復活的題目是託爾斯泰嗜好的一個。大抵在他的小說裏的角色有些必經過一種精神醒覺的階段。自他「轉變」之後，他在主人和工人（*Master and Workman*）中描敘一個野蠻、硬心腸的主人突然變化成爲一個犧牲自己的基督徒。在復活中他描敘一個耽於世慾而自私的貴族和一個墮落的無恥者的新生。

復活是小說中的稀有援例，以策論的筆法寫成，仍不失爲一本生動的傑作。這裏我們可以再觀察到藝術家和說教者的特性分解。彼此從不相混雜。藝術家予我們以人生的客觀替代物，說教者詳述他自己的見解而不涉及事實的幻象。一切無關緊要的角色均和人生極端吻合，所例外者，大概就是土北諾夫（*Toporof*），他多般是對鮑皮童拿麥雪夫（*Pobiedonostseff*）的一幅拙鈍諷刺畫。甚至聶趣樂特夫（*Nochirdof*）和馬司勒華（*Maslowa*）亦未嘗使人有木偶之印象，雖則託爾斯泰熱情地注意在他們的轉變，他從沒有被美辭或感情而引入迷途。

在戰爭與和平以及安娜·喀倫妮娜裏，則有幾個穿插，而在復活裏僅有一個。託爾斯泰這裏符合純正一致的規律。在同時我們以異常豐富的政治資料及精神資料爲對照。知道這本小說無疑的是他對藝術的最後建樹，託爾斯泰專注於供給我們他的最後消息，他心裏安着的關乎實際的每一問題性的問題，

土地改革的問題，監獄改革的問題——當時燃熾的宗教和社會問題——均集中於復活裏。

小說的後部使我們想起都斯篤依夫斯基(Dostoievsky)的死之屋(House of the Dead)。前部使我們想起維克多雨果的孤星淚(Misérables)。返丁(Fantine)是馬斯勒華的原形，金·凡爾金(Jean Valjean)是茹趣樂特夫的原形。託爾斯泰對於孤星淚在什麼是藝術(What is Art)裏表示無限的讚許。那是能夠符合他的標準的不可多得的著作。但在法國小說裏，金·凡爾金的重生未嘗昭示心理學上的解釋，甚至連準備也沒有。金·凡爾金從一位天主教的主教接受神嚴的突然啓示，而自始至終他沒有從他剛直而無情的英雄主義轉向。再者，孤星淚的氛圍是和仲馬(Dumas)別的小說一樣的荒誕而虛妄。反之，在復活裏，我們可以理會到精神醒覺的逐漸順序。英雄和巾幗存在於人生一切誘餌和複雜勢力的支持之下。金·凡爾金是一個超凡的傀儡。茹趣樂特夫和馬斯勒華仍為懦弱而掙扎的人類。

一九〇二年一月他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沙皇，那是因俄羅斯人民在尼古拉斯二世下所受壓迫而來的一個傷害的公訴。

「論到專制，俄羅斯人民還是本能的仍然相信沙皇是人世間一個確實的神明，以他個人統治着人民；但是現在和本能遠離了，當他們統統知道——或者，只要他們受到了少許教育，就知道——一則，一個良善的沙皇只是 un heureux hasard (一個幸運的偶然)，而且沙皇或者是，和多般是，魔怪和狂者，像約翰四世(John IV)和保耳(Paul)一樣的；次則，任便一個沙皇如何良善和聰

明，他自己必難能統治一萬三千萬的人民，他們不過被沙皇左右的人統治而已，此輩熱中於他們自己的位置遠過於人民的福利。

「你可以說一個沙皇能够揀選無偏私而良善的人以爲他的佐治。不幸他不能够；因爲他只知道幾打的人，此輩因緣或鑽營而得在他的左右，一心要排除一切可以推倒他們的人。因此沙皇不會從大衆生活，奮勉，眞實光明，和忠順的人民中揀選，但只從包梅吉士（Beumarohais）說的『*Médiocre et rampant, et on parvient à tout*』（平庸而諂媚，無往而不利）輩中去選擇了。

「專制是政府的一種陳腐體制，對於和世界隔絕像中非洲那些地方的人民的要求還適合得來，但非俄羅斯人民的要求，他們已被整個世界盛行的文明逐漸地啓發；所以那種政府的體制，更有正教的束縛的，只能維護（像現在做的）以種種方式的暴力——一種威逼的狀態，以行政命令充軍，正法，宗教的虐待，禁阻書報，教育的悖逆，以及利用通常一切邪惡和兇狠的行爲。

「直到如今這些就是你的君權的措置：以你答覆德佛（Fevr）代表團爲開始——該舉挑撥全體俄羅斯人民的忿怒——當你稱他們的最合法要求爲『愚鈍的妄想』關於芬蘭的一切法規；中國土地的掠奪；你的建議設海牙會議，以遂增軍之圖；你的禁阻自治以及擴張行政的獨裁；你的允許設立烈性酒專賣——那即是，政府販毒以殘害人民；最後你固執保留體刑，而不屑顧及向你請求廢除那種無意識而完全無益的處罰的一切陳訴，使俄羅斯人民蒙羞。

「霸道的處罰固然可以壓制人民，但非所以爲統治。誠然，在我們的時代統治人民的唯一意義是把自己放在他們自邪惡至良善，自黑暗至光明的運動前面，領導他們抵達接近終了的目標。

「要能那樣做所必需的，最先，讓他們說明他們的願望和需要；聽到之後，使那些要求得以實踐，非爲一級或一部，而是爲大多數的人——勞工人民的集團。」——（阿爾麥·毛特，第二章，第五九四頁。）

託爾斯泰對專制始終沒有表示公開的仇視姿態。含蓄最明顯的是在戰爭與和平裏，亞力山大一世代表和平的使者，是邪惡主義化身的拿破崙的顯著對照。農奴解放之後，託爾斯泰不表揚他的願聞者或公意的領袖們而以亞力山大二世爲解放偉績的元勳。亞力山大三世之登極，他寫了一封十分同情的信致被褫奪之子，他不曾有一次詰問過整個政府的措置。大約直到他一生的末後，託爾斯泰仍然不自覺的受着他斯拉維爾派朋友的影響，他們素主專制是政府世襲的，尊長式的體制，對於俄羅斯人民的需要最爲相配，牠可以和純粹的民主主義相配合。自然託爾斯泰之同情於君主民治（Autocratic-democratic）體制反基於中等階級的議院組織。

最先，在他致沙皇的信中，他不但摘發有司的虐使——更反對專制的本來主張，認之爲一種有毒的不合時代論。

當一九〇四年革命運動爆發的時候，自難怪急進派希望給沙皇信的作者屬於他們的一面，至少他

不會反對他們。託爾斯泰故作不知和不樂意地允諾了下來，畢竟，以為政府的體制是無足輕重的事，良善和邪惡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承認，在俄羅斯憲法的改變是根本必要的，但他不欲依賴能夠實現滿意成就的唯一手段。雖則是一位思想家，對於客觀的人生現實擁有異常的體味以及有一種幾乎奇蹟的識別深入精神生活的現實，一旦他討論到有形的政治，他的觀察和理論像一個小孩子。人人總還記得他青年時的諾言：「我不是一個政治家，政治我不懂的。」他認為像沙皇統治的一個可怖邪魔，連附千百有司和官吏的已定權利，以娓娓動聽的陳訴，宣言，及「上沙皇的公關信」去應付已足够了。反之，革命家相信這樣的一個邪魔只有用暴烈的計劃可以驅逐；在革命家的本身情形，那些計劃是他們的生命和財產的英雄的犧牲。要使流血減輕，要使成功的機會增加，革命家利用了沙皇統治被日本戰役大喪元氣的暫時弱點，甚至像五十年前克里米戰役之後俄羅斯革新家所做的一樣。託爾斯泰以他們的行為暴烈而攻擊他們，更攻擊他們的文字不加節制，忘記了當時文字之不加節制實因他們不欲亟圖暴烈的行為。歷史之判斷俄羅斯革命家並不和託爾斯泰之判斷他們一樣。歷史之非難立憲民治主義者或預備隊（*Guard*），不是因為他們太暴烈和太招惹，而是因為他們過於信任文字和表彰。

不論大家怎樣想託爾斯泰在革命中的姿態，在當時革命領袖們一時的凱旋中和他們分庭抗禮實須要英雄的膽氣和決心的嘗試，而他給他的膽氣是付過了充份的代價的。晚近才是唯知論者的偶像，他在革命危機時的俄羅斯皇國裏是最討人厭的一個人。他在荒野之中說教了十八個月，沒有人願意去聽。

他，他是不忠於當時需要的大衆問題的。

雖則，完全棄卻道德的爭點而單單辯論基於權宜手段（棄道德而重視政治的方略）的問題，託爾斯泰之非難革命家的策略，在某一觀點上，是十分聰明的，且以深奧的政治睿智和一種對於政治大勢的透明視感使人感動。揭竿之認爲正當僅在有極大勝利可能的時候。假如有環繞的反對勢力向着牠，牠祇能終結於無謂的流血，貽末後更甚的反抗。一個無功的革命只是一個暴動，而一個暴動欲尊之爲革命，只有當牠成功的時候。以革命的治國之才估計自主的力量和反抗的力量如是。俄羅斯的革命家大半由貴族及大學教授集合而成，特別缺乏那種密拉漂（Mirabeau）和唐頓（Danton）的治國之才。* 他們被公式和憲法的原則所麻醉，認爲偉大的革命運動是由宣傳、演說，及開會最後決定的。如果他們的政治透察相等於他們的發憤，他們首先要向人民、軍隊，及教會求援。一九〇五年正月「血污的星期日（Bloody Sunday）」的行列，證明了人民已預備響應他們所信託的領袖們像主教蓋奔（Father Gapon）一樣。Knutz Patriomkine 的肆無忌憚和背叛的成功——固然是內戰史中從未有過的——顯出少數人可以成功的，只要決定犧牲他們的生命和地位，以獲得機構上的權利。但是俄羅斯的革命家不去求援於人民，不去求援於軍隊，更藐視求援於教會。不作巷戰，而作戰於報館，政治會議，後來在都麻（Duma）（註）之中。*

* 在我的論文「法國的革命和俄羅斯的革命」裏曾申論此點。毛理斯·拜令君（Mr. Maurice Baring）在他的名著俄羅斯的人民裏更詳述同樣的「經驗」。

(註) Duma——俄羅斯之國會，一九〇五年奉俄皇諭旨而設者。

* 關於包括第一和第二都廳訴訟的速記敘述的四冊四摺書（俄文者）外，國會記載中還有一種更精彩的文件我不甚了了。

自最初託爾斯泰即瞧出運動的不可避免而不祥的結果。當全世界的刊物擁護革命家的動機，和預言他們的凱旋及沙皇統治的傾覆的時候，託爾斯泰是少數人中的一個看清了革命定運於無功，一切的流血是無謂的，才智者沒有人民在他們的後面。

他明察在俄羅斯的革命如不兼顧宗教和經濟沒有能成就的。宗教的革命他已說教了二十年了。他如今專注於說教經濟的革命。在過去數年他熟習了亨利喬治的著作，喬治主義變成他的唯一救世之道。我們不必在此討論是否他不合論理地在代一個偉大的經濟改革作辯護。像我們前面已詳述過，任何人只要在此中全般的研究過託爾斯泰，可以立即中止疑惑他是論理的或不是的。真正重要的問題乃是當他代土地國有作辯護的時候，並不如他通常在他的政治宣傳中的烏托邦和幻想。必需承認的，如果亨利喬治能够在俄羅斯皇國一獻身手，他可以得到遠勝於別國的好機會。因為這不僅是因為俄羅斯的土地問題較之任何別國為重要，以及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仍是土地的務耕者，但也因為惟有在俄羅斯政府才有力實現這樣龐大的土地改革政綱。回憶五十年前亞力山大二世造成了主張均田的革命甚至較之今日土地國有的猛烈政綱更為麻煩而更為浩闊。一八六三年的改革當作不及格的成功並經保守派和

自由派接受了。

可嘆！偉大的老人定命瞧不見他的夢境的實現。當最後政府將革命壓服的時候，不出託爾斯泰之所料，他們無意於顧問均田改革的大政綱。機會一去，欲圖重得已不易了。

如果以表面的成功爲宏大和偉績之估量，託爾斯泰的政治和社會的宣傳對於他的令譽無多補益，因爲那是一個近乎不及格的失敗。他的排斥戰事，未能免去俄日之殺宰。他的排斥革命，未能免去街巷的屠戮。但是後代的人不會停息考慮是否他的同時代者傾聽他的消息甚於今日的我們，抑是佛羅倫斯人（Florentines）轉過一隻聾耳向着但丁或色伏納羅拉（Savonarola）的申訴。後代的人所考慮的是一種英雄個性的莊嚴啓示，向一切意見激戰——偉大老人的景象，在讒言反對之中，繼續在人民之前握着人類的高遠想象。就是那種啓示託爾斯泰給了世界，經過種種問題之後許久，成爲一種靈感，那是他所不知不覺的*。

孟太恆（Montaigne）說的話：「莊嚴的敗北優於勝利（Il y a des défaites triomphantes à l'encre des victoires）」（雖敗猶榮也。）

像託爾斯泰的幻想者的失敗較之實際政治家的成功更爲有創造力而光榮。

此點在一九〇九年觀望（Out look）羅斯物君（Mr. Roosevelt）的華美小品中曾有論及。

第十章 親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訪謁後的個人印象

我訪謁託爾斯泰在一九〇五年五月的末尾，時值日俄戰役海軍慘敗之前數星期。那是全部俄羅斯歷史裏最黑暗的一個時期，那是託爾斯泰一生中獨一無二的時期。俄羅斯政府似乎已逼入窮境。革命的勢力正預備一個最後的掙扎。在那掙扎中每一個革命家翹首以望夏斯拉夏·鮑婁安拉，依靠着老先知的道德支持。我們看到當這種用以鼓勵急進黨和社會黨的支持抑制着的時候，即當託爾斯泰開始揭示他們方法之猛烈無異於他排斥獨裁政治的時候，失望和憤怒是舉世一致的。自戰役開始至反衝勢力的凱旋又引起他和政府的牴觸，託爾斯泰在智識階級的眼中變成了一個叛徒和一個偽飾的反動者。

但是是一個人，尤其從事於革命的人，沒有一位英雄崇拜是不能生活的。幼稚的世紀立刻從託爾斯泰轉移他們的讚揚和歸依向他的偉大勁敵麥克新·高爾基 (Maxim Gorki) 去了。當我禮瞻夏斯拉夏·鮑婁安拉之前一月，我曾在克里米參與表彰高爾基的盛會。自監獄釋放後他是到埃爾丹 (Yalta) 的 Russian Riviera 去聽審的。在埃爾丹我正巧和他以及安德里佛夫人 (Mrs. Andreieva) 一同趁船到撒物多波去。我親見人羣歡呼着這位大眾的英雄，學生代表獻着花和不斷的要求演講。我親聽到他離開時的鳴鎗致敬。他是時代的英雄*，另一方面遠不在俄羅斯的心上，老先知猶在沙漠中講道，投擲排斥之辭，和發佈論文沒有人願意去聽牠。在他高年的末尾，好似易卜生的強人一般，孤獨地立着。對於他正可以引

用第·維格勒 (De Vigny) 的「Moïse」中的名文——

「唉，上帝啊！我雖富強但孤寂，

任我向地下睡去吧。」

“Je suis, Seigneur, hélas! puissant et solitaire

Laissez-moi m'endormir du sommeil de la terre”

* 他現在徙流於御伯里 (Capri) 已五年。

我的拜謁託爾斯泰，因此，適逢一個特別有趣的時期。接近道拉經過的是一條良好道路。假如俄羅斯國家預料要得到今日牠們完全缺乏的歷史意義，牠們會有一天稱這條路為直達託爾斯泰安拉路 (Via Tolstoyana)，好似羅馬人之有他們的直達阿比安拉 (Via Appiana) 和克勞第安拉 (Claudiana) 一般。因為到夏斯拉夏的路的主要存在僅爲了禮瞻託爾斯泰之用。

道路在俄羅斯通常都是顛簸的狀態。牠們沒有別的只有不規則的轍路在無窮盡的草原之中，沒有倫敦的駕車人願意爲了他的貨金在其中任何一條路上冒生命之險。但是俄羅斯政府，具有習慣性的自我宣傳的本能，明白化費一大筆銀錢以保持這條特別公路的完整是非常值得的。數千著作家，出版家，以及新聞家從地球的每一方面來到夏斯拉夏·鮑妻安拉可以在俄羅斯皇國的一切公路中判斷出來只有這一條「直達託爾斯泰安拉」是他們唯一所樂用的。

從道拉起旅客穿入了起伏不定和畫圖般的鄉村，那是一部分由原始森林開墾出來的。實業迅速的改變了這區域。巨大的煙突，科學的近代宗教的禮拜堂之塔尖，到處升起着。在路上我們瞧見一所很大的火紅磚的建築物屬於一家比利時公司的，造起來還不久，卻已關閉而荒廢了。那似乎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半徑週圍數哩之內，天才的柱石仍然為故鄉護衛着抵抗工業主義的侵佔。

距離我的目的地還有數哩，我瞥見一位騎者在我的方向中過來。從全世界熟知的託爾斯泰肖像上想像，來者必是諸子中之一遣來迎接我的。當我駛近，馬背上挺直的，活潑的外形證明不是別人正是高年的先知自己。

他的非常的元氣和戒備以及偉大的生機予人以驚異。未及兩年之前，他曾徘徊於死之門有數月之久。但他的許多嚴重病症似乎難在他的軀體上遺下痕迹。然而他頻繁抱病的絕對事實證明了他於體格的力量未若他於道德的力量之得天獨厚。他會說他自己之所以保留他的健康因為他養成了一種自然和節制的生活，又因為常和醫生隔絕之故。但是究之現實他的恢復力量是得之於有恆的訓練和操守，堅韌的生存力，身體的鍛鍊。總他一生嗜愛手工的勞動，戶外運動，尤其是騎馬。從青年起他就是貴族中的一位非凡獵者。在高加索時他和哥薩克人角逐於騎獵之中。結婚之後他繼續從事於養馬。在他的桑瑪拉產業上他有一所殖馬場，樂於為他人配種。凡是託爾斯泰的一切讀者會記得馬在他的著作裏所佔據的重要地位。他們會記得三死者 (Three Deaths) 裏的馬的死，以及在安娜·喀倫妮娜中描寫養馬的動人章

第十章 親臨夏斯拉夏·鮑塞安拉訪歸後的個人印象



一四九

像肖泰斯爾託

回。在他時常發作的自相矛盾中，託爾斯泰前數年曾暫時的放棄過騎馬，和他早已放棄的打獵、吸煙、和出席音樂會一般；但是他會意到騎馬對他的健康是根本有益的，於是他勉強地重做他中意的戶外運動；直到現在，壽已八十，問日他還出來做一次散步或騎馬。

主人迎接我禮貌中寓有威儀，表示出生來的貴族氣派。但在粗澀而厚重的顏容，強壯的身材，廣鼻，突出的頰骨中，你可以認清十足俄羅斯典型的平民。八十年來這位貴人和農民們生活一起，他已變成了其中之一；現在他在體格外表中呈現出來像正在鋤田的尊貴摩奇克（Moujik）（俄羅斯農夫）摩奇克的外衣和尖頭靴，荷埃（Gay）和利賓（Riepine）式的髭鬚代表他是農民的苗裔。

縱使接待之誠，表情之和氣和熱心，第一次的印象總有幾分使人不敢親近。我本能的感覺，不自然起來。濃厚密集的眉毛之下的深目嚴刻而貫徹地一瞥，遇着的人彷彿在道德的天秤上被權衡，而發見了所需要的。好比佛勞倫斯人（Florentines），當他們瞧見但丁（Dante）走過，會指着他當作透曉世界祕密的人。是凡臨近託爾斯泰者也有相當的同樣感覺。

他建議回轉作引導，知道他正在做於身心有益的日常騎課，我堅執要求單獨前進。俄羅斯式的三馬冰車不久就到達產業的進口。當我在一對朽爛零落富於歷史性的柱子中間經過，不能無動於中。世人承認每一方時間被我們種族中最尊貴者的蒞臨和活動而成爲神聖；但是比處卻是他一百年中四分之三辛勞和苦爭，忍受和勝利的場所。

因爲誹謗他的人從來沒有疲倦過將他處境之奢靡和他主義之樸素相對照。我預期可以發見一所壯麗的貴族住宅。住宅倒的確是一所闊大和堅固的一層樓建築物，但談不到奢靡，甚至談不到享受——至少就英國的標準而言。房屋的零落狀態不禁使我想起訖茄·波（Edgar Poe）小說中烏雪的房屋（House of Usher）。家具是嚴格的單純化，即使低級的英國管店員亦將對之欲嘔。主人的寢室空洞洞地和僧侶的隱舍一般。

我在進口由託爾斯泰伯爵夫人接待。在第一次瞥視之下她予我的印象是一個異常能幹，敏銳機智的婦人。她的恬靜而感人的面容顯不出常人想象中的她的奮勉生活的痕迹。她的質樸，歡愉，神采的舉止和她的丈夫斷然相反，立即使我自然起來。任何人在俄羅斯旅行過的必定爲俄羅斯人的態度歡樂率真和親密而深深地感動，較之盎克羅撒喀遜種的沉默和保守大不相同。那種率真和懇篤甚至在文字語言的形式中可以表現出來；例如在俄羅斯你可以不必自陳你的姓氏，只要報出你的聖名和你父親的名字就得了。在英國對於一個偶然之交是不談私事的。即使在通常的社會交際中俄羅斯人也體味到，欲期彼此間立即確立一種愉快和有利的關聯，必須將我們個人的情況和困難，我們的好尚和興趣，我們的懷疑和信證盡情傾吐。而且俄羅斯人要是不能知道關於他所要知道的一切，他就要懷着狐疑打量你的。和託爾斯泰伯爵夫人談了五分鐘話之後，一切冰解；我們便不再是生人了。一小時之後，她告訴我她自身的故事：她的四十三年結婚滋味，她的十六個孩子，她的歡樂和憂愁。雖則她看上去比她的年紀輕得多，雖

則她的每一瞥視和舉動證明她尚有豐裕的活動能力，她實說她是疲倦和憂鬱，她應有的負擔太多了。「這是我稍息的時候了，」她道。「我應有聊以自娛的權利 (J'ai bien le droit de m'amuser un peu)。」她的思潮不絕地回返於戰事。「戰爭真可惡啊 (Bella metribus detestata)。」她的兒子安德爾 (André) 正自前線歸來，受了重創而鋸去一肢。「這次戰事驅我於瘋狂。」她呪詛着政府。「我從來不是一個革命者，」她抗稱着，「但是我已變成了一個違反我意志的人」——這是在俄羅斯五個月行程中幾乎每天聽到的一句成語。

除出幼小的兒子和女兒——及麥可維基博士 (Dr. Makoviozy)，常駐的醫生和祕書，他曾伴託爾斯泰作最後的悲劇遠行——另有幾位客人耽擱在夏斯拉夏。其中有莫斯科皇家法庭的首席法官，晚近的苔維道夫君 (Mr. Davidof)。他請我到某王子的家裏去，該處是反抗政府的私人政治集會。我不禁感覺極端的驚異對於一個領袖的裁判官親密地參於對一切官場的判斷和官場的正義之猛烈反抗勢力，而且他居然要求一個完全的生人蒞臨反抗現政府的一個祕密叛黨集會，他還是現政府的僕人哩。

在產業週圍散步，每一處使人接受同樣的傾頹印象。每一事物似乎回返到自然的狀態。廣大的果樹園有蘋果樹數千株，佈滿了白霉，生不出一個蘋果來。公園裏的徑道幾乎為漫草所掩沒。觀察到茅屋，使人又接受同樣的輕忽印象。李勞——鮑瀏君 (Monsieur Leroy-Beaulieu) 同時也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告訴我們對於農人住所的一些良好印象，可供田舍階級間對於居屋的最低標準。他指出有幾所茅屋烤

火之處必和臥榻相連一起，所以有些農夫睡在牀上，實際好似在歐洲睡在阿士巴（Asper）的火爐上一般。我所承認的，縱使一榻之微，偶然講究，多數的茅屋我看起來似乎無多讓於草舍，而農夫本身的情況似乎頗為可憐。他的興趣和讚許雖在完全集諸農夫，託爾斯泰顯明地不信任近代的農夫居所，他沒有想過對於農夫的興趣需要更高的生活標準。我更親見一個穿敝衣老兵的傷心姿態，他曾在克里米戰役中和託爾斯泰一起，可憐地要求麥可維基博士賜一種藥劑救治他的痛苦。

在託爾斯泰伯爵處饗宴是一種珍奇的光景。在熱天枱面通常設在屋外巨大走廊之下，並列地展開在寓所的整個側廳。女人們穿起晚服出現，主人穿着一件白色的農民外衣。餐事由兩個侍者司職，穿戴着不明的一色白衣和手套——對於女性款待禮節的簡單，託爾斯泰必很敏銳的感覺到，這對於生人發生一種特殊的印象。服務是週到的，烹調精美，賓主全體具有高尚的精神。

託爾斯泰認他是一個善於發議論的人，毋寧是一個吸引人的隨便談話者。所謂談話非出之於正式會話的方式，卻是任情所至的自言自語。長時間的沉靜會被透入人心的談話衝出突然破裂。他已失去好攻擊的態度，凋謝了尖刻的嘲罵，那在先驅使屠金納夫於狂怒之中過的。他請大家不必拘束，隨意發問題，但是真正的論據完全出乎問題之外，他不是終究不能為論據所轉移的。他也許變了他的意見（他正是時常變換他的意見的），但是那些昨日的意見立即結晶為辯證，而結晶的步驟僅由於理智或道德抵觸的歸結所完成。

我謹慎地避免引起那些燃熾的政治問題我所渴欲聽到討論的。我知道伯爵和伯爵夫人以及孩子們所持的意見並不一致。但是使我更多一次理解到在俄羅斯表示意見並不如我們之有羈束，我發見談話已傾向於不可避免的戰事和革命的論題上去了。

一個年輕的新聞家，新自莫斯科來此。排斥着政府的犯罪惡行——牠的背義，牠的殘酷，牠的卑污——即或有所讓步，事實亦難容忍。這種排斥之一過去之後，長者長久的傾入於沉思之中。我冒險去打斷他的思想，問他爲什麼在這樣的逐日恐怖情形裏他能夠保留緘默而不發表公開的意見。他的應目轉注着我，以一低而緩的聲調回答我：「年輕人，當一個老年人像我般的是在將算總帳的前夜了，一切政治性的事情出現是毫無輕重漠不相關了。」

但是這種漠不關心只是在表面的。半小時之後先知給他自己的奇異發言以說騙，帶着一種激動，顫抖的聲調他讀給賓客聽一篇長的文章，叫我們的罪愆（Our Sin）——爲亨利喬治的土地制度的猛烈改革作辯護。土地的問題已充滿於長者的腦筋裏許多年了。他當四十年前，正值亞力山大二世土地均有之大改革日子，他對之這樣奇異的漠不關心——但是到了後來在他既有的巨大產業上，又加了千多畝的地——現在卻認爲土地均有的問題是一個嚴重無比的問題了。不錯，多數革命領袖者和託爾斯泰自己一般，對此瞧得很清楚，感覺得很強烈的。第一次俄國議會秩序的速記報告的任何讀者因土地改革居急進綱領的最前部而咸爲滿意。但是，好似常常發生到託爾斯泰的，即使一服單純的，必然的，不容延緩的

土地國有的藥劑亦使之不能承諾。因為急進黨員們也不容納這種他們所站在聲斥的。

他和我的談話涉及許多題目。當他聽到我在愛丁堡大學擔任羅素哲學的講座歷有年所，他對於這位偉大的瑞士人發出熱情的讚美。他提醒我他自己得之於琴賈克士 (Jean Jacques) 者多少，以及世界還可以從他聽到多少。他盤詢我關於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情形，對於這些國家他沒有特殊的同情，對於她們不遠的將來他不以為很有希望。聽見利於土地國有的運動沒有多大的進展他並不為之驚異。* 世人可以推測他有一種反對英國的偏見，他的英國印象是陳舊的得之於逋逃者和革命者的。他是一位貪得無厭的讀者，但是奇怪地沒有鑒定的眼光。他的口氣和他宣稱為傑作的羅斯金 (Ruskin) 的致工作人們書 (Letters to Working Men)，送更司 (Dickens) 的雙城記 (Tale of Two Cities)，以及摩理生 (Morrison) 的窮人的年代 (Annals of the Poor)，如出一轍。像多數有天才的人一樣，他從他所讀的書中所取得的僅是那些論證和事實以之和諧或加強他自己的論調。

* 此在勞特喬琪君 (Mr. Lloyd-George) 降臨之前。

他挖苦英國的教會——「詭騙的大教會」——和追溯牠的起源和歷史，以至牠被「無賴之魔鬼」亨利八世造成的基礎，和牠和人民的壓迫者的長久同盟。那是明顯的他非常同情於他曾被放逐出來自己的殘忍教會。他繼續地同情於窮人的簡單信仰。他慈愛地說起流浪者，其中多數常來拜謁伯爵的莊園，又說起巴倫斯基 (Palomnik) 或朝香者他們會跋涉二百浮西 (Verst) (譯者按：俄羅，1.125，手

浮西約合中國三千五百尺）到最近的神龕去。

他不厭求詳地替我解釋斯拉維爾 (Zavophilis) 的政治哲學，雖則那種哲學已由卡考夫 (Kakof) 和波貝多諾斯雪夫 (Pobiedonostseff) 的反動建立了功業，牠自己是顯然的保守的，託爾斯泰 細論着牠含有的真實原質。細心之至，當我預備告辭，他仍然迴復到原題上去。「我很快活你將對俄羅斯 作一特殊的研究，但是如果你要了解我們，你必須把握住斯拉維爾的定理。」彼時在我似乎奇怪的就是偉大的革命思想家的最後一言竟以斯拉夫主義的保守思想 作為我迷亂中探索俄羅斯政治的指導。經過精密的研究以後，得到了今日的解釋，就是在我似乎覺得託爾斯泰 的興趣廣闊而普遍而瀰漫於全世界，雖然他的口氣強烈地反對愛國主義，實則在他的心裏是一個愛國者和一個國家主義者，他的思想時時集中於他自己的國家。尤其是現在，當他的國家警戒着一種廣大的舉動，美其名為西方的文明，受異國的主義所左右，他拋棄了俄羅斯 的早先含蓄觀念和同情，斷然地申說他自己是俄羅斯人的俄羅斯人。

第十一章 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施行的一個外科手術

一位俄羅斯外科醫生的回憶

下面是彼刺堡大學 (University of Petersburg) 名震一時的婦科教授華西列·飛奧陶樂夫·司尼基里夫 (Professor Wassili Feodorof Saegier) 的回憶，數年前他曾給託爾斯泰伯爵夫人施過手術，我們以託爾斯泰當他一生大危機在他家庭關係裏的一種生動的暗示。這種證據是無可指摘的，因為這位卓越的外科醫生是一個敏銳而無私心而且更是熱情的觀察者；而且這種證據是可以寶貴的，因為在這種悲慘的一剎那一個人內在的特性會不自覺的宣露出來。痛楚的景象中表出他多麼的和世事變成完全分離。偉大的小說家在他患難相共幾有半世紀的她的榻側的態度顯著的說明一種最情深而最高貴的天性被宗教的觀念導入於邪途。託爾斯泰對於他妻的劇烈痛苦漠不相關，我們幾乎可以說他是無情，以及他對痛苦置身事外的辯解使人想起巴士格 (Pascal) 著名的一頁「痛苦是基督徒的自然狀態。」牠使人想起天主教國家內臨死之榻的慣常景象，其地解罪的神父忘記了一切人類以及人類的關屬，僅是想着他的宗教事務。

「在我到達夏斯拉夏·鮑婁安拉的當兒，我發見蘇菲亞·安德爾猶娜·託爾斯泰伯爵夫人 (Countess Sophia Andrejevna Tolstoy) 在急迫的痛苦之中。伯爵夫人的苦楚以藥熱敷和用高加因

或龍葵鹼均未能減輕。無力的呻吟日以繼夜。屋子裏一切事物均失常矩。從和託爾斯泰伯爵交談數語之後，我得到他已放棄了希望的信證，他認為死亡之加於病人是無可避免的了。在診斷的當兒我推測是一種「膿瘍」，必需爲之施行手術，我就轉而要求託爾斯泰的兒子安德爾發一電報召我的助手自莫斯科來此。我告訴這二位做丈夫的和做兒子的我的診斷並不完全確定，但是我認為必然有囊袋在身發生潰膿。我於是解釋給託爾斯泰聽這病的原因和進行程序。

「他說道：『有趣之至。是的，是的，那必是對症的解釋！』」

「我和波利羅博士(Dr. Pollov)回到我的房中，我們討論着進行的手術。波利羅博士提議開一會議，我們決定將斐諾彌腦教授(Professor Phenomenov)自聖彼刺堡(St. Petersburg)召來。安德爾和他父親談了之後，於是和他的妹子及妹丈回來。他們說他們的父親及整個家庭都反對我們的建議；他們對我有完全的信仰；他們並不以爲新的會議是必要。我再說我的意見，並且忠告決不拒絕至高而公正的主權。『我的診斷尚不能確定。或者新的環境起來可以不必施行手術。因爲這樣我們可以免去你們認爲可怕的事。』最後他們答應了，致斐諾彌腦教授的電報就飛送出去。

「以我們的推算，他能夠在星期五之夜至星期六中間到達，最後的判決可以在星期六得到。到了星期五病人的狀態愈劣。痛楚絕未減少。熱度增高，腹膜炎的威脅症象出現了。我們的光陰在焦急

中度過。

「當我次晨六點鐘醒來，知道斐諾彌腦教授還沒有到，病人的狀態自昨夜起來有好轉。

「我和別的醫生們診察伯爵夫人，發見手術是絕對的需要了，未能再事延緩。假如內臟再不援救，手術便無法施行，死亡便不可以避免。

「醫生們承認了我的診斷。我向家族徵求同意。我於是對孩子們說：『假如病人不立即動手術，她必死亡；雖則我的同僚的協助非常可貴，但事機迫我非立即施行手術不可。』」

「病人這時不絕地哀號，嚷着她不能繼續支持這種可怕的痛楚。

「『我懇求你立即替我動手術吧，』她道。

「我到託爾斯泰身邊告訴他手術馬上就要動手了。

「他回答道：『我以我妻的地位來體味非常悲哀。她已瀕於危殆。死的最莊嚴時辰漸近，我們因之都調和而鎮靖着。我們應該順從上帝的志願。我反對外科手術的插入，因為牠擾亂了死的高貴舉動。我們大家今天可以死，明天可以死，或者五年之內可以死。我明白你不能做別的了。我個人是不成問題的。我既不贊成亦不反對。讓孩子們商議吧。我的長子，素奇（*Sorokin*）也已來到。讓他們決定附帶，當然要問問她有沒有什麼反對。你高興怎樣做便怎樣做吧。』」

「我回答道：『或者手術是不必要的，但是在我顯出援救病人痛苦的一線生機。我知道除出手術

沒有別的了。」

「託爾斯泰回答道：『痛苦是必要的，牠給我們對死的非常時辰以準備。』」

「我道：『讓我們停止這個討論吧。我的目的並不在使你信服。我不過要將我的意見和你商量，那是現在的最後決定了。我要去瞧病人問她自己，我祈望你做同樣的事。』」

「託爾斯泰離開了，帶回了病人同意動手術的報告。孩子們也宣稱手術是必要的。託爾斯泰將告訴我的同樣地告訴了他們。」

「手術施行之後，當離開屋子，我遇見託爾斯泰，他是蒼白而抑鬱，但是另一方面似乎泰然地——幾乎是漠不關心。他瞧見我帶出去的膿囊，他十分安靜地問我：『一切完畢了嗎？那就是你割去的嗎？』」

「更衣之後我回上樓到餐室裏去，和蓋虛門博士 (Dr. Gaischmann) 合草一篇評述。」

「沒有多久我又遇見託爾斯泰，他對我說他於滿意的結果希望甚少，因為病人仍是申訴着痛苦，而且確說她受的苦楚完全和手術之前一樣的多。那似乎她的身體已被撕成碎片了。」

「除出託爾斯泰，沒有人許探視病人。他問我道：『你是否使手術成爲徒然？』我答道：『地位是麻煩的，但是確實要比手術之前好得多了。』」

「八時之前斐諾彌腦教授到了。在桌邊我是次於託爾斯泰坐着。我的對面是斐諾彌腦教授。談話

轉到通常的事物，未涉及伯爵夫人的健康。託爾斯泰是嚴肅着，他以平日的食量吃着，他對他的新客人勉強地現出歡笑。

「到了星期日早晨，病人的狀態顯而易見地轉機了。斐諾彌腦教授把這好消息帶給了家族。託爾斯泰保持着鎮靖，但是似乎很快活。」

「我們把每一種結果討論過之後，斐諾彌腦教授告辭了，他從託爾斯泰受到一種書面的題辭，是他最後手筆紀念品之一。」

「手術施行過了四天，當我向託爾斯泰去告辭，他獨自在書室裏。他穿着他的通常晨服正在看書。他外貌抑鬱，以單調的言辭接待我。我對他說明病人的症狀，並告訴他職業上的義務叫我離開。他仍然坐着而沉默，當我走出亦不站起來，但轉過半個身軀，伸出他的手，在他鬚鬚裏喃喃地吐出幾句客氣的言辭。他的態度使我沮喪。他是顯然在發脾氣。但是不但我自己即任何助手均未對這種不滿足發生介意。或許他的壞精神可以盡歸咎於疲乏的原故。」

「一種劇烈的內部衝突在他的靈魂中奔流。他生命的一半將和他分離。他生活的一致將被毀滅。有一天他曾對病人說：『這裏您是躺在牀裏。我在外面見不到您的蹤跡。在屋子裏我聽不到您的腳步。我不能寫也不能讀了。』當她受手術後他去探視，在他說笑取悅於她之中，他的眼光和他的聲調帶着動人的深情。」

「在他沈著，一致的存在狀態中潛長着幾種不慣而仇視的事情。一大堆局外人凌亂地逗留在府邸裏，偏偏大眾所想的僅是手術問題，而且談的也是牠。大家聽到的常常是病人的呻吟和號痛聲。屋子裏懸着黯淡的命運使來客大眾爲之不歡。託爾斯泰孤獨地和孩子們分開。他要到公園裏去祈禱。他的靈魂在這種寂寥中所遭受的是如何況味？那一種痛苦的感覺殘留着嘔氣到主要的被歸罪者——施手術者——是容易明白的。」

「一個月之後我又回到了夏斯拉夏·鮑婁安拉。我見到親睦的孩子們，伯爵夫人，以及慫慫的主人翁。託爾斯泰眉花眼笑地接待我，完全像「一位紳士」。他的說話態度是謙遜，高貴，和異常的友誼。我似乎瞧見當前的託爾斯泰是在他的青年時代。這託爾斯泰和舊託爾斯泰間的區別，當我告辭時所感覺到的是這樣的不同，我對自己道：『他現在的樣子你將再看不到了。但是託爾斯泰的這個最後印象任何人奪不去你了。牠將永遠保持你的佔有。』」

第十二章 託爾斯泰的遺著*

偽造的優待券及其他故事

密叟司·納爾生 (Messrs Nelson) 以高價取得託爾斯泰遺著的出版權成爲燦爛的一九一一年的文壇佳話。爲了確保那些著作的版權，出版者下了幸運的一網，那是一生之中難得有的事。首冊在十一月底發行，同時有英文和法文本，兩者俱刊載在「納爾生叢集 Collection Nelson」和「密叟司·納爾生的兩先令小說 (Messrs Nelson's Series of Two Shilling Novels)」其中包含，除出幾篇簡短的故事外，有兩篇長的故事，偽造的優待券 (The Forged Coupon) 和 魔鬼 (Devil) * 以及一篇六幕的戲劇，那個死了的人 (The Man Who Was Dead)。次冊包含一幕俄羅斯的教師生活，長者素速 (Father Sergius)，以及一篇異常有趣的自傳戲劇，黑暗中映照的光明，描摹他內在的掙扎最爲活躍。

* 託爾斯泰著偽造的優待券及其他，密叟司·納爾生出版。二先令——託爾斯泰著偽造的優待券 (Le faux Coupon)及其他，「納爾生叢集」一先令。

* 魔鬼僅在法文本中刊載。

出版遺著的事情十中有九是一種危險的試驗，還連帶出版者的少許信用。當牠不是純粹商業投機品的時候，每每不分明白地被人棄之如遺，縱或不然，亦必被盲目的崇拜英雄和遺物獵取所鼓勵而致之。

由因而知果可以強烈地推斷遺著的性質。遺著的意義只是在作者本身，在他聰慧的判斷，當他生時將牠們擯棄；說起來是赤裸裸的自明之理，關於純粹的文學產品，作者決不會將他認為有價值出版迎合大眾的作品扣留着不放的。

但是託爾斯泰的情形應以牠的固有優美為判斷，環境誠然不是一條平行線。轉變之後藝術家的託爾斯泰徐徐勘考地犧牲為說教者的託爾斯泰。自此以後，用尼采的表白來說，託爾斯泰轉移了他的一切道德價值。他視他以前的藝術生活為無益之舉。他譴責他的傑作為惡戲。他停止寫小說，或是，俄羅斯人所謂「韻文」也者，除非遇到稀有的情形，只有為了重要的接濟藉以籌款（例如，復活，）或是藉以發洩他胸中蘊蓄的生動而強烈的家庭觀念（例如，克魯采·蘇納他。）時間愈久，他的宗教虔誠愈敏銳，而他愈和純粹而無偏倚的文學隔絕。他瞧見在純粹的文學活動裏有一種危險的羅網引誘他到空虛中去，驅他離開他一生最要緊的事業。在悠久的時間中，韻文的「邪魔」必仍然攔住他，遇弱點顯露的時候，他必仍然縱容一種難以反抗的藝術衝動；但是犯過了罪，他幾乎要立刻後悔，並將他的作品隱匿在夏斯拉夏·鮑婁安拉他書室的幾只祕密抽屜裏。這種自己塗抹和自己拋棄的悲劇——這種偉大的創造藝術家的自動殘害，自莎士比亞後——在世界的文學歷史裏幾無第二人；當我們將以他理論和他實際間的顯著矛盾而責難這位俄羅斯的哲人時——當我們責難他不能完全實踐他時常說教的犧牲和自制時——我們不要忘去這些獨特而重複的藝術自殺之演出，飽思熟慮中將他的傑作隱匿起來，畢竟對於一個生

就「善於寫作的人」像託爾斯泰者是高貴的犧牲。

因為託爾斯泰終於只出版了那些少數的故事，並且有系統地扣留住屬於純粹藝術目的者，犧牲的作品中圓滿的機會必較有缺點的爲多，因此我們可以安然地斷言，通常的推測非所以語他遺著中最後期的傑作。

我可以此點付之公決，在當前的冊子中，至少包含有三篇是超羣的優秀。尤其是鬼魔。我們相當的忖度託爾斯泰之所以擯棄牠，一部分因為牠的藝術實質對於任何外界的教誨宗旨一無關連，一部分因為他不能十分有把握牠能產生道德上的效力。這篇傑作之被擯於英文版恐怕亦是同樣的理由，這種被擯棄是很深的遺憾。因為鬼魔是他所寫的最大膽而最寫實的一則故事。牠是一篇描寫性慾魔力的嚴正戲劇。跟着他逐漸老起來，性慾的問題有增無已的纏繞着這位莊嚴的道德家，他的觀念一步一步在絕對而近乎東方的制慾主義的方向中移去。魔鬼可以認做克魯采·蘇納他的續集，像郭士尼速 (Kozniow) 一樣，歐登列夫擁有惡魔 (Evil One) 之稱（那是他的綽號）。像在蘇納他裏一樣，在該篇故事中我們看到一場高貴而有用的人生被縱情聲色而毀滅。再者，像蘇納他裏的「英雄」一樣，歐登列夫的罪惡甚於衣冠禽獸。他是他週圍苟且和猥褻的犧牲品。

假如鬼魔之爲何擱置以及爲何在寫就二十年後才瞧見曙光是容易明白的，則辨白偽造的優待券之隱匿要困難得多了。如果有一篇故事具有道德的宗旨寫成，以一種生動的道德實情爲說教，偽造的優

優劣就是這樣超越的一篇故事。在物理世界中有一條基本的定例成爲近代科學的基礎——能力永存的定例(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自然界中的事物不會有所遺失，不論是一個原子抑是一刹那的能力。偽造的優待券就是以能力永存的定例應用到道德世界去的。他昭示即使我們絕不經意和瑣碎的舉動，亦必繼續生產牠們的效力，發展到無窮盡牠們註定了的優良和邪惡的結果。在小說裏一個年十五的學童，米西亞·斯木肯尼奇夫(Mitia Smokovnikov)，一位高官的兒子，爲了償還他所借購戲票的幾個盧布，下意偽造一張票據，在一張2.80盧布的票子上“2”字之前加了一個“1”字。他將這張票據用給一個零售店員，那人又將牠用給一個窮苦的農人，伊萬·密羅諾夫(Ivan Mironov)。當被農人告發的時候，店員拒絕說出一切事實的真相，且推他的僕人華西立(Vasili)作偽證，結果農人因被立誓誣證之故而遭破產，農人自己就爲了偽造而定罪。伊萬是受了污辱，淪於邪惡之列。於是道德沾污的演進終結了這篇故事，一個輕浮學童的顯然無意識舉動生產了一個道德毀傷的可怕收穫，動搖了社會的基礎。邪惡在輻集的周圍中工作着和廣佈着，造成奸狡和暴戾，穿窬和謀害的行爲。此中表現罪惡的可憎論理和聯繫，著者將俄羅斯生活的狀態，俄羅斯社會的形式，逐一地放在我們眼前。農夫和商人，地主和教士，政治家和高官，陸續地迅速映過。可是他們在我們理想上刻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爲了故事未嘗結束，在我們面前所呈現的好似一個魁偉而不完全的人身軀幹，至於體裁的特質和諧及結構方面，無疑的次於託爾斯泰已完成的著作。但於資料的豐富，細節的描敘方面，牠應得和詩人鉅

大的成就相並列。牠再啓示藝術家和說教者的超越的分解，那是託爾斯泰轉變之後顯著特性之一種。他自己從不以此混雜於彼。舉世無匹的靈魂解剖家似乎僅仔細地憑着不息的精誠描敘人類的精誠和搜索人類的動態。

以純粹的文學觀點而言，新冊最重要的部分是寫實戲劇那個死了的人（一九〇〇）。牠可以和黑暗的威力放在同一水平之上，牠遙遠地表現作者第一篇戲劇傑作是當沉痾甫轉在牀上數天之內寫就，而寫他次作是在七十之年，假如他專注於此，也許可以成就至高無上的一位戲劇家。那個死了的人和黑暗的威力不同之處是非以任何限定的道德結局爲着手的，而且更確定地解釋爲什麼在晚年託爾斯泰在他的出品裏失去一切興趣。題材有兩種寓意。牠可以稱兼有離婚的悲慘劇和波希米亞主義（譯者按：浮浪也）的悲慘劇。「烈士」菲第亞（Fedin），背棄了他的妻和孩子，以他的物質浪交吉伯賽女子。特色之至，這裏託爾斯泰又在他的戲劇裏敘述自傳的資料了，因爲菲第亞的故事大部分是託爾斯泰自己兄弟的故事。麗莎（Lisa），是菲第亞的妻，繼續愛他，祈求他回向她；但是他拒絕了，爲了要給她的嬰孩一個父親和保護人，她被她多年的朋友維克多·克里寧（Victor Karenin）的愛情和專誠克服而接受了，其人是舊式學校的一個具有尊貴心，高尚主義，保守派和清教徒的俄羅斯人。菲第亞，感悟他自己的罪惡，同情於一個忠實的男人接受他的地位。他還給他的妻以自由。但是他拒絕採納希臘教會煩惱而矯僞手續的離婚規律，寧擇取失蹤爲最後之一着。他僞飾自殺，他的衣服發見在一池沼的相近處，裝做他是在那裏自

溺的麗莎和維克多·克里寧於是自由了，舉行合法的結婚。不幸的，由於一個敲詐者的不謹慎，把秘密洩漏了出來。妻和第二個丈夫以重婚罪被告發，兼及菲第亞表演的默許醜辱喜劇，藉以逃避離婚的必要性。兩個丈夫和妻在刑事法庭之前飽受誹謗。菲第亞，他已沉淪於衰弱的最後階段，希望補償他的罪過。他向自己射擊，於是終於解放了麗莎和克里寧。

概括起來，這本託爾斯泰遺著的第一集堪稱近年中世界文學給我們的最富紀念的貢獻，牠的出版受一切研究俄羅斯文學者的崇敬感嘆。如果還要舉出一些偉大老人的宏大生活力的話，這本集子克當無愧。如果還有新的傑作可以替夏斯拉夏·鮑婁安拉的巨人智慧和道德的身長上加上一個糾畢脫 (Cubit) (譯者按：長度之名，從肘至中指之端末之長，美國定為十八吋) 的話，這本集子可勝此任。

每一篇故事，每一幕戲劇佈景，莫不是「老支幹的一小片。」在每一頁裏我們可以聽到非常朗音的震聲。

第十三章 結局

許多大作家的終年像哥德，維克多·雨果，湯納生，愛默生，都和一個美麗中夏黃昏的光輝一般。大眾同情和欽敬的靈光炫耀着他們的末日。他們的日頭安坐於澄清的寧靜和亞令匹克高尚卓越的尊嚴裏。戴着桂冠，他們玩味一生戰鬪的過程以及從中所掠獲的勝利品。他們成熟的智慧解決了的問題在未成熟的青年似乎難以解決的。他們已中止煩慮那些在青年似乎均屬重要的問題。緩緩地，慎重地，他們預備至高無上的旅程了。他們的死是安然而逝和被視為神的開端。

若斯並非託爾斯泰的終年。平靜與和諧不是他的命數。他從事於精神的戰鬪直到結局。侵略的痺性未嘗增強，他的態度亦未更傲慢。

同時，英勇的競技者在他末年熱切圖存的最後勝利中似乎從未稍卻。對於他，時間是毫不關聯。他的藝術的創造誠然佔有了文明世界的理想，以及我們族類的一切後代。他的人格指揮一種工作喚起一種全世界的興趣，是在十九世紀中沒有別的作家能夠展開的。但是他書籍的命運和人類光榮的虛渺使他失去一切興味；他心中所以為然的——他的預言，他的社會主義——世界對之絕不關心。他的理想趨向愈近，近代的世界愈益遠離。

每一國家中急進黨和進步黨所維護的一切主義在託爾斯泰是空洞而卑不足道。進步黨頌揚人民

的教育；但在託爾斯泰教育是毒害和悖逆，誘餌勞動者自田間及和自然的聯絡離去。進步黨頌揚公共制裁及軍隊的限制；但是即廢去全部常備軍亦不稍使託爾斯泰滿意。進步黨要求自由戀愛和簡略結婚的羈絆；但是託爾斯泰要回復到福音的清淨教宗和禁慾主義。進步黨宣稱人生的樂趣；託爾斯泰時時爲罪惡的幻想和死之襲擊所煩慮。當他逐漸老去，基督的精神在他心裏似乎更不調和，他對人生的態度變成越像一個中古的僧徒。他歡迎病症爲伸展他精神自覺的最良意義。他實踐福音的教規：「每天帶着你的十字跟着我。」他嘗試不擾亂歸咎於己，溫順，和由忍苦得到的愛的心境。

我們在前章見過當大革命來臨時，託爾斯泰發覺他自己完全和他歸屬的知識階級相絕緣。但是也未嘗不和他所願望協和的勞動團體相絕緣。一生之中他所中意的一條主義，是從羅素吸收得來的，就是技工和農人對於人生比較上層階級有更真實的理會。他嘗試於和他們接近有二十五年之久。他擔任他們的勞作，春天鋤田，或是冬天做補靴匠慣坐的行業。他嘗試分得他們的簡單信仰所非常的困難，就是要和他們不發疑問的虔誠一致。學着農人的樣，他參加教會的一切儀式和實踐，做十字的記號；他去做懺悔，出席彌撒大會。如今在他老年爲了精神的苛求益甚，他被俄羅斯聖正教會的教友正式除名。知識階級不過輕蔑他精力已竭；但在託爾斯泰切求同情的平民心理上，因被黜而更發生和中世紀一度發生的同樣影響。在虔誠而兢兢於宗教禮儀的農人方面，託爾斯泰所受到的是咀咒。他是一個危險人物，人人應該規避他。因爲他繼續從事於和他人民的教會精神一致，託爾斯泰感覺的一切冷淡愈甚。在他最後的旅途上，

徘徊經過大草原，他叩着一所遼遠的僧院大門，乞請許他分任苦行僧徒的勞作。

和他歸屬的階級相絕緣——和勞動羣衆相絕緣——偉大的老人未嘗不在他自己的家族中絕緣。他的孩子們未共有他的信念。他的長子，瀏·羅維區（Leo Lvovich）所著突變的前奏樂（Chopin Prelude）中對他父親的克魯采·蘇納，他有不敬的攻擊。幼子，是一個志願兵，從役於他父親所排斥的那次戰事。但其中最痛苦的還是和伯爵夫人繼續不斷的誤會。過了三十年的結婚生活，夫婦間的志趣逐日在分隔開來。我們在前章見過，這些誤會多麼的堅決和多麼的持久，以及牠們是多麼的毒害了長者的家庭生活。至於對他放棄一切的扶助，他的妻是一個永遠的障礙。他不過反省他自己的經歷，和想她是他一生專心但自作主張的伴侶和助手，他曾說「婦女在超然的性格裏非男子之比，她不是和男子一樣的肯犧牲自己。男子時常爲了他們的家族犧牲一種觀念。婦女就不願意。」

自從託爾斯泰之死，動人哀憐的文牘公諸於世，那顯出託爾斯泰早在一八九七年已被驅使到何種極端。

「有許久，我的親愛的蘇菲亞，我爲了我的生活和我的信仰間之矛盾而痛苦。我不能強制你變換你的生活或是你的習慣，而且迄今我還不能離開你；因爲我想我之離開你便要失去了孩子們，他們還很小，那一小量的影響我仍然擁有很深，而且我要引起你們大家尖銳的痛苦。可是我不能繼續生活下去像我這最近十六年來的生活一般——不是和你爭吵，觸怒於你，即是投降於我所

慣常而圍繞我的勢力和逸樂。我現在決意要做我久已願望做的事——出行，甚至和印度人一般，當他們到了六十歲，退休到森林裏去，甚至和任何老年和虔敬的男人一般，願把他一生的最後年齡貢獻給上帝，而不務說笑和戲謔，或是閒談，或是草地網球，我自己甚至就是這樣，茲屆我的七十歲，以我靈魂的全部力量，我願望寧靜和隱遁，假如不克圓滿的話，至少我的生活的情狀和我的良心間不是那樣哭叫的不諧和。如果我公然的離開，必致引起糾纏和爭論。我就讓一步，或者我不克完成那必須完成的我的決意。因此，我訴求你，忘去我假如我的行動使你痛苦，蘇菲亞……允許我分別吧。不要找尋我，不要對我有何怨恨，並且不要責備我。我離開你的事實不是證明我對你有不快。我知道你不能像我自己透視或思想。因為那種理由，你不克改變你的生活而犧牲於爲你所否認的想象。所以我不責備你。在反面，我記起三十年來我們普通生活的恩愛和誠懇，尤其是那生活的前一半，以你母性的勇敢和專心，你勇敢地容忍，執行你的使命。凡是你能給的，你已給了我，給了世界。你給了許多母性的愛和造成極大的犧牲，但當我們生活的後期，在最後的十五年中，我們的途徑分散了。我不能相信我是罪惡的一個。我知道我變了。並非爲了這些，也非爲了世界之故，但爲了我不能另樣做去。我不能爲你沒有追隨我而歸咎於你，我感謝你和應該永遠記住你給我的愛。珍重，我親愛的蘇菲亞：我愛你。」

這封信沒有送出。不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當最後的決心來臨，他的勇氣貽誤於他。直到十四年之

後，以一個八十二歲的微弱老人，棄家而實踐他英勇的決意。他殉身於努力之中。

雖則和世界的牴觸是劉·尼哥拉依維區的煩擾，然而和他自己的牴觸則更煩擾。對於他，智慧和良心時時在戰爭着，以他意向的強硬，他所支配給他自己的超凡事業異常之多。他有一種英雄的氣質，但是不嫌辭費他沒有承受中古聖哲的戒律。人的情感時時強烈的留在他心中。他從沒有達到那完全的放棄和投降自己於他的說教，他的一生留存於和他的訓誨衆目昭彰的矛盾裏。因此，最堅決的道德家定命於永續讓步的一生；最真誠的人定命於詭譎規避的一生。他反對鐵路旅行；但他以為從莫斯科搭車到道拉一二次使他充分的滿意。他不贊成使用銀錢；即使他身邊亦不帶有，但是讓他的僕人在他的地方帶着錢袋。他不贊成土地的私有產業，放棄了他的一切產權，包括了他書籍的版權；但是他使牠們成爲妻的所有。他不贊成醫生；但是他被勸而置有常駐醫生在家，稱之爲「祕書」。當我們觀察到他的一切主義純全和嚴刻的本質，以及當我們觀察到生於斯世沒有妥協卽一小時不能存活，託爾斯泰在許多要點上和他自己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一處屈那比（Trappist monks）僧侶（見註）或開米拉尼姑（Carmelite nuns）（見註）的寺院裏，純全的規例才適用得着。

（註）Trappist——一六六〇年在Normandy地方Ia Trappe寺院中創立之Cisterciens教團改革派之僧侶，此派之教規極嚴肅，主張永久靜默。

（註）Carmelite——敘里亞地方Carmel山上之托鉢尼。

對之毫無深的遺憾，於是託爾斯泰勉納自己於一種本性拒絕的實際判決是非的政策。他自己敏銳地感覺耗損了他的道德勢力。無人更堅執榜樣是說教的唯一有效方法了。在下面信裏他記下對他矛盾的感觸參考——

「另一問題直接而不由自己的跟此而來：『好，但是你，瀏·尼哥拉依維區，你說教——但實際如何呢？』

「那是最必然的問題；人們常以詢我，和常以勝利地掩住我的口。『你說教，但你的生活如何？』我回答我不是說教，亦不能說教，雖則我熱中地願望這樣做。我只能以行為說教，但我的行為是不良。我所說的並不是講經，但僅是關於誤解基督訓誨的揭發，和牠的真義的解釋。願其名而思其意義。非教我們應以暴行重整社會。牠的目的是在尋出現世界中我們生活的意義。基督五誠的履行即得到那種意義。假如你願意，一個基督徒，你必須實踐那些誠言。假如你不願意實踐牠們，那末不要談及基督教。

「『但是，』人們對我說，『假如你考慮着那點，而和實踐基督的教誨遠離，必無合理的生活，假如你愛好那種合理的生活，為什麼你不實踐誠言？』我回答謂我罪有應得，我戰慄着，以及承受爲了不實踐牠們的侮辱。但是，以我無主見爲藉口不是怎樣的公正，我說：『看我先前的生活和我現今的生活，你們就可以瞧出我在嘗試實踐牠們。我沒有實踐到百分之一部分，那是不錯的，因之我罪

有應得但是沒有實踐牠不是因為我不情願，而是因為我不知道如何可以實踐。教我如何逃出陷我的誘惑之網——幫助我——我就可以實踐牠們。但是即使沒有幫助，我要求和希望這樣做。責備我——我也那樣責備自己——但責備我，爲了我在緩步而行的途徑不指示那些在我認爲問我路在何處的人。假如我知道回家的路，我要酩酊蹣跚地向前走去，難道我在前進的路是一條錯誤的嗎？假如牠是錯誤的，指示我另途；假如我迷途和站立不穩，助我和扶我到正當的途徑去，正和我預備扶助你們一般；不要阻難我，不要高興爲了我迷失了路，不要得意地嚷起來：『瞧他啊！他說他是到家裏去，如今他走到泥濘裏去了！』不要以那樣爲高興，但助我和扶我。

「『因爲，究之實際，你們不是泥濘裏出來的魔鬼，但也是回家去的人。瞧，我是單獨地，我不能願意墮入泥濘之中。幫助我。我的心爲失望而碎裂，我們大家都迷失了路；當我以我的全力掙扎着的時候，你們，處於着着失敗——不爲自己和我憐憫——挪揄我，和幸災樂禍地嚷着：『看啊，他跟着我們入泥濘了。』』」

「這就是我的教誨和牠的實際的關係。盡我所能嘗試實習牠，處於着着失敗，我不單悔恨，而且要求幫助，使我能够履行牠，我願意遇見和聆聽像我自己在尋路的任何人。」（阿爾麥·毛特。）

由於一個人的神聖動作，我們可以判斷他至深的靈魂。那種和諧和一致託爾斯泰不能保持在他活着的時候，在他的死時表現出來了。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日）大約於清晨五時他突然

離開夏斯拉夏·鮑婁安拉。在實現他的決心之前，託爾斯泰寫就以下的訣別信，我們必須和一八九七年的信會同讀之——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日的早晨，四句鐘。

「我的離去使你悲傷，我很抱歉。但是我明白和相信不能出之於別的方法。我在家的地位將變成，和已變成，不能忍受了。再者，我不能繼續生活於我所生活的奢侈情狀裏，我現在要去做和我相等年紀的老人通常所做的——從世間生活告退，藉將他們的餘年消磨於和平和安靜之中。

「請明白我，不要跟隨我，即使你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從事跋涉使你和我的地位更壞，而不能改變我的主張。

「我感謝你四十八年來相共的篤實生活，並求你原恕我的一切疏忽，彷彿我從靈魂的深處原恕你對我表現的過失一樣。我勸你勿介意於因我離去造成的新情狀，並不要對我有何怨憤。假如你願和我通消息，告訴莎夏（Sasha）：她知道我在何處，並將必要的立即傳遞給我。她不能告訴你我在何地，因為我已得到她的應允不將這祕密洩漏給任何人。——劉·託爾斯泰。」

「又及——我囑咐莎夏將我的筆記和物件收集而送給我。」

在他的出亡中有麥考維基博士（Dr. Makovitsy）為伴。他的女兒亞力山德娜（Alexandra），他稱之為「他的最忠實工作同伴」的，亦預聞祕密。同日，黃昏六句鐘，他抵達俄羅斯最聞名於一所廟，與潑汀

(Opain) 道院，那裏他曾以朝香到過多次。他在該處過了夜，翌朝他寫就一篇對於死之刑罰的長文。在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一日）的黃昏，他到薛瑪婷（Shamardin）道院去，他唯一的姊妹瑪麗是那裏的一個尼姑，他和她共餐，並對她傾吐要在奧潑汀消磨他一生末日的願望，給他自已清償極卑謙的義務，但附帶着條件不得強迫他到教堂去。他在薛瑪婷下榻，次晨他到鄰近村莊散一回步，擬物色相當的房間。傍晚又瞧見他的姊妹。在五句鐘他的女兒亞力山德娜突然莅至。無疑的她是來警告他，他的隱避業已發覺，他的家族正在追蹤着他。漂泊的人們在晚間立即啓行。託爾斯泰，亞力山德娜，和麥考維基博士向高喜爾克（Kosolk）站進發，確具旅行南部的決心，或者是到高加索杜克呼波（Dukhobors）的移植地去的。在途中託爾斯泰即起病，遂被搬運至阿斯泰普蕪（Astorovo）。在那遙遠和未知的停止進行中他逝世了。時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晨六時。*

「安祥而泰然的忍受肉體的痛苦，他沈著地衰頹下去。在清醒與有力的當兒，他和圍繞他的人談話，注意到函件，有時妙語解韻，有時，被嚴肅的意識感觸的當兒，發出智慧深奧的言辭。他的日記，保持到逝世之前四日，結束之語爲：

「『我的計劃，做所當做（Fais ce que dois, adv）——』*（一切均爲至善，爲衆人，尤其爲我自已）」

* 見皮羅奇夫（Biriof）在凱釋（Caenell）著託爾斯泰傳中的報告。

* *Fais ce que dois, advienne que pourra.*

「在最後的數天中，他不止一次的重複說：『一切是好的……一切是簡單而好的……好的……不錯，不錯。』」

「他的死是這樣的安定與和平，使那些圍繞他的人實際上有一種恬靜的效果。經過連續的沉重呼吸，透氣突然變成輕微而舒適。數分鐘之後這種輕微的透氣亦停止。有一個時間完全寂靜——沒有奮起，沒有掙扎。於是兩聲微細，深沉，拖長的歎氣……」

「十一月二十二日軀體搬運至沙雪卡(Shchekha)鐵路車站，該處遇到一隊親族和知友，以及一大堆人羣，大部分是農民，學生，以及由莫斯科派來的代表。

「預囑葬禮的簡樸造成一種感動而褒譽的印象。成千成萬人跟在農民扛抬的樸陋靈柩後，對於淵博學者的謳詠，增高了印象。在儀仗前頭，有兩個農民負荷着一面臨時製成的麻布旗幟，牢結於兩支赤楊木桿上，附有題言：——

你的美績的追念永不會在我們間死去，

夏斯拉夏·鮑婁安拉的孤兒農民們。」

淺薄的記者們認先知最後的步驟為狂人的動作，有些人比之為李耳王(King Lear)在雷聲電光中徘徊於荒澤之地，但任何人想到事出必然，以及莊嚴的放棄，則託爾斯泰一生最後的動作是擁有動人

心目的美麗的，以八十二歲的偉大老人出乎最高的努力從他的週圍脫離，決定實現他活着不能實現的理想於臨死，比此再卓越的犧牲難以想象了。以這樣被認為異端和被黜的人要求不相識的僧侶們接待，和渴望被收容於拒絕他的教會，比此再動人哀憐的一幕難以設想了。說是悲慘，那是近代最尊貴文學進取者一個適當的結局。

文藝講座

本書要目

文藝論……夏丏尊
 文學概論……趙景深
 文藝批評……傅東華
 藝術哲學……徐蔚南
 詩歌原理……傅東華
 小說研究……玄珠
 獨幕劇研究……蔡慕暉

文藝講座是各家專著的合集
 文藝上一般的概念均已論及
 上編係總論性質，舉凡文藝論，文學概
 論，文藝批評，藝術哲學等，都有精要
 的闡述。下編則分論詩歌、小說、戲劇
 等，可供讀者研究或參考之用。

大一厚冊 實價九角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託爾斯泰傳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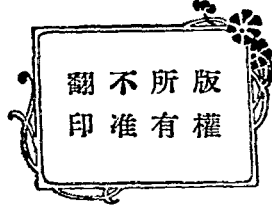
Charles Sarcloa

余振焜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陸高龍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何衡孫

子
4
10

